

淵鑑類函

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三十教人

聽訟 議獄 察獄 相代罪 按 精 訊 錄 文 字 獄 使 吏 供 已 証 人 犯 夜

法官

典獄主獄 坐獄坐獄於 三世吳子新孫恭三 四人漢宣帝諡曰今廷平任輕疎薄為立 傅古義

宋職官志曰總郡國之庶獄核責其刑而 司寇周禮有秋 原聽獄辭 史記孔子在位聽訟辭有 漢武帝博士文學張湯決大獄對吏也 李離伏劍 史李離晉文公理官也 趙盾殺人之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 義乃請博士文學張湯決大獄對吏也 孔號詳平 法孔光為廷尉 于求寬恕 漢于定國求明察寬 定國飲 酒于定國飲酒數石不益為廷 魏置理曹 理曹即 晉置博士 晉衛奕奕刑法國家所重而私議所輕獄者 行逐 倪寬不習事 漢倪寬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為人溫厚口不能言 陳矯不讀律 陳矯得廷尉之稱而 方 知獄吏之尊 周勃三 尚存獄吏之失 漢路溫舒曰秦有十失 其 王彪之比張釋之 尉有永嘉太守謝敷 後殺同郡人周炳 燒從兄球 諸州新寬 揚州刺史殷浩 殺付廷尉處之以球為獄主 霍光用杜延年之 身無王爵非廷尉所科不肯受與相反 覆詔令受之處之上 疏引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寬刑

聽訟一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毛詩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召伯聽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 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 刺言治人情者原其赤心不失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禮記曰司寇正刑明 辟以聽獄訟必三刺 正在我之刑明在人之辟又必三刺以廣詢 誠者不論以為罪 附從輕 出之使從輕 赦從重 重猶赦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也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 淺深之量以別之 有罪本心有善惡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情也

聽訟二

政術部 法官 聽訟

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也王叔陳生怒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士丐於王庭聽之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不產期至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慘悽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具服後漢書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莫不曲盡詐情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摘發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姬爭絲各言己者詣琰琰挂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後魏書曰季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荀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遺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問人或諫之答曰刺史無德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間之咸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遠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聽訟三

稽貌

察情考其貌慎獄之至也

忠愛

欽恤

禮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訟也

猶人

老吏子曰曉訟者猶人也

東矢

鈞金

書曰欽哉哉惟刑之恤哉注曰散之散之推聽之必

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刑券書也使各審悉

重刑也

留辭

速獄

謂一人之辭最難聽

意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無人稱焉

妾逐妻

僕告主

其言稍可曉本婦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

窮詰書吏

免坐貸人所以死乎悉召見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若聞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首服唐時有權崇山者

窮詰書吏

窮詰書吏

窮詰書吏

窮詰書吏

謀逆教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接久不能決乃命宋瑛為京兆守使按獄其獄一言而初然山說佛集多
知何罪之有 治母告子 言 稱翁 治母居惟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無倚手窮婦曰子無不願
寧復指手保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門外密捨之一問遂承伏出謂一婦私常為兒所制故除之尚其
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宋 程明遠為潭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
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疑相與詰問老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
書云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願久張氏子汝年幾何老父曰十六於爾法冊後歸而知之因命
謂之箭手老父驚駭送服罪 原從情從辭 求生求殺 孔子曰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古
得 獄成 辭貴明微 罪宜慎測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黃沙執憲 丹筆垂仁 既慚金矢之直

何道鐵冠之劾 梧丘有雪冤之魂 棘林無夜哭之鬼 刑期無刑經邦之茂範 殺以止殺有國之宏規
泣辜流念無虧大禹之恩 丹筆哀矜有裕放勳之惠 漢制九章設黎元之銜勒 湯存一面作黔首之
隄防 千紀亂常必加誅於三族 反道敗德終不捨於五刑 定國之司徒爰求明察 不疑之尹京師
多所平反

聽訟四

辨處 杜祐補刺縣丞常遇潤州刺史卓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
刑注傳列于中別 舉要契 其要注要契之辭 必以情 左傳小大之法參軍 原別約刑 凡以財徵訟者
書的刑今之拜券 闕實其罪 呂刑罪與 惟良折獄 哀敬折獄 非從惟從 惟察惟法 刑並呂

典與 察辭于差 呂刑察辭 闕實其罪 呂刑罪與 惟良折獄 哀敬折獄 非從惟從 惟察惟法 刑並呂

協日以刑 周禮司寇要之旬而職聽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旬日乃弊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
用情理之十日乃 棘木之下 禮記刑志曰古 以怒增刑 漢制秋刑新殺必當無留 有罪 明徵其辭 左
斷獄 疏訟 疏亦 知法省刑 漢書刑志曰古 以怒增刑 漢制秋刑新殺必當無留 有罪 明徵其辭 左

者令羊 定公失席 禮記檀弓曰知妻定公之時有執其父者 文姜去氏 孔叢 曰梁相娶後妻後妻罪疑
季彥曰甘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禮 穆公失教 尸子曰泰穆公明於聽獄
也且手殺重於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後漢陳寵成之曾孫明家業時徽宗絕 越王援刀 准
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陶朱公 不用三冬 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重常盡三冬之月時

不令羊 定公失席 禮記檀弓曰知妻定公之時有執其父者 文姜去氏 孔叢 曰梁相娶後妻後妻罪疑

季彥曰甘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禮 穆公失教 尸子曰泰穆公明於聽獄

也且手殺重於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後漢陳寵成之曾孫明家業時徽宗絕 越王援刀 准

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陶朱公 不用三冬 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重常盡三冬之月時

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陶朱公 不用三冬 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重常盡三冬之月時

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陶朱公 不用三冬 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重常盡三冬之月時

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陶朱公 不用三冬 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重常盡三冬之月時

帝始收用十月初冬而已元和年早實崇上言無賦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淺招致災旱龍奏冬至陽氣始萌月令曰諸生萬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得賦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淺招致災旱龍奏冬至陽氣始萌

寬從 麥秋之時 劫對上失天時下傷農業一大吁嗟王道為虧後卒施行 丙吉處度得所 風俗通曰陳留

子娶田家女為婦 丙吉決之 何武原情得理 頗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實公恐爭其財于必不全因

後生得男其女爭財 丙吉決之 何武原情得理 頗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實公恐爭其財于必不全因

武也省其書曰 女性強深畏賊害其兒 又計小兒得此財不其全獲故且與兒語自言求財時太守大司空何

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聲必不還其命當問官時亦或能證察得乃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神何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取財以與子曰 辨女惡賢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乃服 郭公所決退無怨情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 驗則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俱 意苟不惡釋而

無罪 董仲 意惡功遂不免于誅 漢律 陳寵平治無所不服 漢律事曰陳寵為司徒 郭公所決退無怨情

後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為決曹 擢獄至三十年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 小杜律者杜周武 郭公所決退無怨情

帝時為廷尉 御史大夫 斷獄深刻 少子延年亦明法律 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 對父故言小 在家之女從

父之刑 既醮之婦 從夫之教 詳總載 晉何曾 聽訟五

詩 唐錢起 縣內水亭晨興聽訟詩曰 晨光起宿露池上 判黎吐借問秋泉色 何如拙宦情 磨鉛辱利用 策蹇

愁前程 昨夜明月滿中心 如鶴驚負恩時 易失多病績難成 坐惜寒塘晚霜風 吹杜蘅 崔國輔送韓十四被

魯王推遞往濟南府詩曰 西候情何極 南冠冠忽有餘 梁王雖好士 不察獄中書 議識一

經濟類編曰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 潁川人史玉 皆坐殺人當死 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 其命因繼

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 議活次玉 應劭後追駁之 據正典刑有可存者 其議曰 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 此

百王之定制 有法之成 科今次玉 公以清時釋其私憾 阻兵安忍 僵屍道路 朝恩在寬 幸至冬獄而初軍 愚狷

妄自投斃 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 殺戮也 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 長育也 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 秋一

木華亦為異 今殺無罪之初軍 而活當死之次玉 其為枯華不亦然乎 陳忠不詳制刑之本 而信一時之仁 遂

廣引八議 求生之端 夫親故賢能功貴 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 又曰 郭躬字仲孫 潁川陽翟人也 父弘

習 小杜律躬少傳父業 後為郡吏 辟公府 永平中奉車都尉 竇固出擊匈奴 騎都尉 秦彭為副 彭在別屯 而輒

習 小杜律躬少傳父業 後為郡吏 辟公府 永平中奉車都尉 竇固出擊匈奴 騎都尉 秦彭為副 彭在別屯 而輒

以法斬人周泰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名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當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議獄二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原犯罪

盜環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從橋下走誤觸乘輿釋之奏犯罪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又怒令殺之釋之曰假如益長陵一抔土又何益於法乎

議獄三

原不當

許謙漢景帝時再却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原不當

許謙漢景帝時再却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原不當

許謙漢景帝時再却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原不當

許謙漢景帝時再却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原不當

許謙漢景帝時再却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後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數不可
曰吾不去此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吾不去此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後卒用日知議

議讞四

詔漢景帝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察獄一

後漢書曰左雄為青州刺史界內肅清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知情偽 晉書曰苻融任苻堅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回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而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為驗乃悞中婦人也 後魏書曰辛祥任司馬失白壁兵樂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竟出之月餘別獲具賊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賫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邑人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笞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召居州內刀匠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阜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絨閉不謹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名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并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方懷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

賊所鄰近被囚擊者甚多慶以賊徒既眾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恐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 隋書曰卓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斬客辜獄成上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擒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察獄二

交錢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漣近出不還營以為亡去表言逐捕沒其妻及男女為官奴婢益熾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役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無柔曰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逢小事繁賦柔乃見子文問所坐文曰曰頗曾舉人錢否乎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品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錢何言不坐承子文怪之知事當應對不次柔問曰汝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品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錢何言不坐承子文怪文辭往往得為其疑部 爭給 風俗通曰漢薛宣字子真居東門外有田一畝當路因共爭關各云我嫌詣府自言薛書復置母于為人 後人喜曰君思前之錄主稱怨不已宣曰吾得當矣因詰責之具服悉押還本主

原察稻芒 後漢周紆為後人喜曰君思前之錄主稱怨不已宣曰吾得當矣因詰責之具服悉押還本主

盜鼠屎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餽亮笑曰若先在室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莫敢犯之

水中兩日 詳察獄 一男與語 遺書曰陸雲為汝謂令人有見報者主名不立雲與語便縛未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與

悉縱枉盜 唐錢徽字蔚章江陰人少為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賈卿語得具盜 訪釋僧人 攝一婦並囊衣踰牆而出僧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史訪其賊史食其村店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窺窺人己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染僧衣主人踪跡捕僧送官不堪掠治遂問曰僧某如何史往捕獲并得其誠僧始得釋

原探情窮審 偏聽生姦 公聽不私

增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其好州四語之曰閩子良屢殺人挾財萬計納死女為婦且誓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子四色動則又補泣覆面曰囚我認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良正諸法焉

原推已以讓物 捨狀以探情

政行部 察獄 舉按

誅一以振萬 損少以戒多

舉按一

後漢書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悚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曰桓帝時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膺威嚴逃還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桓帝怪問其故并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唐書曰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言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如之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資治通鑑曰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續資治通鑑曰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淳而踏及出淳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舉按二

原 多劫權豪 漢范滂為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按屬舉 **不避強禦** 漢鮑永為司隸以鮑據為從事與抗直

方進搏擊 漢方進為京兆掾擊豪強為丞相 **翁歸發姦** 漢尹翁歸河東太守田延年重之 **正故人罪** 漢趙廣漢

判史有故 曰人為清河太守將按其奸賊先設酒肴飲太守喜曰公法也竟正其罪 **殺舍中兒** 後漢祭遵為

舍中兒犯 即日考竟 **突霍禹門** 趙廣漢門按索私屠酤至霍禹第突入其門 **與謝尚飲** 晉謝尚字季雅每當委勃校

法遣殺之 即日考竟 **安問狐狸** 命說乃不理輪於洛陽都亭曰對私置收到州不坐 **鷹**

溫曰勝我 合曰豈有勝公沙太守耶溫黃貨從事至郡服高有似性鳥溫怒連按賊私置收到州不坐 **鷹**

有似怪鳥 威鳳來儀為京兆尹立秋日辟侯為嚴霜之詠 **次公無所迴避** 與書曰明主知君公正命君司察之位

準始擊 漢孫寶為京兆尹立秋日辟侯為嚴霜之詠 **次公無所迴避** 與書曰明主知君公正命君司察之位

其身不約 竟自例 **少君無所迴避** 諸葛豐字少君為司

原 歲上 漢宣詔係者或以掠奪燒 **夜拷** 後漢常林夜搗史崔林嘲之曰君為廷 **榜數千** 漢買高對獄吏榜

者 **拷連** 百連十拷十連百 **無肆掠** 掠記月令仲春無肆 **榜舍人** 非舍人帝令倡豎榜 **原** 何求不得

之下 **何** **雖死無辭** 吳陳表字文與為翼正都尉士皆受附之時有施明益官物明莊收拷極毒雖死無辭

求不得 **卒從吏訊** 不明卒從吏訊 **先就拷掠** 漢范滂表破城與林鬱四 **五毒備慘** 楊州刺史秦太守成公洋

職 **從事薛安** 收就 **用威如狼** 釋名也用威如狼 **榜吏至死** 唐同平章事轉說自浙西入朝帝慮已待

省 **非刑人地** 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猶察如狼 **榜吏至死** 唐同平章事轉說自浙西入朝帝慮已待

罷 **之今公何** 貽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早臣義耶况悔悟 **原** **張儀以相譬** 食無行必盜相君豈其缺儀

控 **乃釋之** 陸績以母羹免 **陸績以母羹免** 陸績字智伯為太守尹與門下採興坐楚王英謀反事徵諸廷尉績與主簿梁

食 **餉** 是以知之使者以狀聞赦還鄉里

款 **辭** 原 **兩辭** 家於獄之兩辭 **五辭** 又曰師 **單辭** 又曰明清 **書辭** 無 **抵調** 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傅相曰王

引 **證** 無兩直自劍死二人悔和 **涼州刺史** 深機祭其墓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原 **兩辭** 家於獄之兩辭 **五辭** 又曰師 **單辭** 又曰明清 **書辭** 無 **抵調** 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傅相曰王

引 **證** 無兩直自劍死二人悔和 **涼州刺史** 深機祭其墓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原 **兩辭** 家於獄之兩辭 **五辭** 又曰師 **單辭** 又曰明清 **書辭** 無 **抵調** 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傅相曰王

引 **證** 無兩直自劍死二人悔和 **涼州刺史** 深機祭其墓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要左傳曰王叔氏
不能舉其要
自伏其過
莊子曰置對
不知置辭
漢周勃下廷尉
不知置辭
史稱勃以公主為
注置立也
不知對獄之辭
乃詔推
事也
不足受辭
漢朱安世云南山
引說為証
唐張易之証
元忠同其狀
款不伏則
上各呼囚與其
乃詔推
事也
多作辨狀
而加語者
以故入論
引說為証
宋學淵說曰
名義至重
未可給語
引張說為証
以求苟免
緣此受責
芬多矣
說感其言
以實對
元忠免死

關

原相搏
梁曰公子季友與苦拏屏左右而相搏
公子友夾
交梓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闕臣五人叔向
也
拔戟
左傳曰執戟而逐之
忘身論語一朝之忿忘
思難又曰忿
成之周
者成之
繁矣
爭鬪之
禁囂
司能禁囂音暴
戒關論語曰在關
其方
拗怒而少
關力關志不
鬪勇

憑怒
用壯
爭雄
血作
脈憤
力爭
心競
關心
關志
張空拳
胃白
飽毒手
石勒與李陽相
曰孤住日服物老拳亦絕孤毒手
下血成江
春秋考異曰龍門下血如江
鹽腦伏地
左傳曰晉侯夢與
其鬪
妻呼即還
春秋專諸與人之對曰屈於一人氣妻一呼
人笑而止
劉伶醉與人相持其人攘臂奮拳停
而足
以勝尊拳其人笑而止

兩虎私鬪
寇恂與賈復兩
兩虎相鬪
勢相如廉頗也
宋萬批仇
宋萬遇仇殺之
高鳳勸關
高鳳欲授於西唐
持兵而鬪
鳳往解
教令者罪
刑法志獸人教令者與同罪即
救鬪者傷
淮南
小人之性
鬪於勇
彊暴
之爭者
投刀而謝
免犬俱斃
爭為事末
鬪乃禍心
不忍小忿
終亂大謀
彊者暴弱
怒有戰鬪

傷
之男
蚌鷸相持
免犬俱斃
爭為事末
鬪乃禍心
不忍小忿
終亂大謀
彊者暴弱
怒有戰鬪

原折齒
齊景公為孺子
敗面
晉傾萬字萬石雷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落林冠
擊齒
公羊曰宋萬擊
折齒
公羊曰宋萬擊

折齒
牛而折其齒
抵罪
漢書傷人
去職
晉祖士約少與錢敬我而神意自若
擊齒
公羊曰宋萬擊

傷
孝婦
身不殺毀傷
不重傷
左傳君子
折右肱
易折其
傷厥足
尚書厥
折脇拉齒
唯
斷鼻傷脣
博

士申威
射直議
或宣子
況昭容
楊明疾
破威於官門外
斷鼻傷脣
使不得為近侍
中丞奏況及明皆大不敬
棄

死傷橫道
言曰人相殺
長安相嘗出所職
宰相不親小事
人觀其問大體也
死傷積野
書陵
頭壁俱碎
相

冠帽傾脫
胥怨
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傷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既奮李陽之拳
乃折

如

死傷橫道

冠帽傾脫

胥怨

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傷

雖未及死

漢令縣主簿杜宜酒望
上懸弩照於杯影如蛇
之民漸吞稻例六十斛米運牧
故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子幹墾田稻
長翔墾田稻
作及料熟有認之者悉相與之
宰令聞以稻運相翻不受

原誤宜 孫章誤言兩報
失傳 失辭 失口
刑僭 左傳刑僭則
罰奕 入人之罪罰
枉撓 枉撓不當
謂曲入 私曲 察阿黨謂獄官 容姦 輕典 惠暴 殺人而不死傷人不刑是
人罪也 以私思曲斷也 後漢書 惠暴而寬惡也 謂寬刑
於上前上以 以十為百人 所容若懈怠為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結帝意解乃復 寧失不經
是親信之也 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原情 情
匪哀矜 理乖明啟 誠非巧詐之辜 謂寬過誤之戾 事雖乖於審慎 情宜異於矯誣 事雖昧於三
思 過宜寬於無簡 慎非石氏雖慙數馬之能 誤比鍾離宜恕賜緣之謬

文字誤
原失傳 有司失 踏駁 疑 改正 掌以簿書 誤於文字 一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為百
五而闕一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毫釐之差 不容筆削之改 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賜緣
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使吏供己
原司馬市買 漢蓋寬饒為左司馬在部常為衛官縣使市買衛尉私使寬
饒以令諸府上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復私使候司馬 主簿迎醫 晉陶侃 入為郡主
迎醫請行曰資於事父以 護視家事 漢丞相司徒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多使守吏自 遣修園宅 晉
事君小君無母也云云 或為荆州刺史坐遺史修 宅 唐鄭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殿中御史李乾祐曰仁軌
國宅應免官論以贖論 以輕罪致極利非書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犯夜
原號戒 夜三擊鼓以曉或注鼓也謂夜 扞掖 疏文曰掖夜驚 露濕 詩履絕行露豈不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
也 警巡 西京賦曰 警巡 周禮夜事謂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 暮歸 晉王承宇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 分夜 以星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使吏送歸家 分夜 以星 不時 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開蓋頓首
政府部 猜認 錯誤 文字誤 使吏供己 犯夜

原號戒 夜三擊鼓以曉或注鼓也謂夜 扞掖 疏文曰掖夜驚 露濕 詩履絕行露豈不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
也 警巡 西京賦曰 警巡 周禮夜事謂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 暮歸 晉王承宇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 分夜 以星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使吏送歸家 分夜 以星 不時 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原號戒 夜三擊鼓以曉或注鼓也謂夜 扞掖 疏文曰掖夜驚 露濕 詩履絕行露豈不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
也 警巡 西京賦曰 警巡 周禮夜事謂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 暮歸 晉王承宇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 分夜 以星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使吏送歸家 分夜 以星 不時 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原號戒 夜三擊鼓以曉或注鼓也謂夜 扞掖 疏文曰掖夜驚 露濕 詩履絕行露豈不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
也 警巡 西京賦曰 警巡 周禮夜事謂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 暮歸 晉王承宇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 分夜 以星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使吏送歸家 分夜 以星 不時 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原號戒 夜三擊鼓以曉或注鼓也謂夜 扞掖 疏文曰掖夜驚 露濕 詩履絕行露豈不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
也 警巡 西京賦曰 警巡 周禮夜事謂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 暮歸 晉王承宇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 分夜 以星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使吏送歸家 分夜 以星 不時 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原號戒 夜三擊鼓以曉或注鼓也謂夜 扞掖 疏文曰掖夜驚 露濕 詩履絕行露豈不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
也 警巡 西京賦曰 警巡 周禮夜事謂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 暮歸 晉王承宇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 分夜 以星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使吏送歸家 分夜 以星 不時 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原號戒 夜三擊鼓以曉或注鼓也謂夜 扞掖 疏文曰掖夜驚 露濕 詩履絕行露豈不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
也 警巡 西京賦曰 警巡 周禮夜事謂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 暮歸 晉王承宇安期為東海太守政
不覺日暮承 分夜 以星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使吏送歸家 分夜 以星 不時 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 以詔夜士

行也夜士
巡夜之士
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謂早晚時也
亭吏呵漢李膺嘗從人飲還至霸陵亭亭長呵止膺膺曰故為也止膺宿亭下
宵行有故似可徵
辭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三十一 象刑 肉刑 贖刑 杖刑 罰金 鞭朴 徒刑 流刑 死刑

象刑一

原惟明非古 書曰象刑惟明者孫卿謂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華屨縗衣之謂者哉 犯刑以著者衣菲草履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按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論

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縗縗衣而人者不死傷人也以為治古無肉刑亦不得象刑矣論刑言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謂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之起於如此也其言今人思 **畫墨** 汚瀆 漢武詔曰古者異衣冠象而人不犯注云畫墨者

刑之重因推古之上古如此也 **上刑赭** 下刑墨 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中刑墨象純幪中也

詔申飭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象刑二**

象刑二

原唐虞象刑 尚書舜典曰 **不使冠飾** 周禮害人者不使 **不虧其體** 國土之刑人 **畫跪當黥** 慎 **草纓當**

剕 又曰有虞之誅 **履扉當剕** **艾鞞當宮** 體 犯剕者卑其中犯剕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 **畫**

衣冠異章服 犯墨者蒙帛中 犯剕者赭其衣 犯贖者蒙其贖 犯贖者蒙其贖 犯贖者蒙其贖 犯贖者蒙其贖

肉刑一 **肉刑一** 犯大辟者衣無領 又曰犯大辟者衣無領 犯大辟者衣無領 犯大辟者衣無領 犯大辟者衣無領

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 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兇攘竊傷人者

其刑剕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降叛寇賊劫掠者其刑死注曰非事而事

之今之所不當得為也攘竊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注曰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剕剕宮大辟也**

又伊訓曰臣下不韋其刑墨 **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禮統曰剕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贖刑法金勝木去**

其節目也 **白虎通曰贖脫其贖也** **漢書曰黥剕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

於君也 **又曰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疑為城旦春當剕者笞三百**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

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者身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

贖反 面為劫字十四年又除贖面之刑 **周禮司刑職曰刑罪五百鄭注曰刑斷足也周改贖作刑也**

政術部 象刑 肉刑

淵鑑類函

肉刑二

增家語曰季羔為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賸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隨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縱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者其惟子羔乎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陰使人召孫臏臏到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為奇遂竊載與之齊焉

肉刑三

原詔除議復漢文帝除肉刑詔曰夫斷肢體刺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續漢書曰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乃止 葵智 屨賤左傳曰鮑宣子有能衡其足又曰齊孫公繫刑 斷足 斷脛左傳曰必斷其足 尚書曰衛朝涉之脛 離刀鋸 忍刻截刑有繫踊者故晏子曰踊者屨賤 秦施上服 苗作虐刑秦刑以施上服之刑案周禮上服制墨也下 肉刑議曰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勳足之悲 表安 四肢重罰 五虐峻刑五選曰重罰肉刑也 彊鉏不衛 鬻拳自納左傳 伯則伯則制極陰照而故為虐也 楚鬻拳曰吾自納於兵罪 卞和獻玉 邴氏爭田邴氏爭田楚王王使工者相之 莫大焉莫大焉遂自刑也君子謂鬻拳不能衛足 楚鬻拳曰吾自納於兵罪 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 念鼻醜之日人何以堪 苗 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而刑之而後歌為僕也 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 念鼻醜之日人何以堪 苗 民作而降咎垂誠呂刑 文帝廢以後寬稱仁漢贖呂刑曰今爾何德惟時苗民斷制五刑上帝去肉刑用答 問下稱仁漢贖鳴於

肉刑四

原墨辟其類而淫以墨 劓辟截鼻 剕辟削足 宮辟宮者次死之刑女子淫執置宮中 極於病呂刑曰 人也極於病苦者使之莫敢犯也 **增**天且劓天且劓天去髮之刑制去鼻之刑 原不復屬漢文書曰刑

也 報虐以威尚書曰皇帝克桀報虐以威 過絕苗人 名輕實重魏陳壽議除肉刑加以首名輕而實重名輕

彰罪知恥晉書彥謙曰鑿額抽骨玩常苟免 刑象七政尚書德刑考曰刑象七政 贖象七精又曰贖象七精七宿昏中

變易節氣 墨象斗度刑考 贖去節木禮統曰贖 墨罪五百周禮曰掌五刑 增 剝罪五百原官罪五

百 刑罪五百 殺罪五百周禮曰已上並 墨者使守門周禮掌戮職鄭氏注曰 剝者使守關鄭氏注曰

妙以貌醜 別者使守圜鄭氏注曰 官者使守內鄭氏注曰 增 墨者法火之勝金 原 剝者法

速之也 木之穿土 贖者法金之剋木 官者法土之壅水 大辟法水之滅火

肉刑五

對唐白居易議肉刑對曰漢除肉刑迄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

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縵縈所謂維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其欲復

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

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則剝椽黥刑之類

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

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剕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

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

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

如彼酌之於情又若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

贖刑一

增 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注曰誤入刑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癡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

入中緡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贖刑二

增 家語曰魯國之政贖人於諸侯皆取金內府子貢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

開 監 贖刑

政 術 部 贖 刑

卷 二 百 五 十 二

二

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內府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為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罪論 又曰烈王無忌閻王承之子也承為荊州刺史王廙所害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者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為重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唐書曰僖宗乾符三年敕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

贖刑三

原入粟

輸錢 漢張敞言國兵在外穀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滿望之及李德謀曰粟以射時長安賊百姓誦罰者輸贖錢義錢也 罰金 出緣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獄中謂擗

後漢李德謀曰為儀射時長安賊百姓誦罰者輸贖錢義錢也 罰金 出緣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獄中謂擗

當罰全詳議論二 續漢書建武初令天下 解左驂 入半縑 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縑之中晏子見而下解左

死罪雖三十已欽右趾至死鉗城旦春十 誅匈奴 捕安世 後漢竇憲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

賈請捕安世以贖于罪云 增伏斧鑕 獻金馬 晉高祖起鄧州軍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

於是元朝下獄元朝遺書曰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

乘寬政久多以連令得罪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 原五罰有赦 百身可贖 贖罪 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贖刑四

原官婢 漢書曰太君令淳于公記法者其幼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

下詔除 官奴 求為官奴以贖父罪時議者欲減廣死罪以宗應乘市贖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擗登曰

宗此為延一恩而輕易典刑人之受父誅不如 權輕重 免刑戮 免刑 誤者之試 張斐律序曰

穆王訓夏 刑之法 夏贖刑以布告天下 貢禹請除贖刑之法 金罰貨罰 周禮職金掌金罰貨罰入於

也 以官爵贖 唐王忠嗣數上言韓山且魯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言志嗣帝怒名入付 推父陰贖 裴濟曰

以赦免 謂中前車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栢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權元衡父產贖金公成受財不訴 以蔭免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諸侯不敬皆贖論 又曰凡諸侯上書 八議得減皆收贖 又曰諸侯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 入錢五十

萬減死 漢武帝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 買爵三十級免罪 漢書惠帝紀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令贖

罪入三十 墨辟疑赦其罰百錢 刑下同 剗辟疑赦其罰惟倍 刑刑疑赦其罰倍差 孔傳倍差也 官辟

疑赦其罰六百錢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 曰錢黃鐵也 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桶革 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

曰未可君使甲兵贖死制重罪入 甲兵輕罪入桶革小罪入半鈞也

贖刑五

議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曰民面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

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

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

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

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疏漢貢禹除贖罪法疏曰孝文時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武帝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修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

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政術部 贖刑 杖刑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黜削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寔廉而天下治矣

杖刑一

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酷公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晉春秋曰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皆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三國典略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初為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關督孤城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濶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登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宣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二百杖宜決鞭一百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冀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知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心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仙先不可又輕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說退而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為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五代史曰劉錫用法刻甚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又謂之曰合歡杖

杖刑二

法杖 替令曰應得法杖者以杖過五寸
罪不加杖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
懸棒四門 魏太祖為洛陽北都尉治
創杖架 唐宇文融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
有犯共斥州司法以寬為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生荆長六尺 制杖四頭圓一寸尾三分半 傅咸受罰太重傅咸
杖長三尺六分 杖長三尺六分 杖長三尺六分 杖長三尺六分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原 杖不加杖罰但令裏碧中杖者

徒刑二

原斷徒 配役。施職事。凡害人者其之國士而計徒庸。庸處材用以令役於諸侯。城旦三歲。完者定律諸當髡者役

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月坐期月役則有計徒庸。庸處材用以令役於諸侯。城旦三歲。完者定律諸當髡者役

而故之注曰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計徒庸。庸處材用以令役於諸侯。城旦三歲。完者定律諸當髡者役

為是薪白絮鬼薪白絮一歲入於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逃亡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司寇二歲。任之以事

周禮曰司寇職掌故。役諸司寇。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收教罷民。周禮曰司寇職

民謂恐人。聚教罷民。周禮曰司寇職。以。髡頭衣赭。風俗通曰秦始置。繁息今皆髡頭衣赭。秋落之象

張斐曰親刑者。許歷完士。王粲曰許歷為完士一言。劉楨輸作。吳曉曰魏太子嘗宴文學。酒酣命夫人甄

秋落之象也。有罪皆耐。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皆耐。為鬼薪白絮注曰城旦謂

乃故積減。有罪皆耐。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皆耐。為鬼薪白絮注曰城旦謂

刑也。有爵不奴。周禮凡有爵者七十者未與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于役計年。就役計日。猪突

猪勇。漢書注曰匈奴侵寇王莽篡天下囚徒名曰猪突。私罪以上。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

死罪已發者原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同。今赦。死罪以下。五代梁乾化二年德

徒。原英布為黥徒。漢書黥布傳曰人相布當黥而曹宗為城旦。曹宗傳曰參世孫。上罪三年而舍。司寇

吹者。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并周禮。男子入於罪隸。於罪隸女子入於春。國土罰人而不

虐財。周禮司國職曰凡國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男子入於罪隸。於罪隸女子入於春。國土罰人而不

徒刑三

判文苑 英華流人降徒判曰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閭在官雅得平反之譽與其失善寧可利濫頃以

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看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

一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符平典刑部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流刑一

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為民。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

那得復有此才而朕不知也。肅曰高聰北徙此文當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為齊

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榮陽哀其辛
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
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期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刑法志曰太宗十
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寔少焉

流刑二

原鑄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鑄武不蓋之服注曰所放不辜殺 降為流 免以配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

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 明皇時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 原解窮兩造既明豪奪吾人 流宥五

刑自宜遜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

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

流刑三

原不韋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 莊舄 莊舄曰越之流人去 黜惡 禮 流凶 四 播棄 謹謫 流放 投荒

徙不毛 孔明曰徙 禦魃魅 左傳曰投之四 分北三苗 書 流宥五刑 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 書

舜流共工 緩死申恩 移人禦魃 流在裔土 以實裔土 國 虞翻徙交州 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徒

于幽州 蔡邕徙胡方 後漢蔡邕傳初邕與司徒劉瓛素不相平瓛父瓛與邕同官瓛與邕同官瓛與邕同官

語曰長沒海隅生無可與 蔡邕徙胡方 後漢蔡邕傳初邕與司徒劉瓛素不相平瓛父瓛與邕同官瓛與邕同官

私事請託於命部不聽邕舍臨切志欲相中於是請下尚書召邕結論棄市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同罪

去父母之邦 徙瘴癘之鄉 居檣杌於四裔 四凶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齊典孔傳曰五等之

赦謹兇于崇山以變南蠻 中國也 流刑四

表 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

流寬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

政術部 流刑 死刑

預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起羣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涓埃一階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絕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隆莫與臣比臣之孤賤貴顯知慚臣又凶殃積罪甘投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永為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以為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德冀恩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死刑一

釋名曰斬斃也斃加兵即斃也 又曰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禮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死刑二

家語曰邾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皆棄市 後漢書曰張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於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 唐書曰狄仁傑遷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之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 又曰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又曰與平時人上官與因醉格殺人工窺吏執其父下獄與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琮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與雖免父不合減死

死刑三

贖緩 贖疑 易曰議獄緩死 大辟死刑也死罪 莫大 無小 死刑莫大之刑也 必當 不恨 月令曰當 議宜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 刑於市 肆諸朝 力猶能肆諸市朝謂公伯寮也 生者不忍死者不恨刑可謂文吏矣

死刑四

原止殺 以殺

制命 書曰制長

無肆掠 訊持

象天之刑 考曰大辟之

如水滅火 白虎通曰大

水滅

樂之於市 先時死刑皆磔之於市今改棄市

肢體分散 曰輕散也

齊王行車磔 行車磔之刑

臣諫不聽 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磔

太公諫

狂喬 歸子曰太公諫東封於齊海上賢者名狂喬太公諫問

齊王行車磔 行車磔之刑

公曰狂喬 天下賢者也何為諫之太公曰吾也

威王烹大夫 厚吾左右以求譽烹大夫曰子黎言日問是以幣

義不臣

天子不友 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敬也

簡子沈鸞 徵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鸞徵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為

誅伯繇於羽郊

呂氏春秋 趙簡子沈鸞徵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為

斬防風於會稽 又曰為朝諸侯之君於會稽

之

少正順非而澤 家語曰五子曰順非而澤此乃人之器雖不可不諱

丁公為臣不忠 史季布傳曰丁公

祖高祖

曰兩賢宜相配哉 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謂見高祖斬丁公

晉文斷顛頤之脊 商鞅曰晉文公斷

公以狗軍

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 丁公也斬之使後為臣者無效丁公

管蔡挾武庚作亂 周公

至故也

魏絳殺揚干之僕 行於曲梁魏絳殺其僕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晉律注曰臯斬棄之於市者

地

考得其情竟命於獄 詳死

念施行之後不可復生 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

殺之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解于管封叔

鄧析操兩可之說 子產誅之窮之辭當于產執政作竹刑子

管蔡挾武庚作亂 周公

產戰而

族刑一

原刑法志曰當三族者皆先黜剗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蕝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者又先斷舌故謂之

具五刑

族刑二

原及嗣

禍宗 虞書曰罰弗及嗣

連坐 濫施 **夏刑孥戮** 秦法族誅

飛書曰

族滅之計 在父兄之不知

秦皇暴虐威以三夷 商紂毒痛罪及九族

族刑三

原罪人

以族 秦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流滿

誹謗者族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元年沛公還霸上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矣諱者族 赤族之誅 及宗之禍 垣平夷三族 漢書文帝紀曰後元年冬十月衛 荆軻沈七族 文選

注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 以古非今者族 漢書文帝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

沈沒也張晏曰七族者上至高祖下至曾孫 溫舒罪至五族 中尉馮有變吉溫舒受負

威以參夷之刑 張衡東京賦曰秦政刑注秦法一人有罪夷三族 溫舒罪至五族 中尉馮有變吉溫舒受負

騎錢它姦利事罪至五族自殺其時 高后除三族罪 高后紀曰元年正月 荆軻沈七族 文選

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 高后除三族罪 高后紀曰元年正月 荆軻沈七族 文選

族刑四 高后除三族罪 高后紀曰元年正月 荆軻沈七族 文選

表唐李嶠為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曰臣聞父殛子興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殘末季陵夷之道

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既往惻隱不逮於昆蟲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麇卵天厭淫虐誕興明聖去貪

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度劉寰瀛愷澤在子之旨固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

亂臣干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澆況之為變弔管蔡之不滅法雷電之威誅而不

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髮而葬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族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

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并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纒示於小

懲寬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有造於羣兇也而聖慈無已天澤愈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

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舍其垢責其效而要其

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合弘方斯滌蕩

罰親 左傳曰刑 不隱 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道直也治國制刑不應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

原刑放 左傳曰刑 不隱 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道直也治國制刑不應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

也夫注曰叔魚叔向弟也三罪為國施刑不可不正其餘以直傷義故疑之於義未安直則有也 議親禮

八議親 數惡 叔向注 血屬 義不掩恩 門外 威克厥愛 齊克厥威 允罔功 罪無掩蔽 禮

邪傳 大義滅親 左傳石碏殺子君 貴戚必禁 近習無有不禁 原季子過惡 公羊曰公子羊卒不稱殺

國神降李于之心為之 緩追逸賊 梁肅伯克殺政大夫子遺中而殺之宜報追逸賊 不以父成刑 史記

王使石奢為治有殺人者皆逃之則其父也曰 不以法貸人 晉書石奢為治有殺人者皆逃之則其父也曰

以父成法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刑顯而死 不以法貸人 晉書石奢為治有殺人者皆逃之則其父也曰

子不黨 法家少恩 私人害公 愛而知惡 惟惡是疾 雖親必誅 惟令是行 雖親不隱 宜准律

論 難從刑放 仁不遺親 義無絕愛 雖親惟立愛 而法且斷恩 他人尚思欽恤 本族難忘哀矜

敦既睦之情思重掩義 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 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 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誅

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 左傳鄭伯克段 為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 漢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

萬機為助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陸處卒昭平醉殺主博母廷尉請論決上曰 而弟一子又屬我垂涕良久曰先帝法令誦之何面目入高廟遂可其奏

公族刑

原死刑 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為注 親哭禮記曰骨肉之 無絕 詳上 獄成 周禮公族有罪

公曰宥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於甸師之官 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也 原罪三宥 詳上 議八辟

曰無及也反命於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論親誅之比也 有司 職制亦告 職制亦告於甸人 有

曰議親之刑 無官刑 公族無官刑 不即市 周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 職制亦告 職制亦告於甸人 有

司正街 公族之罪雖親不 磬于甸人 記曰公族有死 罪則磬於甸人 思雖切於棟華 法宜除於蔓草 雖金枝可貴三

罰故

宥必加 而玉律難容一成不變 原議故 周禮八議 刑故 獄成 申恩 屈法 雖久要之難忘 有大故而宜棄 舊雖在於八議 法宜

效於二天 惟惡是去雖舊必誅 惟法是行雖舊必罰 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 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

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 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割 崇姦獲戾大為防而猶踰 念舊廢刑小不忍而

為亂

不齒

原廢以馭罪 周禮曰太宰以八柄取羣臣 降為庶人 書曰降霍叔為庶人 三 終身不齒 禮曰有不率教者

三年不齒 周禮曰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 元冠編武 禮曰不齒也 不齒仕版 宋太宗端拱元年

役人郭冕等九人皆曾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冕等職吏不可復齒仕版止令擇建之

財產沒官

政府部 公族刑 罰故 不齒 財產沒官

政術部三十二 赦宥 宥過 改過 待罪 用法不平 濫黜 贓貨

赦宥一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

百錢 詳贖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

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周官曰司刺掌三

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菴三赦曰蠢愚 又曰國君過市

刑人赦 禮記曰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

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

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版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

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瘞疽之礪石也 文

必顯覆也礪石療疾也礪 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患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荀悅漢

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

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王符潛夫論曰或三辰有假天氣當赦故人從之

施德也 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尺鳴條以上常從申上

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 注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已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原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

寧萬國惟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損益也

赦宥二

增家語曰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鞋而繫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

寇監顏名 卷二百五十三 政術部 赦宥

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為余職一不孝子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原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因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其宿害楚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男為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廼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又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原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考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

下詔赦焉

原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

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

其占成為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

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

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

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聖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惠奸宄禕顧謝而已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赦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嗣氏自悔責請教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嗣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後魏書曰崔元伯太宗時郡國豪右

大為民盡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元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元伯曰王者治

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原北齊書曰赦日

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闔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搥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又曰宋世良字元友為清

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囚可赦唯車羣吏拜詔而已

隋書曰張嬰為天

官司會與宗伯斛律斯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而走帝大怒購之急要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寬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災

旱為灾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嗟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

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秋分還繫所因赦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

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患奸宄者賊仁良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赦教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

惡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長編曰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

負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彛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述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赦宥三

原雲出 風來

過市

入關

動箒

鳴條

大恩

小

惠躬諸葛亮

躬耕

親政

吳志曰孫亮太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丁亥上率羣臣躬耕千畝大赦

東狩

東狩

東狩

南郊司馬彪續漢書曰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行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奉河塞湖開漢書曰武帝

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飢子收牧所過徒吳志曰珠船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吳元年大赦

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山中有一白石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吳元年大赦

玉璽錄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言得玉璽印長一尺廣三分刻上蓋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

以為已瑞大赦天下改元外臺設壇司馬水結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帝祀光武於明堂祀畢外臺設壇

神光芳氣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祀首山既田成珍物年或化黃金祭祀后土神光三燭其說

響芳氣清穆其報鶴留鸞舉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烏啼蠅集宋

康中使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

鳴聲叩闕曰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慶時為江州相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

羊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不見滌穢蕩瑕

言者曰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滌穢蕩瑕

金雞趙石季龍為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雞竿鼗鼓

乃建雞竿伐鼗鼓帝命出原甘露降景星見

見於是大封三錢受八寶史記曰楚王季將故常封三錢之府按三錢黃赤白金也成夏商周金幣有

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璽國寶通是又得八寶故有此六寶詩詠藜藿易稱渙汗

赦過宥罪議獄緩死上易解卦開釋昭蘇欣戴悅隨天地發生雷雨作解天

慈有裕王澤無偏慶洽普天恩沾率土滌惡蕩穢蹈德詠仁政惟圖大法在建中仁必好

生政焉用殺數則不可無之亦難宜思委戀之懷兼追解網之德決歡躍於九域飛渙汗於

萬方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萬方霑雷雨之仁四海及藜藿之澤渙汗之恩殷湯解網

霽然之澤漢景措刑發揮生成與歲更始蕩滌邪穢納人惟新懲惡訓俗實在於嚴科赦宥恤辜義

深於緩獄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敵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雷雨作解聖人開赦過之門肆責騰

文先王明錄刑之典不用赦請思礪石無誘倖門事宜稽古政貴相時惠者人之仇讐法者

人之父母凱風無私養之暖朝雲無偏注之潤朱公之子無所用金張成之男焉能俾刃屬禍亂

之際則貴自新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滌惡蕩穢雖權道之攸宜利溥惠姦豈倖門之可赦小惠不

行無忘武侯之議 大利是務蓋遵管氏之言 民之多辟大為防而猶踰 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

赦宥四

效天 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植長育 **鏡古** 緬鏡前古莫不效遵 **藉手** 苟有藉手群不赦有大國討小國也 **洽心** 洽於民生之德洽於民心 **更始** 漢宣詔

布新

除舊布新 **肆眚** 春正月肆大赦 **勝殘** 論語勝罪乃出 **楚赦** 鄭伯楚莊王赦鄭 **漢詔** 有司改行深已存司多

隱赦

行刑後漢周紆字通劍解少恩為劾海太守母 **見原** 不出張碧守子石為交趾

貫索

夜見七星夜見大赦 **務從** 寬大明堂將故詔宰相文彥博曰卿等

宗遣人出城候 **以召和氣** 然舍是無以召和氣其大赦天下 **務從** 寬大明堂將故詔宰相文彥博曰卿等

赦宥五

原詩 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幽籥動園柱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籠僮上西鼓振訊廣陽雞

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又答** 寧處州報赦詩曰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翻起青雲命偶

思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涇渭別誰與奏明君

原賦 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壘壘乎思隆一作平之道也寔就

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

歲少虔敬以屬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

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元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故數冀莢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

時兩女紅樂於機聲維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原詔 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

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思崇嘉祉被之兆

政術部 赦宥

庶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敕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曆數念在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憂幽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暎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祥外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祝庸可庶幾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原教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敕曰夫讖獄緩死著在令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詰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表唐戴叔倫賀平賊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滌冤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舍生之徒罔不胥悅臣聞氣沴爲妖蒙蔽二曜而祥風埽蕩無損日月之光狂逆亂常震驚四海而元功戡定不虧天地之大伏惟皇帝陛下文武繼聖聰明在躬協堯舜之心崇禹湯之德清廟禮展園丘敬申猶顧已以求取布恩澤以滌過康哉沛乎虞夏之盛典也 柳宗元賀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忭躍伏惟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勲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相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 宋宋祁賀南郊大赦表曰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安以度合諸神而對越睿圖累盛緝典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璧之美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光措刑於下克勵明德格於皇穹交薰太和冒我羣品躋自陽靈之宮往

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陸參登上壁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堯宗題之次更侑而迪嘗拜嘉胙於席垂列
欽崇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遂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元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
永賞功赦罪責已逮瘼咸與維新痛民哀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社於縣區 曾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
赦表曰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
惠愛人撫臨邦國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贖社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
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枋
崇燎之蒸燠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頓懷無疆惟休方變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彙定著
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告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漢一
人之慶遂及於歧嶠乎於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曰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
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星
箚稱奠璧之新禮廟遵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昊福遂均於庶品振憂矜寡原宥昔災第五玉以褒封善
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敬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宥過 易曰君子以 **獲宥** 左傳曰幸 **不宥** 尚書曰三細不宥注言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取**

出輕繫 禮五夏出輕繫注 **附從輕** 禮記附施刑也 **赦從重** 禮記雖有重 **宥過無大** 書 **改過無由** 史

察費用情 **恕宜及物**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細微之愆** 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御史 **教在知防** **情非抵冒** **政尚寬仁**

考之意 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明政化之本** 由述及述合宜先清府內且君如是則民化之 **夫孫性私** 賦民錢市衣以進父怒曰君若過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右闕其故** 性具諫父言祐曰據以親過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旨無簡不聽** 禮記簡誠也有其意 **執禁齊眾不赦** 禮記凡執禁以 **況當弘貸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抵**

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宜開釋** **若寬前定之法** **恐誘後來之姦** **違法者若可原情** **畜姦者盡求倖免**

政術部 **赦宥** **宥過** **改過** **待罪**

政術部 **赦宥** **宥過** **改過** **待罪**

政術部 **赦宥** **宥過** **改過** **待罪**

待罪二

表唐于邵為吳王請罪表曰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
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昧於名教瞻闕庭而待命佇荒陬以投畀頃者未明去就私衷心魂近以獲
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諸市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
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

用法不平

原詩刺詩序曰苑柳 文深 漢張湯文 抑彊 漢嚴延年為河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弱者雖陷法曲 疾惡
後漢朱耶為臨淮太守好節察所拔用者皆勵行士諸報怨 曲文詳 過罪 荀子曰古者刑不 頗類 偏
以義犯法者皆為未理多得出濟不義之囚即時償什也 為兩劾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趙廣舉大姓東高
黨 不循法 漢杜周為廷尉客謂之曰君為天下決 為兩劾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趙廣舉大姓東高
重初延年察 不應罪 刑不應罪 不當罪 罪則成刑也 上下其手 問上其手曰王子國寡君之貴介弟
也下其手曰戎方城外之賤尹 高下其心 隨上釋治 漢張湯為廷尉上意所欲釋于監吏輕平者所治即
也注上下其手所以罪囚意也 同罪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
刑用者也 越法縱捨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 同罪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淫酷一

原地白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獄官也為
人久者尸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欵在 次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痛自刺死者歲數百千
足者安忍無親以民為土芥國其亡也 大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痛自刺死者歲數百千
鐵不與食後有罪帝以 鑄鑿 刀鋸 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對鑿 鑄炮烙 極點 火燒極封為鬻斗以
宏累有政聲以暗論也 鑄鑿 刀鋸 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對鑿 鑄炮烙 極點 火燒極封為鬻斗以
手關更膏桐柱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相煎也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起於是不捕弗滿
為笑樂名曰地格之刑 尚書曰苗民受始小史畏諫盜賊沒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沒也殺國盜賊者沒其命
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者皆死其後兵馬使張擢上郡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報還留不返因納賄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郡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報還留不返因納賄
文結輸餉又上京朝奏數十人至權殺其罪杖而殺之俄泰聞帝乃以擢屍賜餉更令沈沒也殺國盜賊者沒其命
下獄第輸餉命即都為中尉獨先嚴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則目而視號曰蒼鷹 唐王旭時為監
赤豹 察御史與御史李萬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開里相詛曰

刑用者也 越法縱捨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 同罪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原地白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獄官也為
人久者尸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欵在 次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痛自刺死者歲數百千
足者安忍無親以民為土芥國其亡也 大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痛自刺死者歲數百千
鐵不與食後有罪帝以 鑄鑿 刀鋸 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對鑿 鑄炮烙 極點 火燒極封為鬻斗以
宏累有政聲以暗論也 鑄鑿 刀鋸 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對鑿 鑄炮烙 極點 火燒極封為鬻斗以
手關更膏桐柱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相煎也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起於是不捕弗滿
為笑樂名曰地格之刑 尚書曰苗民受始小史畏諫盜賊沒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沒也殺國盜賊者沒其命
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者皆死其後兵馬使張擢上郡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報還留不返因納賄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郡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報還留不返因納賄
文結輸餉又上京朝奏數十人至權殺其罪杖而殺之俄泰聞帝乃以擢屍賜餉更令沈沒也殺國盜賊者沒其命
下獄第輸餉命即都為中尉獨先嚴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則目而視號曰蒼鷹 唐王旭時為監
赤豹 察御史與御史李萬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開里相詛曰

刑用者也 越法縱捨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 同罪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原地白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獄官也為
人久者尸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欵在 次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痛自刺死者歲數百千
足者安忍無親以民為土芥國其亡也 大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痛自刺死者歲數百千
鐵不與食後有罪帝以 鑄鑿 刀鋸 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對鑿 鑄炮烙 極點 火燒極封為鬻斗以
宏累有政聲以暗論也 鑄鑿 刀鋸 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對鑿 鑄炮烙 極點 火燒極封為鬻斗以
手關更膏桐柱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相煎也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起於是不捕弗滿
為笑樂名曰地格之刑 尚書曰苗民受始小史畏諫盜賊沒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沒也殺國盜賊者沒其命
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者皆死其後兵馬使張擢上郡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報還留不返因納賄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郡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報還留不返因納賄
文結輸餉又上京朝奏數十人至權殺其罪杖而殺之俄泰聞帝乃以擢屍賜餉更令沈沒也殺國盜賊者沒其命
下獄第輸餉命即都為中尉獨先嚴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則目而視號曰蒼鷹 唐王旭時為監
赤豹 察御史與御史李萬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開里相詛曰

刑用者也 越法縱捨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 同罪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若違教 結衣塞路 元鉞肆朝 漢刑法志曰秦始皇時奸邪並生結衣塞路天下怨憤而後之隋志曰

於後元鉞肆於朝 父子伏誅 兄弟遇害 東漢周紆字文通為勃海太守酷虐任情每執至先決刑後宣執後

事而第純嚴酷尤過 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隋末王世充領下多背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也

鳳凰曬翅 驢駒拔概 僂人獻果 玉女登梯 唐武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尊國事

盛開告密之門命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競為獄囚其法體大加有定百詈突地吼無或疑碎碎反是實上

名號或以椽間手足而縛之謂之風凰曬翅或以物縛其體引如向謂之驢駒拔概或倒懸石鏡其首試以明淺臭奪得囚輒先

謂之僂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柳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鏡其首試以明淺臭奪得囚輒先

陳其械具以示之莫不戰慄流汗望風而走步過六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新序商君之法步過六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步過六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有四人共盜一椀捕過三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盜取一椀棄市之法

削入罪 毀身焦膚 分骸斷首 法家少恩 文吏巧詆 屏棄仁惠 專行毒痛 雖稱疾惡 無乃忍

人 史惟巧詆 刑則濫施 商鞅嚴刑自救 延年酷法見誅 既乖勿喜之言 豈念如傷之見

原 酷烈 揚雄解嘲曰呂刑 慘礅 史記曰韓非喜刑 急縱 出刑法志曰緩深固之罪急縱出 樂殺人 夫樂

者不得志 依勢作威 尚書無依勢作 倚法為刑 尚書無倚法以刑注倚 報虐以威 報苗民虐民之罪

北風其涼 詩序北風刺虐也 淪胥以鋪 詩曰若此無淫刑以逞傳委曲生情 王法大刑不可 以苛為察

景公繁刑 齊景公繁於刑有溺編 楚多淫刑 左傳楚多淫刑其 秦設重刑 漢名臣奏曰秦設

盡赤 商君賄謂水論囚七 命曰傷人 斷獄立刑 不當命曰傷人 號為屠伯 漢書嚴延年為屠伯後坐枉法殺

母不哭 其 嚮棺之諭 棺史記今獄歲人以苛為察人殺之深刻亦謹此也 塚墓之譏 曰文選

公高門以待封 延年母也 微文深詆 舞智御人 張 鐵刷剔膚 五代劉守光為鐵籠剔人有過者坐

鐵籠罩首 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為鐵籠罩首加以枷至死 又天授中或吉周剔其膚皮以死

服使臣曰善命取竟且曉 成東濕薪 實成標下如東 原 尹賞號虎穴 一犇覆以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

成東濕薪 實成標下如東 原 尹賞號虎穴 一犇覆以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

贓貨一

原尚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曰府聚也辜舉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 周書曰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注曰典主也訖絕也絕富謂賄賂不行 書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贓貨二

增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人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髡削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後魏書曰鄭義在兗州性貪悞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詔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詔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儁皆為瑩求寬光詔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忒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吏受饋綰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 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無經度才可委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吏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款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焉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知錢穀故錄用之不謂貪穢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贓貨三

原無厭 自止 左傳曰晉有羊舌肸者贖貨無厭禍將及矣 晉王遠字懷祖未試宛陵令受家具一千三百皆散之親故宅 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居小縣不宜爾答曰當自止後居州郡清廉絕倫祿賜字不華於昔 妻受錢 子貨絹 漢薛宣時為地陽令舉獄據王昱府未召妻受繫者錢據不知惡犯自殺 宣移書書據之極以顯其理也 晉庾冰為車騎將軍清慎常以檢約自

刑 贓貨 政術部 贓貨

判唐受囚財物判曰齎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卷
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為平
反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四

禮儀部

禮儀部一見君

士相見

易風俗附

威儀

失儀附

法則

禮總載一

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

極大曰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鬼者精靈所歸神者引物而出其

降曰令

聖人象此下

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人知禮則教易杜氏通典曰伏羲以

儻皮為禮作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禘為田祭可為吉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

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為凶禮又修贊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羣

后四朝則賓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

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與人為三耳其實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闕

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為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

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為體儀禮為履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

下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者抑臣以為時用漢興天下草創未遑制立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

通草綿苑

子悅

之儀救擊柱之弊

純謂以茅剪樹地

帝悅歎曰吾迺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

儀法朱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但能鑿時為禮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

蕭奮亦以習禮至淮陽太守考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季氏得周官五篇閔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

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世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漢永平初

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元為注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論列禮事百四十一篇

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

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總二百二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

書為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元受業於融復為之注今

淵鑑類函

卷一百五十四

禮儀部

禮總載

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元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魏以王榮衛觀集創朝儀而魚泰王沈陳壽孫威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頭鄭冲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成續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脩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聚苦迺切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或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唐初草昧未暇詳定及太宗踐阼詔禮官學士脩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八篇為百卷貞觀七年詔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脩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復用貞觀禮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裁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巖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脩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銳卒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脩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為唐開元禮按秦漢遺文自漢興以來故而在之朝有典制可酌而求者若周禮漢夏侯敬王劉向戴德戴聖慶壽劉放後漢有曾元曹宏鄭玄鄭眾賈逵許慎杜子春周禮鄭元鄭眾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象衛顛高堂隆蔣濟丁肅秦靜劉表劉瓛陸機陸雲陸機陸雲陸機陸雲陸機陸雲陸機陸雲志吳則未敏丁孚晉有鄭冲荀勗陳壽孫威或羊祜杜預荀勗庾峻陸雲陸機陸雲陸機陸雲陸機陸雲陸機陸雲

之陶弘景司馬鈞丘季彬陳有謝嶠孔與後魏有高允高闕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備伯後周有蘇綽
盧辯宇文弼隋有牛弘辛彦之許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元齡魏
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計國師李理范履冰朱承貞陸道潛史元道
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賈紅賈大隱韋萬石賈敬暉夏威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
榘薛嗣仁蕭唐紹張見王處賢說徐堅李觀施敬本王仲丘張綽或困時制作粗舉其名列於此注焉
盧履水田再思馮諒陳貞節賀知章元行沖李絳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粗舉其名列於此注焉

唐書禮志曰元和十三年八月太常博士王彥威集開元二十一年以後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五禮裁制敕格
為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又采元和以來至長慶典禮故事不同者益以王公士民昏祭之禮為續曲臺禮三
十卷 五代史曰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庚戌敕實儼集通禮儼上言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宗自五帝之

後三代以來損益因革咸有憲章越在唐室程軌量昭物采則有開元禮在紀先後明得失則有通典在錄一
代之事包五禮之儀比類相從討尋不紊則有會典在二者經國之大典也梁朝之後戎祀朝會多於市廛草
定儀注前代矛盾率多批裨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悉命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於內名

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 宋史曰開寶四年五月命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扈蒙詹事
楊昭儉補闕賈黃中司勳郎和峴中舍陳鄂以本朝沿革制度損益開元禮為之其年六月丙子書成上之凡
二百卷目錄二卷號曰開寶通禮藏於書府六年四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盧多遜又上新脩開寶通禮義纂百

卷詔付禮院 又曰天聖五年十月辛未太常博士同知禮院王皞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
常禮院陳寬請編次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錄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
書上之賜五品服熙寧十年七月廿七日丙子詔太常禮院續脩禮閣新編 又曰景祐四年三月庚子同知

太常禮院吳育言今禮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脩而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
代之法從之至慶曆四年正月辛卯提舉賈昌朝編脩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
刁約上之為太常新禮四十卷 又曰寶元二年六月丁卯天章待制直史館宋祁同脩纂禮書康定元年十

月癸巳館閣校勘刁約歐陽脩同脩禮書 又曰紹興元年七月七日章倣上歐陽脩編纂太常因革禮一百
卷詔付太常是年十一月八日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書言政和宣和續編因革禮渡江皆散失欲自渡江以後
脩纂成書目為紹興續編太常因革禮詔可明年太常以總例及吉凶嘉新四禮凡八十六篇二十七卷始於

禮儀部 禮總載

建炎至紹興二年編類粗成未以進御九年太常丞梁仲敏言紹聖三年以後纂脩尚缺請委官編類詔本寺續脩不克成書淳熙十二年三月庚子始進中興禮書三百卷 又曰元祐五年十一月一日壬戌給事中范祖禹言太祖時聶崇義所撰三禮圖書於國子監講堂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樂所進禮書一百五十卷比崇義圖尤為精密請付太常與崇義圖參用詔兩制看詳以聞 又曰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壬午頒行五禮新儀先是大觀元年正月朔詔講求典禮十三日尚書省置議禮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御制冠禮沿革十一卷付議禮局餘五禮令視此編次四年二月九日戊寅脩成大觀新編禮書言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祭服圖一冊詔行之政和元年三月六日續編成賓軍等四禮四百九十七卷詔頒行於是鄭居中等奏編成政和五禮新儀並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三年三月癸亥朔御製序曰循古之意而勿泥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牽於今議禮局請刻石太常寺七月己亥詔比褒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匱爵豆之類五百餘器載於圖詔有司改造祭器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以成一代之典六年閏正月太府丞王鼎言新儀藏在有司民未通曉望依新樂頒行令州縣召禮生肄業使之推行民間并以新儀從事從之 又曰四年葛勝仲為太常少卿自建隆至治平初所行典禮嘗為書百篇勝仲續其書自治平迄政和四年部居條目皆視歐陽脩之舊 又曰太常少卿余端禮請編類書久不上淳熙七年七月十一日禮部郎范仲藝言太祖立經陳紀為萬世觀者命大臣約唐禮書著為通禮列聖相承有禮闕新編太常新禮因革禮五禮分門各以類舉自時厥後繼纂續編中興以來久缺不錄望命太常編次大臣兼領其事以著一代彌文考百世損益詔趣成書

又曰紹興間太常少卿趙子書為續因革禮三十卷其後禮官踵為之書成未得進御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權禮部侍郎史彌大言太上再造講明典禮陛下紹統如內禪慶壽之類更古所無宜宣取以進略經一覽付之有司俾常遵守詔禮部太常寺繳進四月十七日上之凡三百卷賜名中興禮書 遼史禮志曰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遙輦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樸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悃誠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宗克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為多別

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為加詳存其略著於篇 金史禮志曰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燦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柝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脩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內而縱欲其猷既失矣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向所遷宋故禮器以還迺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脩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為國也信矣乎而况關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為何如也宣宗南播圖籍散逸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撮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為書若夫凶禮則略焉 元史禮志曰元之有國肇興朔漢朝會宴饗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於斡難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旂白旗世祖至正元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

禮總載二

增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原周禮

曰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祀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教患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

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吉禮之別十有二 一曰禋祀 二曰實柴 三曰槪

燎 四曰血祭 五曰埋沉 六曰鬮普通 七曰肆他屠 八曰饋食 九曰祠 十曰禴 十一曰嘗 十二曰烝 凶禮之

別有五 一曰喪禮 哀死亡 二曰荒禮 哀凶札荒人 三曰弔禮 哀禍災遭水 四曰禴 禮哀圍敗財貨 五曰恤禮 哀寇亂鄰國 賓禮之別有八 一曰朝 二曰覲 三曰覿 四曰遇 五曰會 六曰同 七曰問 八曰視

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 以用衆 二曰大均之禮 以恤衆 三曰大田之禮 以簡衆

禮儀部 禮總載

禮儀部 禮總載

闕車徒四曰大役之禮以任眾祭宮室所以五曰大封之禮以合眾正封疆溝塗所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

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服膳六曰賀慶 又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

官以諧萬民 又曰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 禮記曰禮也者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又曰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宜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

非禮不誠不莊 又曰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

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又曰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

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又曰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二

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御注云筠籜也端本也四物於天地最得氣之本或柔勁又

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增又曰禮者不可不學

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又曰夫禮禁亂之

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 又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俛乎其何之譬如中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

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別 原左傳曰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

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今朝賀而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

其先亡乎 增又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

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原論語曰顏回問仁子

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漢書曰叔孫通為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增 又曰

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心稍稍制作焉 又曰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述

舊禮明王制驅一代之人躋之仁壽之域 原 後漢書曹褒傳曰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宜固曰京

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

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教褒曰此制散略多

不合經今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一百

五十篇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槩梨橘柚耶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孫卿子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

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節之 增 又曰禮者人主以為羣臣尺寸尋丈檢式也 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

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之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

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 增 尸子曰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原 禮籍

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 家語曰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

禮為大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 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恩有

義有節有權 物理論曰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 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為也文

者人所為也人所為謂之禮禮者因人情而為節文也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

禮防其本 增 又曰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原 典略曰孔子

適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原 典略曰孔子

禮總載三

原明體 辨位 春秋說題禮者所以設容明 承天 法地 上詳總二 設容 辨等 上詳明體注 周禮

觀殷 適魯 上詳總二 左傳韓宣子 諧民 安上 上詳總二 孝經 教敬 脩睦 周禮十二教一曰

禮教讓三曰陰禮教親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 制中 脩外 禮記子貢

歡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得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禮儀部 禮總載 四

曰鼓問射何以爲此中者禮曰禮外夫禮所以制中也漢書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

爲急故樂以治內而爲同者禮以禮外而爲異則和親異則畏敬則不爭

二總周旋規矩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畜禮不可

誣詐事師敬長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畜禮不可

先王倫禮以達義體信應變從宜晉士句帥師侵齊問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禮記禮者合於天理萬物

成王周公由此其遜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下詳禮於禮同天氣合人心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

也者統百官理萬物上詳禮於禮象五行變四時下詳禮於禮兄弟親君臣義禮記非禮無以辨

親婚姻珠數之文又朝覲定君臣篤父子父上詳禮於禮兄弟親君臣義禮記非禮無以辨

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覲定君臣篤父子父上詳禮於禮兄弟親君臣義禮記非禮無以辨

決嫌疑俱詳明是非別異同合陰陽同天地朝失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

怒哀樂之情稟其性而達人情從天道禮記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

不能節矣左傳齊侯伐魯人其郭討其來朝禮也李文子曰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

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司掌之禮樂志曰三代而上治出防範經緯子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

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禮樂志曰三代而上治出防範經緯子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

於一而禮樂達於天子三代而下治出防範經緯子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

正其經緯文獻不足損益可知故也足則吾能言之也不足微也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百世可知敬以行儉而用左傳敬禮之與也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知也固上下尚往來能相固君有君之威儀其臣則而象之臣之威儀其下而象之臣之威儀其下而象之

禮也盈孫折衷崇敬多識唐書殷孟孫時又歸崇制度禮家學多識客典皆杜佑通典劉岳書儀唐劉

百家詳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而杜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奏

之禮爲書儀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數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端風俗且無

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還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制定之

禮總載四

原則天左傳夫禮天地之經而民實法地白虎通禮事會詳禮大行禮器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爲

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禮者所以別

民也禮者所以別貴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

徒倚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也國之幹左傳天子受瑞先自棄也物之致史遷謂晉侯命受玉清越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

人之主二詳國之幹左傳天子受瑞先自棄也物之致史遷謂晉侯命受玉清越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

行則上下皆定社稷又禮經國家定社稷債鬼神禮運禮者債鬼神兼仁義兼仁義也治人情禮運聖王脩義之柄振

誓自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謂女叔齊曰晉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治人情禮運聖王脩義之柄振

物取禮記哀公篇孔子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取足以

之及以有則安曲禮曰禮者不可不學也無則勞論語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斃天地經緯左傳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對禮者謂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於禮猶水之於魚也章疑別微禮坊記夫禮章疑別

澤白虎通禮所以防民之大事王襄服要記序古之制禮師故是也禮禮冠是也五者民之大事舉動之所由也

君之大柄禮運禮者君猶酒有禁禮運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禁君子以厚小如熱有濯左傳衛襄公如楚

誰能執熱遊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教熱何患之有有則外諧禮記外諧而內無怨廢則

恩薄禮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退讓以明曲禮讓以明禮信讓以求禮記信讓以求使不驕

不淫曲禮富貴而知好禮則志不驕不不儉不奢白虎通讓以明禮不廢不沒禮坊記君子禮以節

君臣之義也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嫁之禮所以禮男女之別也

可以為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不其小大顯微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不

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敬誠之是不小大顯微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不

子適諸侯諸侯以摯摯者天子之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此小大顯微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不

室之量器也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小此以大夫諸侯也有小大顯微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不

此以不增場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七尺大夫貴也有小大顯微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不

獻士元衣纁裳此以文為貴也有小大顯微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不

貴也失類禮記禮也有小大顯微禮記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不

澤履易上天下澤履君子雷天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禮本於天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儀部 禮總載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禮本於天 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加柔謂先以

之以貨力辭讓飲食 禮本於義 禮運治國不以禮儀無節而期也 防偽教中 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 釋

回增美質 禮器則正 禮則行 文仲安知禮 器孔子曰 禮文仲止也 晏子焉知禮 引曾子曰 晏子可謂知禮

子一狐裘三十年 遺車一乘及墓而反 國老子絕滅 楊子老之言 道德吾有取焉耳及 孔子嬉戲 孔子

時雖戲常陳 有本有文 忠信禮之本也 義理禮之文也 有本有文 可傳可繼 引哀則哀矣 而難為難也 夫禮為孔子

也為可繼也 始諸飲食 禮運夫禮之初 始諸飲食 其始泰禘 既行而 別於禽獸 曲禮夫唯禽獸無禮 故

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草上其儀 鴻漸明習 朝章採着儀設 禮遠城南先一日 草具其儀上之 望 草具其儀

唐書李吉甫貞元初 為太常博士 年尚少 明練典故 略德皇 百年後興 史記魯兩生曰 禮樂 斯須不去 記

禮樂者不可斷 須去身者也 禮總載五 治躬 致禮以治躬 則莊 國維 管子國有四 天秩有 魯乘 齊仲孫 秋曰 魯伯 殷因 夏造

原防德 禮以 治躬 致禮以治躬 則莊 國維 管子國有四 天秩有 魯乘 齊仲孫 秋曰 魯伯 殷因 夏造

為晉 左傳伯石一為禮 於晉 繼 用夷 用夷禮 飾情 禮以飾情 注 制心 制心禮 建中 道於人 表微 子

表微 謂 玉帛 禮云 禮云 玉 帛云 手哉 節文 禮數 哀樂 皆以禮終 莊敬 上 明備 禮樂 緣飾 詩書 禮 講求 國

講聚三代典禮 率履 履禮也 治辨 其治辨者 人急 禮者 人 縱言 夫子縱言 過制 樂記 過 由文 用

之文也 過數 過禮之 逆古 是逆古 許人 以禮許人 高 不偏 禮備而不偏 無體 禮 多曠 必多矣 立

無違 禮者 先王制 就之不及者 鼓而之 有司 掌 禮者 禮之末 葛故有司 掌之 正情 性 禮樂 所以立

人及以防 節人心 禮也 無輕 議 禮記 無 不可 去 禮 著誠 去偽 禮也 別嫌 明微 禮也 所以 別嫌 明

微 天地 同節 大禮 與天 上下 有禮 禮文 觀師 用上 下 哀公 問禮 禮也 何 其尊也 孔子曰 丘也 不足 以知 禮

實融 問儀 後漢 書光武 紀 實融 與大 軍會 高平 第一 先達 從事 問禮 禮也 甚 善之 林放 之問 禮

禮與 其魯 也 寧 儉 鄒子 之知 子入 太廟 每事 問或 曰 是禮 也 人 執 稗 之禮 不 委巷 之禮 節 儀 不 為 必

由外 作 易而 生亂 過則 有盈 下人 禮下 子人 必 有所 求 正國 禮也 云云 不 棄 禮 禮 則 離 敬 自 中 出 禮

盡在詳述 勤禮左傳君問禮孔子問禮定位左傳學禮為食言又無禮親有禮又親有禮 討

有禮 詳二 主減 樂記禮主其減 近情 禮器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百年其戎 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數世之福 又鄭有禮數世之福也 失而求諸野 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 行之惟其人 仲尼燕居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豈為我輩

設說 禮不可斯須去 張曹爭論於漢朝 荀摯競爽於晉世 天理之節文 人事之儀則 莊公有非

禮之舉其臣諫以必書 周王有非禮之宴戒其臣以勿籍 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 國家有盛客

不必蒞野外之儀

禮總載六

原賦 楚荀况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藏城郭以固三軍

以彊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以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

子所敬小人不亂者歟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具足者歟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

歟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原詔 李德林為隋文帝脩定五禮詔曰禮之為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乘威儀牲致宗廟之敬

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 唐貞觀中頒禮樂詔曰先

王制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

化者其惟禮樂乎固以同節同和無聲無體寧飾玉帛之容豈崇鐘鼓之奏

原論 宋王安石禮論曰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

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

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

則是不知天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

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膠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

一聽於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

開 監 頌 卷二百五十四 禮儀部 禮總載

父愛子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其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禮序宋曾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律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爲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易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變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饌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革更易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

雜文唐韓愈讀禮文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習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摭其大要奇辭真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制禮

原述

漢王吉爲博士大夫上言願與大臣延及儒生

用新禮漢書禮志云禮制未備恭叔攝通爲漢

子至庶人通始終制度又作章句 達變情以古制今者不違事之變 去舊以善禮為無所用而

不繫三王異代 相沿禮樂之情不改革也 天子議非天子不議禮 天子出天子有道禮樂 定漢儀

叔孫通制禮以 守唐法仲尼曰夫晉守唐叔 順其宜何禮之拘五帝三王隨時制禮故事異而禮易帝王不相繫

衣履器械各便其用聖人之典不相襲而治夏設之衰 主其滅禮消注禮者人所德故久則滅省文美也消

也 綿絕習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與弟子百餘人為 皮弁行禮延壽為穎川太守錄娶喪祭儀

治定制王治 因事制禮詳前 流不從禮變禮易樂為不從 誅擅制後漢張璠制漢禮

破亂聖術請加誅帝雖 多制將亡亡必多制 過制則亂則暴 禮自外作禮自外作 禮以地制

無作聰明亂舊章也 周以側言改厥度度法也 道有弛張 禮從損益 誠宜達節 安可拘文

禮樂代興 文質迭出 所務便宜 寧拘損益 夫魯有初 採周之舊 適道在權 救時貴變 寧辭

改作 所務便宜 簡乃易從 煩而則亂 稽彼古今 考諸損益 將立國幹 必節人心 何必改作

所宜守常 宜守彝倫 勿從亂制 所以去彼取此 不可以古制今 言雖念於芻蕘 禮難從其稅

稗 苟用舍之必中 雖沿革而同歸 禮載從宜之文 易有隨時之義 夏造殷因豈煩改制 漢除秦

敝亦謂便時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為 事且有初率舊章而可則 殷人之因夏禮政是以和 魏嗣之

制漢儀事則不悖 以親周禮春官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以賀慶之禮 以仁禮記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當神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賓客之禮親兄弟之國

視異姓之國 以仁所以仁死喪也射御之禮所以仁卿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折衷 附會 君

之大柄禮運禮者君 人之大端禮運禮義也者 伯夷降典呂刑伯夷降 周公作儀禮十三篇 禮事起

於燧皇 禮名起於黃帝 伏羲以來五禮始彰 堯舜之時五禮咸備 經國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

後嗣 嚴上下 定尊卑 決嫌疑 別同異 事天地 易風俗 原移風 移風易俗 治民安上治民

導禮以禮 變俗君子行禮 問俗入國而 易宜禮飾其教不易其俗 俗由禮變 人以化遷 立訓齊

俗 作法導人 將欲救時 寧辭變俗 雖政不易宜章甫難施於越俗 而化之可漸紫服尚變其齊風

增 忽然易鄉而移 忽然易事而化 童子童牛角馬 揚子童牛角馬不令不古注馬童牛角是其 載車載

禮儀部 制禮 威儀

禮儀部 制禮 威儀

航揚子入水載車出水載航宜于王之

變三而復制法之民不可以遠舉

學書李充

威儀一失儀附

原定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

詩敬慎威儀趨蹌巧趨不愆詩敬慎威儀以敬必敬

威容儀有威容棟棟威儀不可退也

朋友攸攝攝儀長卿温雅漢薛廣德字長卿

年融方重年融舉止方伯魚見輕不情威儀亦以此見輕

幽室必整張湛稱遇妻子若嚴君焉

進止以禮朱暉守業於本學性矜嚴

情以受玉知晉侯之將終內史過

樂且有儀敢不慎儀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服家語好生篇曰稟麻苴杖者志不存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

立必磬折坐必抱鼓視不離乎楡桔之間言不越手表著之

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踰踰德容之動顯顯印印

懽懽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恻恻之情在於色

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步有章立言成訓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悔

懼色薄然以下憂色瞿然以靜

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

拘禮之民不可使應變

華端與薄俗俱興

時政再而塞

敬慎

有容其物玉聲容觀玉

可象有儀可象

上下相固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

少英矜嚴魏胡字少英矜嚴

孟孫見偉孫善為威容贊

閑居不減魏志司馬防字建公閑居威

動作可觀魏志司馬防字建公閑居威

傲以執幣辨若教之必減

足容言容誠宜進退有

德隅詩坤坤威儀

身度身為度德之至

衣服表容珪璋

衣服表容珪璋

車甲之間有巧言令

華端與薄俗俱興

時政再而塞

敬慎

有容其物玉聲容觀玉

可象有儀可象

上下相固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

少英矜嚴魏胡字少英矜嚴

孟孫見偉孫善為威容贊

閑居不減魏志司馬防字建公閑居威

動作可觀魏志司馬防字建公閑居威

傲以執幣辨若教之必減

足容言容誠宜進退有

德隅詩坤坤威儀

身度身為度德之至

衣服表容珪璋

衣服表容珪璋

車甲之間有巧言令

車甲之間有巧言令

車甲之間有巧言令

色事不捷

武紀

原失儀受玉

禮記卷之六 天子與諸侯之禮也高其容節公執玉卑其容節子貢曰

登席禮也前高後卑也

立懸

孔及失位在懸

稱諾

魏志謂楚為禮西太守以功封侯帝喜之詔入觀楚自謂初不拜

人而無止

吾何以觀

荀服位之或愆

在禮

而奚取

荀或愆于威儀

是乃易其紀律

禮失則昏

無禮則

禮記卷之六 天子與諸侯之禮也高其容節公執玉卑其容節子貢曰

危

增氣不順

賈子若失立而踖體急懈志

不順皆禁也

語皆媮

左傳曰魯叔孫昭子聘於宋

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

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

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

威儀二

增文魏徐幹法象篇曰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

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

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

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

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忱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

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

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君子曰無戲諛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諛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

雖妻妾不得而躓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化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

正已而物正者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

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顛若言下觀而化也是故君子居身也謙

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不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悖慢之行臻焉須臾忘

則悖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始終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

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
袷衿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
萬夫之望也

法則

原異宮 內則父子皆異宮 鄭注異宮崇敬也 **同席** 曲禮父子不同席 鄭注異尊卑也 **服藥** 又醫不三世不服其 鄭注慎物齊也 **尊賢** 禮記特牲尊賢不遊 鄭注天子存二代

尊賢 禮記又祭服則焚之祭器則 鄭注不欲人棄之也 **牲死** 又牲死則理之 鄭注與父同室不敢當其尊與室中西

南陽謂 自名又子于父母則自名也 鄭注名 **使擯** 論語使擯如也 鄭注擯如也 **私覲** 禮記少儀投立

享獻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升堂** 又升堂執事如也 鄭注執事如也 **授坐** 禮記授坐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立視** 禮記立視 鄭注立視 **辟刃** 禮記辟刃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操壁** 禮記操壁 鄭注操壁 **傲縣** 禮記傲縣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婦人** 禮記婦人 鄭注婦人 **盥漱** 禮記盥漱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小童** 禮記小童 鄭注小童 **乘路** 禮記乘路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登臨** 禮記登臨 鄭注登臨 **容無** 禮記容無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不徒行** 禮記不徒行 鄭注不徒行 **如不**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衣毋撥** 禮記衣毋撥 鄭注衣毋撥 **毋無** 禮記毋無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足無蹶** 禮記足無蹶 鄭注足無蹶 **毋儻** 禮記毋儻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食至起** 禮記食至起 鄭注食至起 **燭至起** 禮記燭至起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不問舍** 禮記不問舍 鄭注不問舍 **不登** 禮記不登

便也 禮記既享乃以私覲見用席 鄭注馬也 **不許友死** 禮記不許友死 鄭注不許友死 **不先舉** 禮記不先舉

臣有使... 居側室... 先為祭服... 視不過衡... 堂上接武...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置敢以有... 至門鄭注... 祭服宜... 視不過衡... 執玉不趨... 入國問俗... 城上不呼...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注恐警眾也... 執玉不趨... 執主鞠躬... 入國問俗... 城上不呼...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循舉前曳... 獻馬執策... 執主鞠躬... 入國問俗... 城上不呼...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行其儀也... 獻馬執策... 執主鞠躬... 入國問俗... 城上不呼...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袂制之... 獻馬執策... 執主鞠躬... 入國問俗... 城上不呼...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其失事正...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越城上...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準于迫...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迹尺二寸...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言禮曲...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臣謀政...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事之...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作也...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京色...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食必正...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也既嘗...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孝讀畫...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文也...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上卿也...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父時老...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家婦注...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父執子...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循也言...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出為...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內事...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執鞫...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左王制...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從中央...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請業請...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衣前請...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禮儀部...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法則... 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 室中不翔... 折旋中矩... 立必正方... 城上不趨... 臨文不諱... 由右由

拜揖一

周禮春官宗伯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
文曰揖讓也一曰手著胸也六書故曰拱手左右之以相禮也 周禮夏官司馬曰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
旅揖士庶三揖 又秋官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鄭氏曰土揖推手小下
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 夏書曰禹拜昌言 曲禮曰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
歸則必拜送於門外 又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揖讓而升堂 方言曰東齊青岱北燕之郊跪謂長驚
釋名曰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跪忌也見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於大夫為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
婦人為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拜揖二

表情 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以表 致敬 禮樂欲拜至拜洗拜受 尚左 曲禮凡男拜尚
乎上泰也 殿前 迎拜安平獻王於殿前 牀下 故有疾天子問病拜牀下 當壁 左傳楚共王無氣
進衆吾從下 殿前 迎拜安平獻王於殿前 牀下 故有疾天子問病拜牀下 當壁 左傳楚共王無氣
暨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 向辰 孝經授神
齊而長八拜康王與之靈王別加馮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璧紐詳璧 向辰 契制作孝
經通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 復城 戰國策蘇秦兩 向井 後漢耿恭傳恭於疏勒城中穿井深十五丈
而磨折孔子緯軍衣向北辰而拜 復城 戰國策蘇秦兩 向井 後漢耿恭傳恭於疏勒城中穿井深十五丈
秀出 賦 六月 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 哀曰君親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不拜 膝隱地 詳一 手加頭 禮佛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 祭辟 雅拜 坐舉方正所舉召見祭辟
嘉拜也 師古注 疾趨 卑拜 韓子禮佛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 祭辟 雅拜 坐舉方正所舉召見祭辟
辭猶言無故也 臨問 親拜 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 每拜常林 謂志晉宣王以常林錡邑者德每為拜或
拜指首 臨問 親拜 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 每拜常林 謂志晉宣王以常林錡邑者德每為拜或
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 恒拜 王導 下拜 導不傲當辭以疾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時恒拜 親迎 交
拜吳志孫權位上將及為吳王 出拜 道左 晉中興書顯宗嘗使太常丞張放歸於王導時恒拜 親迎 交
霸發與交友 遺子 登候 於道 遇拜 自起 止拜 不覺 自起 止之 曰庚元規何緣拜陶士衡 王丹 不拜 兄東觀漢記

望迎拜車下丹下車答之詳擇交 自起 止拜 不覺 自起 止之 曰庚元規何緣拜陶士衡 王丹 不拜 兄東觀漢記

時陳進出使旬如過解王丹升曰子嘗之絕域 伊籍一拜蜀志伊籍先主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送

無以相贈贈子如過解王丹升曰子嘗之絕域 伊籍一拜蜀志伊籍先主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送

曰一拜一起 得錢不拜東觀漢記趙主傳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 偷酒不拜世說鍾毓兄弟小

偷酒不拜世說鍾毓兄弟小 未足為勞 成禮不拜又問會何拜而不拜會曰倫本非禮所以不拜 違位為敬鄭注禮以變為敬也

對揖無敬 漢官儀尚書郎見 孤卿特揖 拜上 大夫旅揖 拜上 三揖而進 禮少儀事君難進而易

揖不拜 漢書蕭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入長揖不拜 既請而揖 許子佩具王不往子佩既請而

揖北而立 受計不拜 漢書趙主傳光初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乘達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

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速怪哉 貴人爭揖 漢書蕭食其傳光初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乘達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

達傲社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座 貴人爭揖 漢書蕭食其傳光初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乘達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

皆住相揖 王祥長揖 晉書王祥傳武帝為晉王王祥與荀勗往謁三公 袁渙高揖 袁氏世紀云太祖破呂布

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 路逢怒盡 尹文子越王勾踐路 路逢馬醫 列子范氏門徒路過馬醫

為禮太祖甚嚴憚之 路逢怒盡 尹文子越王勾踐路 路逢馬醫 列子范氏門徒路過馬醫

健者豈惟董卓欲廢帝索給曰天下 遂揖而別 東觀漢記 親饋拜而食 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

饋藥拜而受 論語康子饋藥拜而受 梁松拜馬援 漢雜事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松後援小病松拜床

我乃松父友雖貴 諸將見于吉 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感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

之 孔明拜龐德公 襄陽記諸葛孔明再 黃巾見鄭康成 鄭康成傳建安元年見徐州再拜 樊英答妻

拜後漢書樊英傳穎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遺奴婢拜問英 魏霸入拜妻 東觀漢記魏霸為光祿大夫

官舍霸即自入拜其妻去 曹丘揖季布 史記季布傳曹丘揖季布曰楚人諺 汲黯揖田蚡 汲黯為

因跪曰不敢相屈妻慚求去 曹丘揖季布 史記季布傳曹丘揖季布曰楚人諺 汲黯揖田蚡 汲黯為

承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蚡為 手容 禮手 軍禮 西征賦率軍禮以 再至 八十者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

也使人受 三肅 御至對楚子以軍事 君答 拜之注禮無不答也 臣避 首以避君也 長揖 若作即余

不使拜也 三肅 御至對楚子以軍事 君答 拜之注禮無不答也 臣避 首以避君也 長揖 若作即余

石苞驃騎將軍事預其才氣頓侮苞切長揖曰抗表自陳 短拜 環拜以鐘鼓為 亢將軍 將軍與兗大

將軍或說宜拜曰夫以 責鄉里 陸機為鄒平令性矜傲貴鄉里謝絕等拜或曰禮敬 齊人責 齊人責

相都侯至偏貴 揖官屬 蓋寬按著左選為衛司馬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揖謂正焉 齊人責 齊人責

齊人為公稍首 主簿 教博士出教主簿曰貢達書生不習史禮主簿且教拜起開習乃止 不面拜 面拜為君

公不答故也 主簿 教博士出教主簿曰貢達書生不習史禮主簿且教拜起開習乃止 不面拜 面拜為君

禮儀部 拜揖

禮儀部 拜揖

禮儀部 拜揖

禮儀部 拜揖

禮儀部 拜揖

禮儀部 拜揖

之答 尚能拜黃霸不去老賢 賜胙無拜左傳王使宰孔賜胙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 賦物不拜鍾離意

已也 肅拜手拜 拜注肅拜低頭而拜手拜拜手至地也 頽乎頽乎禮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頽也 頽乎頽乎禮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頽也 頽乎頽乎禮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頽也

道 拜揖殊宜 位既殊於列品 拜則異其節文 雖齊桓受胙恐貽天子之羞 而亞夫建營實稟將軍

之令 蓋老加恩齊侯辭一級之賜 介冑難犯卻生成三肅之儀 拜讓尚書舜典帝曰俞咨詵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虞龍 拜辭大馬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職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曰俞咨詵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虞龍 拜辭大馬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職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拜讓尚書舜典帝曰俞咨詵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虞龍

帝曰俞咨詵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虞龍 拜辭大馬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職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拜讓尚書舜典帝曰俞咨詵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虞龍

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親之以大禮何樂如 出房再拜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對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地及未亡人先君猶有 為火者則拜家語子貢曰孔子為大夫再拜曰其來者亦相平之道

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及賦錄衣之卒章而入 起拜漢書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謂者持

故拜之也 若有嚮坐拜者漢書武帝幸其門神之歌不其文山名者 起拜漢書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謂者持

更發使隨家還京乃 可得不拜 令拜後漢書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鄭眾持節使匈奴眾不肯章乃

明公今為鳳凰卓笑曰卿平服可得不拜 何拜之有魏志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進門問林曰伯先

拜典略太子嘗宴文學酒酣夫人甄氏 向拜吳曆孫策擊孫權先遣虞翻說策欲飲葛巾迎策策謂欲

徧拜左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祈父服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子納諸曲沃樂盈夜見齊午而告之許諾伏

皆曰得之何威之 皆拜太傅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更為拜魏志魯國孔融高才偶數年有泣者羣

拜吳志人誦樓元誘政事殺之據 見碑拜晉諸公贊司馬駿鎮西戎慨 引王猛拜 晉中興書王猛少貧賤

晉書潘岳性輕躁趨勢利與石崇 見碑拜晉諸公贊司馬駿鎮西戎慨 引王猛拜 晉中興書王猛少貧賤

春有一人於市買其悉云侍從十許人有一去取引猛 拜晉諸公贊司馬駿鎮西戎慨 引王猛拜 晉中興書王猛少貧賤

直遣人送猛出山 令文秀拜後魏書沈文秀為慕容白曜所攻長聞數位自春至秋始克文秀取所持節

各一國大臣 望拜漢郊祀志武帝百官侍祀 屈膝唐書田承嗣方跋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久不屬於人

無相拜之禮 望拜漢郊祀志武帝百官侍祀 屈膝唐書田承嗣方跋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久不屬於人

拜二 賈子發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階
羅拜 唐史郭子儀單騎見
鄉人拜 郭泰別傳鄉人見
帛拜 後魏書宗室順謂舍人鄭儼
十者婦始見舅姑持者纓以拜五色絲為之
斗牛公議編八尺中辨名曰席拜以代香燭
不受曲拜 端拜荀子端
履深愧拜 端拜荀子端

坐

原畫前禮記食坐盡 居右 宋公宴魯叔孫昭子使昭子右坐注 安禮記坐必 妥儀禮士相見禮凡言非
去坐也傳言猶出言若問 侍君子 儀禮凡侍坐於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暮以食具告改居正退可 侍
則對不必待後安坐也 下坐為貴 後漢郭林宗見度乘而勤之遊學後能講論自以卑第 南向自尊 漢丞相
鄉飲鄉飲酒六十者 下坐為貴 每與下坐人皆就下座問之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南向自尊 漢丞相
客飲坐其兄蓋侯東向自南 東向無屈 西階上東向坐私語萬 坐樹下愈恭 後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
向大鴻臚賞等西向衡更為賞等布席東向起立延賓坐私語萬 坐樹下愈恭 後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
眾聚會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上相其家容 中席 曲禮為人子 側席 漢谷永傳楚有避玉得 毋箕 禮
器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與之因說此家容 中席 曲禮為人子 側席 漢谷永傳楚有避玉得 毋箕 禮
寂難炊黍供母而與林宗食因勸令學 中席 曲禮為人子 側席 漢谷永傳楚有避玉得 毋箕 禮
坐無箕注箕謂前 卻坐 漢文帝紀上幸上林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 舍坐 詩邊 便坐 漢書蕭
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 倒坐 宋制承明殿直崇政殿之南每 驚坐 漢疎遵每至門
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注別坐之矣也 坐 曲禮並坐不橫臥注 邊坐 抽起必正不可著桌偏倚也
陳 滿座 孔融傳座 再坐 謂之再坐 坐 曲禮並坐不橫臥注 邊坐 抽起必正不可著桌偏倚也

衛國 胡傳衛侯之入使鱗子甯喜約言既殺甯喜 辱賜坐語 韓愈釋言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
病失言逐出奔晉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 辱賜坐語 韓愈釋言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

行步

原賁趾 賁賁其趾 聚足 禮凡升階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左 曳踵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行
也如輪行不 步目 國語足 學步 齊陵餘子學步於耶窮 憚行 詩豈敢憚行 中節 之行步則有環佩
離地恭慎也 規 禮記周旋中規折 接武 堂上接武 堂下布武 繼武 接踵也 繼武 相及也 中武 注
並行 關董童子與 行容 揚揚行貌也 足容 欲還也 舍車而徒 易舍車而徒 歷階而升 凡歷階不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隨行 厲行 則 躡步 韜步 肆夏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趨 規行 矩步 增舉足 一舉足為跬 堂下 推

明堂一

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明貌也

文獻通考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

或謂之合宮其制乃漢武帝時唐濟南人公玉帶所上詳在後

虞祀五帝於五府

神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

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記黑曰元矩夏后氏世室堂脩二

七廣四脩一

世室宗廟也夏度以步堂脩十四步廣一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是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方也六尺為步四三尺益廣也

階而各二三

四旁有夾牕五室每室有四戶

白盛

屋反以門堂三之二九步二尺東七尋五丈六尺則其廣九

兩室與門

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脩七尋五丈六尺則其廣九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明政教之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

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

周禮曰夏后氏太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有

九尺之筵

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戾南向而立

大戴禮曰明堂者凡九室一室

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周書曰明

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

五經要義以太廟為世室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牕四

達在國之陽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泰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禮合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

祭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

禮合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

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彰有道褒有行

五經釋例曰昔朔行政謂之明堂 五經異義曰明堂在

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堂牕四闔以地就陽位也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禮五更於

太學所以教諸侯悌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戒焉

又曰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國焉 漢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屋通水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

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東觀

漢記曰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此即明三事不同也 按諸儀及舊說明堂辟雍靈臺三事不同明堂宗祀之

辟雍同管子以為明堂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廷武王有靈臺之候 尸子曰

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霧

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而問孤竊自欲以令日一登上明

堂布思致令以撫百姓也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

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為四面堂各

從其色以效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太山汶上 徐虔明堂議曰

明堂在國之陽國門之外一堂九室四門八階 禮論曰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萬茂大以為宮

柱名為萬宮 陳氏禮書曰夏殷周制漸廣其言脩廣崇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

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各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

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蓋五室於內其外別之

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

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

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朝諸侯四方之君咸列四門

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

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

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

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

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矣准嘗考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

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

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故各以其義名四時之堂左右之堂曰介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詩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強國篇曰魏為之燕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路可矣漢有奉高明堂見文獻通考英宗治平間錢公輔議郊之

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統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祭萬世不遷者也司馬光呂誨議祀無堂於昵孝經

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以周公有聖人之德而文王適其父也非謂凡有天下者皆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皆以父配於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宜遵舊禮以真宗配焉二條俱見續紀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

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

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

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楊氏曰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非常居也其制必凜然森嚴

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祀天地交神明於此地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則不待辨而知其謬矣考工記謂明堂五室

大戴禮謂明堂九室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

之說有據見文獻通考

明堂二

原五府 九房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

承天 統物 統物以承天行化也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 四阿 九室 周禮殿人四阿重屋 康成注 四闈 八

階五經異義明堂上圓下方八闈四闈布 布思 施令 所以詳總論 王禮晉書其禮正中者才策曰周制明堂

法 學南 汶上 宋起居注今太廟太極殿以隨時明堂之制國學 行正 聽朔 堂議明堂天子徐度郊廟明

布政 萬宮 茅屋 上詳總論 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知宮室本之太古與明堂一體也春

陽館 元堂 總論 重屋 複道 成注禮殿人曰重屋王堂若太寢者 下詳總論 正四時 統萬物 禮三老

祭五帝 享上帝 祀先王 總論 辨位 示節 辨其方位注正天子之位也 晏子春秋明

象天地 順陰陽 內有太室 體象天地 據坤 辨位 示節 辨其方位注正天子之位也 晏子春秋明

土事不文 木事不 孔陽 不鏤 文選於昭明堂明堂 宗祀文王 創圖黃帝 堂以配上帝 祀志宗祀文王於明

人公玉帶 古時明堂上欲理明堂 泰高旁濟南 下詳示節 宗祀文王 創圖黃帝 堂以配上帝 祀志宗祀文王於明

官免置室 舜總章夏世室 皆所以調元氣和陰陽 漢 五室 九筵 斯康成曰五室者象五行也 尊祖 朝

祭 聖明堂 策明其尊崇則以太室 取其室則曰明堂 漢 五室 九筵 斯康成曰五室者象五行也 尊祖 朝

侯 晉紀瞻策明堂所以尊列 配天 交神 晉交神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 唐書禮樂志推其本旨要於布

所據 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 明天道 為民極 劉允濟明堂賦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 後漢 通神靈

調元氣 隋牛弘議曰明堂者通神靈感天地出 揚緝熙 頒制度 班固東都賦觀明堂揚緝熙皇風禮

作樂 頌度量 敦五教 調八風 清明堂賦 穆穆四門以納四時之序 報五教之本 出教化 和天人

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 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靈明而治 備物以薦 蔡邕明堂論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斷明而治故

班固東都賦曰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靈明而治 備物以薦 蔡邕明堂論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斷明而治故

明堂四

詩梁孝元帝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官詩曰質明攝上宰詰旦乘輅軒四圭邸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
煙繞鳳凰樽貂冕交輝映珩珮自相喧微風颺清管輕雨發陳根新花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
媿能論

賦唐劉允濟萬象明堂賦曰睿哲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純精恢天祿以作人據元命之
振英鼓黔雷以播氣運蒼昊而時成括閩陽與秦階襲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視而龜書至
地以河觀而龍圖出擁神休尊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元天享神祇以稱秩願卑宮而自處唯禮宗而
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嫩訾而法營室訪夏后之軌儀云廣四而脩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或九而或七錯綜乎
舊典經始乎玉律紹先志以高典匪矜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表臣而審其議焉咸以爲明堂者明乎
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表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經欽脩宗祀非夫爲已者也安可已乎粵正月庚午始
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鐘之旋宮穆穆四門可納四氣明明八牕均調八風靡金靡玉匪磨匪礱
去隋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爲工思承天以接神故峻極乎皇穹殿乎懿溥繼今豐融雷承乾以震耀雲大壯乎
其中非至聖之精誠孰能克勤乎此功

唐于沼明堂賦曰天子朝諸侯於明堂惟古之制始以講信脩睦

終以布憲施惠下之象地也以列五位之神上之法天也以配五方之帝左个右个分以寒暑之宜以筵以几
度以堂室之際觀乎萬國來朝威儀濟濟聖乃負斧康而南向以布政百僚端冕弁而北面以陳禮宴會之節
以明於尊卑慶賜之儀以旌於孝悌原夫宅中而起繼天而作遙眇嵩少俯枕伊洛巍巍煌煌高不可乎彌
度擎龍機以蚺蟠亘虹梁而各落綈以綺藻施以丹雘四闈以四氣而開八牕以八風斯廓祥風布影對寶檻
以交輝皎日懸光曜金牀而瑾錯於是陳三獻之禮臻九成之樂申儀於辟雍崇業於太學甄古今之至理議
沿襲之踏駁旣而順斗極運天關皇恩普矣貴賤以頌東門之外以朝乎九國南門之下將享於八蠻正德是
弘惠風斯布禁淫懲節制度重三台之任乃申命於中階寵五伯之功遂授鉞於東戶夫明堂者明帝之德體
天爲狀必資闡化以準程豈獨弘規而取壯出庶物而咸仰包宇宙而爲量豈惟先聖之是則信百代之所尚
願頌宋虞通之明堂頌曰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潤黃縣殷麗輝服夏擅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

縣縣教樞翳翳化紀聲沈五都風晦千祀我皇黍黍哉追孝創軌緝憲垂統光圖麗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殷殷華海鑒盥乎誠慶輝旁燭休光下盈

原銘後漢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牕闔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靈臺

原夏曰清臺殷曰神臺周曰靈臺視祿觀變馮相視役殺氣也洪範傳天子立國南堂右靈

其高九仞在國之南上以觀休祥祈禱禳灾禍福考休徵望元氣文選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動時

之變文選靈臺在明堂之右氣改時律崇上帝來子民宗尚書陸機策秀才文明堂崇上帝清廟寧祖考碑

朝會一聘附

原禮記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之事又曰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又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注比年每歲也小聘

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甯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六者名以其服來朝通典曰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原周禮曰春見曰朝夏

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

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王春見諸侯則圖其事可否考績也尚書曰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注云既盡也覲見也言舜盡正月月中乃日日見羣牧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嶽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注云覲四方諸侯各朝於其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

法通典曰周制天子有四朝常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一曰外朝在專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二

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亦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

外小司寇掌其政原左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又曰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注云獻其理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又曰蓬

啓疆對楚子曰朝聘有圭享類有璋小有巡職大有巡功 又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著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又曰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左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又曰

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公羊傳曰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

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五年一朝 原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春秋說題辭曰諸侯執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義議天下法制四方

受度 白虎通曰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朝聘天子無憲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又曰聘者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行聘禮 又曰朝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是叔孫通就其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次奉賀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舉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諱失禮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

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陪觀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卑單衣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作九賓撤樂 又曰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爲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爲羣公

起天子坐方前進 又曰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會則五時服庭設金石武貴旄頭文衣繡尾 又曰宴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旄頭之衣鷩尾以列陞譙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宿衛列仗會於太極殿

小會於東堂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懼會帝貴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氏

禮儀部 朝會

襄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氏之戮也帝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江表
初平天下同其懼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五月庚寅御臨軒大會於太極殿
前四方賀使國子太學生司徒吏副將以上及吳降將吏皆與會詔引歸命侯孫皓上殿稽顙陳恩謝罪稱萬
歲 又曰太常張華止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今拜公於太極殿亦宜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又曰穆帝升平二年正月朔朝會是日賜眾客醪醕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著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
承華門設位拜二傳二傳交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從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
向坐 **柳宗元**曰古者旦見日朝暮見日夕詩莫肯朝夕傳朝而不夕禮記曰入而夕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齊子我夕趙文子磐其椽張老夕知襄子為室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
鎖闈拜謂之夕郎亦出名也

朝會二

職考績

獻功並詳

赦過

除惡上詳總論

國事

巡功並詳

講禮

述

職考績

示威

明義上詳總論

考禮

考制度

正班爵並詳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康成注五服諸侯皆使

訓上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方之教則

考禮

正刑並詳

考制度

正班爵並詳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康成注五服諸侯皆使

訓上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之命以攻禁之事

考禮

正刑並詳

考制度

正班爵並詳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康成注五服諸侯皆使

訓上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供其職貢從其時命

考禮

正刑並詳

考制度

正班爵並詳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康成注五服諸侯皆使

訓上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考禮

正刑並詳

考制度

正班爵並詳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康成注五服諸侯皆使

訓上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朝會三

黃帝合宮

周公明堂管子黃帝有合宮以聽政也

建大赤

出道車周禮中車職象軻朱樊纒七就建大赤以朝

重法度

正德刑諸侯來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帝紀後元二年春正月

朝諸侯於甘泉宮

建大赤

出道車周禮中車職象軻朱樊纒七就建大赤以朝

重法度

正德刑諸侯來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歸時事

朝天子親與之合忠信者

朝諸侯

建大赤

出道車周禮中車職象軻朱樊纒七就建大赤以朝

重法度

正德刑諸侯來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歸時事

朝天子親與之合忠信者

朝諸侯

建大赤

出道車周禮中車職象軻朱樊纒七就建大赤以朝

重法度

正德刑諸侯來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明尊卑禮記昔者周

歸時事

歸時事

也必擇有道之國而禮之耳
注殷猶家也十二歲王若不巡狩則河也
侯相屬以輕財重美則民作諫矣校斯用之還之皆為重禮多貨傷德
君子于王以德為朝聘之禮以爲瑞節
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德

朝會四聘

原真瓊 奉珍 有司曰聖人之禮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下聖德充塞于萬國奉珍瓊朝古未

之內宜待客禮後不至不爲教臣舊制三禮兵位見皆義文頭而後前太祖討張縉定會禮之始也

亦位也 交戟 設燈 魏武初制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乃召諸計吏論受成於下

正位 脩制 正君臣之位 禮記 九儀 五服 大行人 以九儀辨諸侯 來王 和見 詩莫敢不來王

屏氣 鞫躬 張嗣字孟侯為太尉與司轉晏稱共謝閣下 醜因賈讓稱其辭語不避謙遜廷叱之司徒呂蓋

賜几杖 設獸樽 漢文帝吳王滿請病不朝賜之几杖務以德化 殺防風 勅梁冀 風會諸侯於塗山乃

次功定位 習儀陳列 漢高起朝儀習之月餘會以定朝位 叔孫通與弟子微列 三公與載 諸王輦

迎 魏鍾繇明帝時有疾拜起不使時華欲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符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

安上疏辭 劔履上殿 几杖入屏 漢詔蓋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經傳有疑 鄒連小黃門造舍而問

司士鞭呼 大行臚傳 司士車其屬以鞭呼趨朝 大行臚傳 諸侯廣至 君子鸞鏘 庭燎之光君

聲明明文物 賜之餐牽 乘以墨車 周禮宰夫掌凡朝廷會向賓客 以禮之法章其委積 膳獻 容貌采章

後至 趨朝鳳闕 就列鵷行 聘以下 謁闕 致館 闕人問從者幾人注具爲供也 聚椽 展帶 周禮野廬

將徒聚棹有相稱者誅之注相辨謂四面 致餼 發幣 餼車 館穀 餼牽 館人爲賓三日具沐五

百變 二牢 餼百變 餼容 庭燎 黼依 侯將朝則司桓以物百枝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周

禮儀部 朝會

武王... 聘觀之禮... 朝宿之邑... 貢賦不...

伯... 朝宿之邑... 朝儀之位... 入觀于王... 詩...

後...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之...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諸...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沐...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守...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體...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犬...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尤...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駕...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九...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介...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升...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陳...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會...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謂...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使...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玉...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則...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本...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璧...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儀之位...

朝會六

禮儀部 朝會

魏陳王曹植應詔詩曰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西濟關谷或降或
升駢駘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燕寧前驅舉燧後乘抗旌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梁簡文帝守東平
華門開詩曰脂車向馳道總轡息中華落關猶待漏文戟未通車薄雲初起兩曙色始成霞壘流鋪紫若城風
泛橘花絃誦終無取顧已自懷嗟 何遜早朝詩曰詰旦鐘聲罷隱隱禁門通蓬車響北關鄭履入南宮宿霧
開馳道初日照相風胥徒紛絡繹騎御或西東 周王褒入朝守門開詩曰鳳池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
警曙銀祭未開闔壑暗城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畫劍騎吹動斑輪徒知仰睿藻抽辭殊未申 陳江總答
王筠早朝守建陽門開詩曰金兔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
又賦得謁帝承明廬詩曰霧閣仁壽殿雲繞承明廬輪停紺轡引馬度紅塵餘香貂拜散花綬拂元除謁帝
升清漢何殊入紫虛 隋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詩曰北陸元冬盛南至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至
德慚日用化道愧時康新邑建蒿嶽雙闕臨洛陽圭影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華淨朱庭皎日光纓珮既
濟濟鐘鼓何鏗鏗文戟翊高殿采旄分脩廊元首之明哲股肱貴惟良舟楫行有寄庶此王化昌 牛弘奉和
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詩曰恭已臨萬寓宸居御八埏作貢菁茅集來朝圭敵連司儀三指盛掌禮九賓度重
闕映如璧複道遶非煙 許善心同前詩曰森森羅陸衛噦噦鏘璫璫瓊璫五瑞輯樂闋九功成 唐太宗正
日臨朝詩曰條風開獻節灰律動初陽百蠻奉選班萬國朝未央雖無舜鵠蹟幸欣天地康車輿同八表書文
混四方赫奕儼冠蓋紛紛盛服章羽旄飛馳道鐘鼓震巖廊組練暉霞色霜戟照朝光晨宵懷至理終愧撫遐
荒 虞世南凌晨早朝詩曰萬戶宵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日暉青瑣殿霞生結綺樓重
門應啓路通籍引王侯 魏徵奉和正日臨朝應詔詩曰百靈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睿哲邁古獨光前
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鏘洋鳴玉珮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庭實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既欣
東戶日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萬億年 顏師古同前詩曰七政璇衡始三元寶曆新負展延百辟垂
旒御九賓肅肅皆鸞鷲濟濟盛纓紳天涯致重譯西域獻奇珍 岑文本同前詩曰時雍表昌運日正叶靈符
德兼三代禮功苞四海圖踰沙紛在列執玉儼相趨清蹕喧輦道張樂駭天衢拂曉九旗映儀鳳八音殊佳氣

浮仙堂薰風繞帝梧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區方陪瘞玉禮瑀筆岱山隅 楊師道同前詩曰皇猷被寰宇端

床屬元辰九重麗天邑千門臨上春 李百藥同前詩曰化曆昭唐典承天順夏正百靈警軒鑾三辰揚旆旌

充庭富禮樂高譙齒簪纓獻壽符萬歲移風韻九成 張文琮同潘屯田冬日早朝詩曰假寐懷古人夙興瞻

曉月通晨禁門啓冠蓋趨朝謁霜霽清九衢霞光照雙闕紛紛文物紀煥爛聲明發腰劔動陸離鳴玉和清越

增韋元旦早朝詩曰震維方月季宸極衆星尊珮玉朝三陸鳴珂度九門鞞壺分早漏伏檻曜初曦北倚蒼

龍關西臨紫鳳垣詞庭草欲奏溫室樹無言鱗翰空爲忝長懷聖主恩 鄭惜同前詩曰瑞闕龍車峻宸庭鳳

掖深才良寄天綽趨拜侶朝簪飛鳥看來影喧車識駐音重軒輕霧入洞戶落花侵聞有題新翰依然想舊林

同聲慙下玉謬此託韋金 沈佺期同前詩曰聞闕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鷹行來長樂宵鐘

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迴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 又和崔正諫

登秋日早朝詩曰雞鳴朝謁滿白露禁門秋爽氣臨旌戟朝光映冕流河宗來獻寶天子命焚裘獨負津陽議

言從建禮遊 賈至早朝大明宮詩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繞建

章劔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終朝滌翰侍君王 王維和前詩曰絳幘雞人報曉

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重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珮聲歸到鳳池頭 又早朝詩曰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鴉睥睨曉宮井轆轤聲方朔金門待班姬王

筆迎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 又春日直門下省早朝詩曰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遙聞侍中珮暗識令

公香玉漏隨銅史天書拜夕郎旌旗映闕闕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岑參和賈舍人早朝詩曰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明劔

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杜甫和前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

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

今有鳳毛 又紫微殿退朝詩曰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

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韓愈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

禮儀部 朝會

詩曰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
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白居易和集賢劉學士早朝詩曰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
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扇開青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稱屈合入綸闈即可知從此摩霄去非晚壩邊未有一
莖絲 鄭谷朝謁詩曰捧日整朝簪千官一片心班趨黃道急殿揖紫宸深威鳳迴香宸新鶯囀上林小松含
瑞露春翠易成陰 武德殿前
新栽小松

原賦晉傅元朝會賦曰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
之嘉會于是先期戒事衆官允敷萬國咸亨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闈闈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儼
嗟峨以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相者從容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
人齊列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束帛芟芟羔鴈邕邕獻贄奉璋人肅其容是時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
憑玉几正南面而聽朝平權衡平砥矢羣司百辟進詐納觴皇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燕進止有章六樂遞
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嘒嘒笙簧搏拊琴瑟以詠先皇雅歌內協頌聲外揚

原頌唐岑文本三元頌曰攝提改度孟陬順紀歸餘既終獻歲方始乃詔司存命掌故考憲章修法度三朝之
禮畢陳九賓之儀咸具庭燎晃以颺舉明燈燦以星布爾乃月正元日節應勾芒浮祥煙而泛佳氣闈闈闔而
敞德陽虞賓光於列位呼韓廁於班行百僚濟濟萬國皇皇腰金鳴玉執贄奉璋內自畿甸外被要荒輪駉王
會納貢職方司儀之職無替臚人之列有章既伸曉於宸極亦矯首於巖廊猶川流之歸海若湛露之晞陽張
崇牙設祝敵陳鼎食列樽俎桂桓肅而爲衛戈鋌森以齊舉五輅接軫九旗揚旆羽蓋威蕤雲車晡藹發聲明
於文物備威儀於冠帶

原表魏陳王曹植請赴元正表曰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又謝得入表曰不世
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仰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日希庭燎心存泰極

元正冬至朝賀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高帝十月定泰遂爲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

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幟傳云趨殿下部中央陸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臚句傳則周禮九賓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

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震恐肅敬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

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

正朝大會諸侯說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

月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帝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

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有虎通曰

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贊起居

日食后之喪兩常服失容並廢朝

注善與帝長執建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

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階位朝賀百蠻朝貢酒畢郎計史皆陛觀庭

人執法陛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或頭偏脛階前向後左右中即持位東南羽林虎賁羽林東北五

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樂樂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徹行出單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

畫屋朱梁玉階金柱魏文帝受禪後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禮殿青帷以為門設

樂饗食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

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

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贊郎下至計

吏皆入立其次其陞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

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蕃王奉璧拜賀謁

者引上殿皇帝興王再拜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前復再拜成禮下殿復故位又贊太尉公特進向奴南單于金

紫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奉璧皮帛羔鴈雉拜賀引上殿如蕃王儀成禮復故位大行令贊以贊授贊

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畫漏六刻謁者引

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酒跪授侍中謁者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

歲壽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還本位侍中中書令尚書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進御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太官令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投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乃行百官飯食畢太樂令跪請進備以次作鼓吹又跪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

未盡七刻謂之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

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略下王公

上正朝元會設白獸罇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罇飲酒

罇蓋施白虎形以名焉宋因晉制無所改異唯朝至

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略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闕禁衛嚴有司各

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罇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

奏外辨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鳥升座御前

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劍鳥升殿席南奉贊珪璧禮畢下殿納鳥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徒珪璧於東廂

帝與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

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黃甘棗二品以上尚書駟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

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罇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

行與會則劍履升座會訖先與天監六年詔元日朝畢御座南面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

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

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贊珪璧量付所司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親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尚書主客曹郎既冢

宰隸職今元日五等真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鳥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集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

事人發白獸樽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

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

階下勳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諸職長尺三寸廣一尺黃塗錦上寫詔書會日侍中慰勞郡

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讀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問疾苦又班五條

正身愛人去曉賊擇良吏正法獄平德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勤率田桑植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一曰政

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牧漢有以自給四曰長史浮華奉客以求小名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隋制正旦

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劔升賀降階帶劔復位而

拜有司奉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

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一舞蹈三稱萬歲進食畢奏樂伎宴罷皇帝乘輿以入 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

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因

敕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天寶二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至敕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

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園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至宜以次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六載十二

月敕諸道差使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於禮全乖自今應賀正使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

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時同進永泰二年十一月詔冬至至令有司祭南郊復於含元殿受朝賀建

中二年十一月敕以冬至日受朝賀 **宋會要**元日五月朔冬至至大朝會其日將士填街列黃麾仗於庭百

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嚴辦鳴鞭宮垂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袞冕御輿以出即御座在位官拜舞太

尉奏稱賀中書令門下侍郎奏諸方鎮表及祥瑞戶禮部奏諸州諸番貢物司天監奏雲物祥瑞禮畢撞鞀賓

之鐘左五鐘皆應仗列如舊以俟上壽百僚朝服立皇帝服通天絳紗御輿以出百僚拜舞太尉執爵跪進稱

千萬歲壽三爵而起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僚再拜退其登歌則甘露嘉禾瑞木成文之曲宮垂則奏

正安乾安之樂舞則盛德升聞天下大定酒行三周皇帝御輿入 遼穆宗即位正旦朝賀臣僚并諸國使昧

爽入朝奏班齊皇帝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訖引契丹臣僚東洞門入引漢人臣僚并諸國使西洞門入合

班舞蹈五拜鞠躬平身引親王東階上殿欄內褥位俯伏跪自通全銜臣某等祝壽訖俯伏興退引東階下殿

淵監類函 卷一百五十五 禮儀部 元正冬至朝賀

復位舞蹈五拜畢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敕班首以下聽制訖再拜鞠躬宣徽傳宣云履端之慶與公等共之舍人贊謝宣諭拜舞蹈五拜贊各祇候分班引出引班首西階上殿奏表目訖教坊起居賀十二拜畢贊各祇候引契丹漢人臣僚并諸國使東西洞門入合班再拜贊進酒引親王東階上殿就欄內褥位搯笏執臺瓊進酒訖退復褥位置臺瓊出笏少前俯伏自通全銜臣某等謹進千萬歲壽酒俯伏興退復褥位與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侯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旨親王以下再拜如初儀傳宣飲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舍人贊謝宣諭如初贊各祇候親王搯笏執臺瓊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飲酒教坊奏樂殿上下臣僚皆拜呼萬歲贊各祇候樂止教坊再拜皇帝卒飲親王進受瓊復褥位置臺瓊出笏搯臣僚合班引親王東階下殿復位鞠躬再拜贊各祇候分班引出皇帝起 金元且聖誕上壽皇帝陞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各復位立舍人引皇太子并臣僚使客合班入至丹墀舞蹈五拜平立閣使奏諸道來自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引皇太子升殿褥位搯笏捧瓊盤進酒皇帝受置於案皇太子退復褥位轉盤與執事者出笏二閣使齊折入欄子內拜跪致辭云元正啓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若聖節則云萬壽令節謹上壽厄伏願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歲祝畢拜興復褥位同殿下臣僚皆再拜宣徽使稱有制在位皆再拜宣答曰履新上壽與卿等內外同慶聖節則曰得卿壽酒與卿等內外同慶詞畢舞蹈五拜齊立皇太子搯笏執盤臣僚分班教坊奏樂皇帝舉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皇太子受虛瓊退立褥位轉盤瓊與執事者出笏左下殿樂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分引與宴官上殿次引宋國人從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唱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各祇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人從如上儀畢分引左右廊立御果牀入進酒皇帝飲則坐宴侍立臣皆再拜進酒官接瓊還位坐宴官再拜復坐行酒傳宣立飲訖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三瓊致語搯臣使并從人立誦口號畢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七瓊曲將終搯從人立再拜畢引出閣曲時搯臣使起再拜下殿果牀出至丹墀合班謝宴舞蹈五拜贊各祇候分引出 元史元正受朝儀前期三日習儀於聖壽萬安寺前二日陳設於殿庭至期大昕皇帝出閣陞鞦韆三至大明殿外侍儀使導駕時引進使同內侍官引官人擎執導從入至皇后宮庭內侍入啓皇后出閣陞鞦韆至殿東門外兩宮升御榻鳴

鞭三司晨報時雜唱畢尚引殿前班起居拜舞叩頭山呼各分立俟后妃諸王駙馬以次賀獻禮畢典引引丞相以下起居拜舞叩頭山呼侍儀使請丞相進酒樂工登歌曲終丞相祝贊曰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萬歲壽宣徵使答曰如所祝尚醞官以觴授丞相丞相播笏奉觴北面立教坊奏樂丞相進酒畢樂止禮部官押進奏表章禮物二案至橫階下進讀表章官等齊跪宣表目讀禮物舍人跪讀禮物目拜舞叩頭山呼僧道耆老外國番客以次而賀禮畢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宴饗殿上侍儀使引丞相相等陞殿侍宴四品以上賜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賜酒於日精月華二門之下宴畢鳴鞭侍儀使導駕引進使導后還寢殿如來儀 明洪武元年令正旦冬至及壽旦各衙門不許於寺觀行香其萬歲牌不許復設凡遇大朝賀除已習儀及具服官員許入班其餘便服人員止於午門外行禮執事官於華蓋殿行禮披甲帶刀侍衛之人免拜五府六部等官於殿內侍立今皆入班奏事止於華蓋殿二十四年令禮官置百官朝班序牌大書品級列丹墀左右木柵之上文武百官照品序立侍班二十六年定萬壽聖節百官朝賀儀正旦冬至同後嘉靖三定儀亦與正旦冬至同但鴻臚加設玉帛案二於殿內簾前朝班序立

元正冬至朝賀二

增慶會南史元正慶會國之大禮受朝張齊賢傳令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遠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漢儀晉書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

石以上升晉禮瑞雪南史本紀正月朔華雪降祥煙薛逢元日觀仗詩曉曉初日辛盤丁謂元日

殿稱萬歲散為六出上祝以為瑞祥煙照樓臺漢儀仗詩曉曉初日辛盤丁謂元日

五辛盤殿稱萬歲祥煙照樓臺漢儀仗詩曉曉初日辛盤丁謂元日

辰未明庭際設文物充庭立仗國史補謂之火城宰相至火城則撲滅避之曉照晉書樂志元正受

充庭禮儀志隋梁闕元會庭立仗國史補謂之火城宰相至火城則撲滅避之曉照晉書樂志元正受

高含御經於太極殿中華門晉禮千官孫巨源元日詩天顏入曙萬國亨傅元朝會賦定元正受

獻贊奉后德遜海內未同受圖籍班固東都賦春正千官喜日色迎春萬物如陪朝賀後漢書禮志正月元且天

大夫百官各陪朝賀排正仗風土歲時記元日天子受朝賀謂之排正仗冬至謂之排冬仗百官皆依朝服

而朝服古樂惟冬正會為然如不設華燈晉書禮志元日天子受朝賀謂之排正仗冬至謂之排冬仗百官皆依朝服

天同休臣等謹休氣氤氳歐陽修元日陪早朝詩和風讀令布政朝注說經奪席旦朝賀光武令羣

元正冬至朝賀

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雖奪其席以益通者或恐遂奪五十餘席

元正冬至朝賀三

表明李梅亭賀元會表曰元會藏儀仗入龍樓之曉孟陬占象曆新鳳紀之編彝夏來同堪與協慶恭惟皇帝陛下秉乾之健出震而亨孝備愛欽泱三宮之和氣書頌寬大轉四海之仁風於萬斯年自今伊始臣久違班著傲布藩條春見曰朝徒想北辰之拱閏餘成歲敢稽東作之平 王耀軒賀元正表曰春王正月肇稱獻歲之儀天子萬年增衍泰元之策永膺多福敷錫庶民恭惟皇帝陛下道體泰亨德儀震動太歲在酉民益富於酒漿休命用申化愈張於琴瑟嘉與林林之衆茂臻堪堪之棋臣承惠守藩馳心戀闕讀離騷賦既逢湘水之孟陬奉寬大書願布楚鄉之農事 趙南塘賀元正表曰正月始和著於甲令三朝大會盛在寅杓惟聖憲天如春澤物恭惟皇帝陛下儲神蠖渥受命穆清井鉞參旗戡師千而不試箕風畢雨被豐澤以惟均聲乘蒼陸之規增受紫壇之策臣望京浸遠戀闕滋深周衛設九賓之臚莫陪下列甘泉受羣吏之計惟詠昌期 李梅亭賀冬至表曰七年而得攝提契元封之至日八能之合前殿闡太極之治朝審知有臨福祿來萃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淵懿剛健粹精問寢龍樓謹冬温之定省疏恩鳳檢廣春育之涵濡迎神策於泰元薰嘉生之叶氣臣宅西乘障拱北傾心自顧孤桐難旅周官之琴瑟幸舒一線當圖蜀郡之袴襦 陳寶臆代皇弟賀冬至表曰璿杓插子復初見於天心玉曆標冬觀首書於雲物歡騰四表慶斬九重恭惟皇帝陛下發育功深裁成道妙御圖六稔久迎化日之舒長課歷萬年又兆陽春之駘蕩屬唐宮之添線稱舜殿之垂裳不老乾坤無窮宇宙臣叨陪近屬欣際大君喜溢漢觴共仰龍顏之粹穆福綿周鼎庶同麟趾之阜安

執贊一

原六幣 五玉 周禮云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

鎮圭 桓圭 穀璧 蒲璧 圭伯執大宗伯云又執鎮圭以執圭侯執信

孤執皮帛 士用雉 周禮云孤執皮帛士用雉大夫用皮帛士用雉

章物 告虔 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饋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紳皮虎豹皮鳥如今雙色縐也儀禮云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帛左

五瑞 三帛 尚書稱五瑞既用於四瑞於五后注斬也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 皮帶 布維 異曰

今王侯朝賀以著壁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 無衰 不趨 禮記曰無辭不相接無禮 凡執見者

不趨容彌 注不趨主儀也 襄仲辭玉 晉文絕幣 素伯使西乞術來聘 襄仲辭玉曰重之 晉書文帝以聘

有幣為煩 謂絕其禮論從之皇甫諡對曰 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而幸歷代之制

執贄二 致誠 白虎通云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實也 致已質誠也 公侯以玉

致敬 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致敬也 天子也 曲禮云凡贄天子會諸侯主卿羔大夫以馬贄者取其飛成行止

成列也 士以野雞為贄者取其不可 天子也 曲禮云凡贄天子會諸侯主卿羔大夫以馬贄者取其飛成行止

神用 天子圭 儀禮大圭半寸博九寸 玉作六瑞 周禮大宗伯職云以玉作六瑞 禽作六贄 又云以禽

等諸臣 鄭注云贄之言 執羔執雁 又云卿執羔大夫執雁 鄭注云羔小羊 執雉執雞 又云士執雉庶人執

其不乘 運雞取 藩國貴寶 又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畜贄獻白狼白鹿是也

婦人脯脩 鄭注云婦人之贄 捫條脯棗栗 纁籍五采 周禮典瑞職云玉搯大圭 奠圭於纁 儀禮纁衣

於纁也 纁衣 婦人無外事 儀禮曲禮云野外軍中無贄以纁於矢可也 鄭注云非為 堂上不受 儀禮士振見

門左主人 再拜受贄于堂上人君禮然 壞奠 曰飲 奠奠 纁籍上公恒圭 觀禮 觀禮之廣柔如玉大小為衣

晉禮 贊公璧中二千石 有圭有璋 朝聘有圭享廟有璋 三采三就 周禮公執桓圭 大夫執桓圭 三采三就

為一就也 藉玉以藻 注藻所以藉玉 飾羔以繪 衣之以布而畫也 受贄於庭 再拜送贄 還贄於門

儀禮士見大夫 終辭其贄於其入也 一拜正禮送再拜奠賓也 宥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臣爾大夫於士 不出迎入一拜正禮送再拜奠賓也 宥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五

盟會一

盟 割牲歃血以結信也春秋諸侯會盟割牲歃血主盟者執牛耳掘坎埋牲加載書而埋之言使背盟者如此牛也正字通 **原** 周官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

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供其性而致焉 **增** 周禮

時見曰會 又大行人職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原** 尚書曰惟十三年大會於孟津王曰我友邦冢君越我御

事庶士明聽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涵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爾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 又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

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

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增** 尚書甘誓曰大戰於甘乃

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子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又泰誓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原** 左傳

曰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

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又曰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

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

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虺入盟子良出質 又曰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又曰諸侯伐鄭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疆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簡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踣其國家

左傳

曰陳五父如鄭蒞盟歆如忘薛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又子犯以辟投公子曰臣負

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辟于河 又晉士燮

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安危備救凶患交贊往來道路無壅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無克胙國 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 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 又諸侯伐鄭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

乃行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

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

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

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

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乃盟而還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于

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田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

可乎固請釋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

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

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

荀盈遂如楚淮盟 又會于號尋宋之盟也 祁午謂趙文子曰 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晉之恥也 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泰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 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藎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 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 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 王曰 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 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 王問其故對曰 禮吾未見者有六焉 又何以規 又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 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 吳子辭乃還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幃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次於衛地叔肸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 錦曰 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 晉有羊舌肸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 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 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 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

主盟懼有不洽奉承齊轍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又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鼂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鼂將長祭于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縉棹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蔡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闞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爾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

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昔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又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
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
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又魯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
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又吳微會于衛初衛人
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
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
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說乃
舍衛侯 又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國語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
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
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
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又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闞為深溝通齊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轍行百行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車白羽之增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旂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增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增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玉乃乘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鉞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昔命圭有命國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環厭竟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標劔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譬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滹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聞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滹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既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頭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慊為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

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穀梁傳曰葵丘之盟東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曰

母雍泉母訖糴母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事 又漢梁之會諸侯失政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

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南赤北黑

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原史記曰

吳起東遊衛郭門與其母訣鬻指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注又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

楚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若錐處囊中其末立

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先生不能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

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洩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洩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洩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圍

之衆王之命懸于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百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

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

謹奉社稷而從遂奉銅盤而跪進之遂定從於殿上 原漢書曰高后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

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注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太守張超請洪為

功曹與西至陳留見兄選計事選與語大奇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

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 原晉書曰祖逖字士雅范陽遼人也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

州刺史渡江中流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晉王羲之為會稽內史稱疾去郡于父墓自誓

曰義之不天夙遭閔凶遂因人乏蒙國寵榮每仰詠老氏周任之戒常恐斯亡無日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

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

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容信誓之誠有如皎日 注孫卿子曰盟詛不及五帝誓誥不及三王交質

不及五伯 鄭思肖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忠曰檄 晏子春

秋曰崔杼弑莊公盟于國者戰鈞其頸劍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于山

命懸于厨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盟會二

原 泣牲也曲禮約信曰誓澁牲曰盟解注澁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也
陳牲 齊語桓公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貴也
周信 結信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詩之荒成不盟注曰荒為

崇德 左傳管仲言於齊侯曰大合諸侯以崇德也君盟誓矣而列姦作而不記非宋寺人柳有窶太子於下之故也
命政 則禮天行之成也

盟 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
掌盟法 周禮司盟掌三盟之法
作盟辭 賈曰盟視制信盟注載辭為辭而載之信于以與

禮 之經左傳會于商任細祭氏也齊侯南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
信 之要也晉為盟主矣
著昭明 左傳詳割牛耳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玉敦宗鄭注敦樂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鐘

執牛耳 左傳晉師割牛耳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對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珠玉以為飾古者以鐘
衛社稷 又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社稷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謀王室以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也

討不庭 詳盟
詛不信 盟周禮詳犯不善為不祥孔子曰盟將告神祀之為不善也
背不祥 又劉康公微成將

盟 而欺大國此必貶背盟不詳欺
祈明神 周禮司盟既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祈酒脯鄭注使

子 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
賦既醉 醉叔向曰蒞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

君 命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寡君子為君介以養民政其馬牲杜若也
賦角弓 享之晉侯使輸宜于季武子

拜 曰敢拜子之親結敵邑寡君有望矣注角弓詩
吳晉爭長 詳盟
晉楚爭盟 左傳臧宣叔令餘賦結完具

小 楚爭盟齊師必至難晉人伐齊楚必殺
師徒不煩 詳盟
煩言莫治 詳盟
豈敢背之 左傳楚子伐于孔子

之 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吾無盟矣 詳盟
丹書白馬 漢書廣中如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朱祭玉敦 詳盟
持職待事 曲禮

言 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
桂桓再重 注桂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筆 注謂從于會同
有禮庇民 詳盟
桂桓再重 注桂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筆 注謂從于會同
有禮庇民 詳盟
桂桓再重 注桂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筆 注謂從于會同
有禮庇民 詳盟
桂桓再重 注桂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筆 注謂從于會同
有禮庇民 詳盟
桂桓再重 注桂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筆 注謂從于會同
有禮庇民 詳盟
桂桓再重 注桂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筆 注謂從于會同
有禮庇民 詳盟
桂桓再重 注桂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

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也社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詳貳
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也社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詳貳
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也社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詳貳

盟會三

恤舊救凶詳盟

大無侵小又諸侯盟于晉

夷不亂華詳盟

文吳孫權與蜀盟文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九州輻裂普天無繼

及曹丕偷取天位而子叡么麼尋亦凶逆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于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擒其徒

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灾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創禍

先亂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曰天不靖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

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鹵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

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慮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

岳臣礪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隕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

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明神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而臣等

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遠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歆盟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剪夷二寇有加難於

琨礪必救加難於礪琨亦如之縷繆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

遺育 晉庾闕為郝卓騎討蘇峻盟文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

焚掠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厄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

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戮力

一心共剪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媿黃泉 陳沈炯為

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曰侯景戎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收移我廟社誅鋤我郡縣

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

禮儀部 盟會 饗燕

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蹙朝廷剝肝斷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寇手大行皇帝温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辯等荷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冤之寄摩頂至踵之恩能不瀝膽抽腸共誅姦逆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湘東王嗣膺鴻業以主郊祀若一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是謚是詰

饗燕一

原周官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毛詩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又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 韓詩不脫履而即席謂之禮跪而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閉門不出謂之酒 禮記

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註云以詩之義明賓主之禮 又曰諸侯宴禮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禮**禮燕義曰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

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敵之義也 周禮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侯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

一問一勞諸男如子禮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 又司儀王燕則諸侯毛 朝事 親親上燕則 又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 又鐘師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又外饗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

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又酒正共賓客之禮酒凡饗士庶子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儀禮燕禮

工歌鹿鳴四牲皇皇者華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奏陔遂出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原**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城弓矢千以覺報

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又曰衛侯宴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甯子曰苦成叔家其

七乎古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今夫子做取禍之道也 **莊公十八年春** 魏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

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國語晉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烝范子私

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 即享也 親戚宴饗則有殺

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戎翟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

舌人體委與之 象齊之官也 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亦無遜其馨香擇其柔嘉潔

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簋簠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暴燬其被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於是

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全不忘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魯

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再拜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

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所敢與聞也 晉語公子如楚楚成王

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帝王世紀**曰堯見舜于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 **漢書**曰高祖五年夏六

月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攻城略地所降者因

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者也羣臣悅服 **高祖十二年**上破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

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歌大風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

請上留止張 注張晏曰張帷帳也 飲三日 **通典**漢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

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辟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

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燕享大作樂 漢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享罷

衛士 漢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飛集于庭 漢王式傳江公爲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

如淳曰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漢昭帝紀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

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漢文帝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酺五日 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酺賜得令會聚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景帝後

酺五日 飲食五日也顏師古曰酺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

禮儀部 饗燕

禮儀部 饗燕

元年夏大酺五日武帝元光二年九月令民大酺五日元朔三年秋令民大酺五日元鼎元年夏五月大酺五日太初二年三月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太始三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昭帝元鳳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令天下酺五日宣帝五鳳三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五日

原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年幸汝南頓丘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年

增建武六年二月山東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十年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大享將士班勞策勳漢明帝永平二年十月有事十一陵會郡縣吏勞

賜作樂十年閏月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鄴勞享守令以下十月幸長安又幸長平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和帝永元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柴岱宗癸巳勞賜郡縣作樂十月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順帝永和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守尉官屬勞賜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巳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有差

原魏志曰文帝爲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享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幸壽春巳未大耀兵享六軍

增晉書禮志曰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贊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享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正書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宋書禮志曰正旦元會設白虎尊于殿庭尊蓋上施白虎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着遠遊冠絳紗袍登輿

至承華門前設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少傅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唐高祖武德三年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

五月辛卯秦王凱旋獻捷太廟帝置酒高會六年丁酉宴東征官僚奏九部樂帝親舉酒屬百官巳酉大會東征將事奏九部樂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藉田都城酺三日上御五鳳樓酺宴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七月巳巳大赦賜民酺三日二十七年二月巳巳上尊號賜酺五日玉海曰貞元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錫之簡文士應制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等四人爲上觀

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字相詩不加考第六年二月戊辰朔百官以中和節宴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三月庚子又宴九年二月庚戌朔初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僚十一年上

已賜宴曲江十四年上已賜宴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特令與宰相同榻而食元和二年上已賜宴曲江亭 貞元十二年二月已卯以寒食御麟德殿之東亭內宴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名臣仍紀其嘉言

善行題於下宰臣各賜錦綵百銀瓶盤一具 十四年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寮于東西廂初奏破陳樂舞徧奏九部樂先是上製中和樂舞曲至是日奏之上賦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八韵令皇太子

書詩云紫殿初建列形處廣樂張成功歸龍翔致政賴忠良 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至京師帝既還宮每間日宴勳臣于麟德殿必親閱酒

饌盛陳音樂其所珍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貞元四年二月戊戌麟德殿觀宰臣晟燧及諸將會鞠三月甲寅宴百僚于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舞馬帝製序及詩賜羣臣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

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曲江又寒食宴宰相于麟德殿 元和十三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凡三日頒賜有差十四年三月丁酉上以齊魯初平宴羣臣于麟德殿賜物有差 元和十五年六月癸巳皇太后

歸興慶宮穆宗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 宋建隆元年八月庚午宴近臣于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 元年九月辛丑宴近臣于萬春殿後九日又宴于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 太平興國二

年正月戊辰御講武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始分甲次庚午試諸科賜綠袍靴笏錫宴開寶寺為詩一章賜之 唐時禮部放榜後釀飲曲江號開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為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

盛三年九月甲申朝試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為準賜胡旦以下及第又賜綠袍靴笏自此為定制乙酉賜諸科及第始賜宴于迎春苑八年三月丙子賜王世則等及第四月辛卯朔始就瓊林苑賜宴紹興十七年

十一月禮部侍郎周執羔請舉行舊制賜開喜宴于禮部貢院十八年六月三日就宴賜御書儒行篇 雍熙元年十二月乙酉詔賜大酺三日二十一日丙申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召耆老

列坐樓下賜酒食二十二日丁酉賜羣臣宴于尚書省作詩二首以賜羣臣獻歌詩賦頌者數十人並付史館

酺飲起自于秦泰法三人已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史氏會飲過則禁之魏晉以後無開馬唐景雲開元天寶開會舉行之至是郊裡大慶故有是詔 景德四年二月己巳次西京

七日甲戌賜西京醮三日十七日甲申御五鳳樓觀醮乙酉又御樓三日近臣預坐樓前設露臺奏教坊樂端
門內爲山車二每車前後設樂凡四部旱船四每船設樂一部凡六部樂作東西迭進召洛陽父老五百人坐
樓下賜飲 祥符四年三月十六日己丑御五鳳樓觀醮十八日復御樓觀醮庚寅作西京大醮七言詩二
首 祥符元年正月庚寅有司上都亭驛醮宴會圖二月壬辰朔御乾元門觀醮召從臣與坐二年三月十六
日辛未御乾元樓觀醮壬申上作觀醮五言詩賜百官四月癸巳晏殊獻大醮賦召學士院命爲集賢校理四
年九月二十五日癸巳御乾元樓觀醮大合樂二十五日乙未復賜醮宴百官于錫慶院宗室于相王宮作大
醮五言詩賜羣臣和丙申又作五言詩賜相王元偓以下和六年二月六日戊辰御乾元樓觀醮己巳宴百官
于錫慶院帝作大醮七言詩羣臣皆和七年十一月十日壬辰御乾元門觀醮者五日是日近臣咸與宴京畿
父老于樓下賜絲袍茶絹日有五色暈慶雲見癸巳帝作七言詩羣臣咸和 祥符元年二月丙申直史館陳
越上大醮頌集賢校理張象中秘閣校理劉子儀評事宋綬並上大醮詩賦詔付史館 祥符七年正月二十
日己酉朝謁太清宮畢亳州應天府各賜醮三日賜亳州樓名曰奉元均慶應天府曰重熙頌慶二十三日庚
戌御奉元均慶樓觀醮從臣與坐宴父老于樓下設山車百戲聽民縱觀二十四日辛亥復御樓賜宴帝作大
醮五言勸酒七言賜王旦等二十六日復觀醮二十九日丙辰御重熙頌慶樓觀醮上作應天府駐蹕五七言
詩四首示近臣 天禧元年二月三日壬申御正陽門即乾元門也觀醮大合樂癸酉宴百官于錫慶院帝作景靈
宮慶成賜醮七言詩賜之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庚辰御正陽門樓觀醮翌日宴百官宗室帝作大醮七言十韻
詩勸酒四韻詩分賜之壬午上御樓觀醮宴是日慶雲見于樓上日生赤黃珎四年十月五日壬午正陽門觀
醮凡五日翌日癸未宴百官宗室帝作七言詩賜之五年三月六日辛巳御正陽門觀醮皇太子近臣並與壬
午復御樓凡四日 元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羣臣于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年九歲立侍于御座之側左僕
射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命珪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王未出閣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熙寧二年八
月四日以兩朝實錄成宴近臣于垂拱殿元豐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兩朝國史成宴垂拱殿 淳熙二年五月
辛卯賜輔臣宴于澄碧在苑中上曰朕嘗觀無逸篇真後世龜鑑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又汎論用人不可分別

黨與須當盡公又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今日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絲竹管絃葉衡等各起謝 金史曲宴儀皇帝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寮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出班謝宴舞蹈五拜各上殿祇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寮右出次引宋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立官並再拜接盞畢候進酒官到當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聞鼓笛時指臣使并人從立口號絕坐宴并侍立官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坊謝恩畢指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閣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人從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閣坐果床入坐立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指從人至位再拜引出聞曲時指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謝宴舞蹈五拜分引出 遼史曲宴宋使儀昧爽臣寮入朝宋使至幕次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皆如初見之儀宋使副綴翰林學士班東洞門入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寮臣某以下起居七拜謝宣召赴宴致詞訖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祇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寮使副及方苗朵殿應坐臣寮並於西階上殿就位立其餘不應坐臣寮並於西洞門出勾從人入起居謝賜宴兩廊立如初見之儀二人監琰教坊再拜贊各上殿祇候御牀入大臣進酒舍人閣使贊拜行酒皆如初見之儀次行方苗朵殿臣僚酒傳宣飲盡如常儀殿上酒一行畢兩廊從人行酒如初上殿行餅茶畢教坊致語指臣僚使副并廊下從人皆起立候口號絕指臣僚等皆鞠躬贊拜殿上應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贊廊下從人拜亦如之歇宴指臣僚起立御床出皇帝起入閣引臣僚東西階下殿還幕次內賜花承受官引從人出賜花亦如之簪花畢引從人復兩廊位立次引臣僚使副兩洞門入復殿上位立皇帝出閣復坐御床入指應坐臣僚使副及侍立臣僚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贊兩廊從人亦如之行單茶行酒行膳行果殿上酒九行使相樂曲聲絕指兩廊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好去承受引出曲破殿上臣僚使副皆起立贊拜稱萬歲贊各祇候引臣僚使副東西階下殿契丹班謝宴出漢人并使副班謝宴舞蹈五拜畢贊各好去引出畢報閣門無事皇帝起 元史元正受朝儀

僧道耆老外國蕃客以次而賀禮畢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宴饗殿上侍儀使引丞相等陞殿侍宴凡大宴馬不過一羊雖多必以獸人所獻之鮮及脯鱸折其數之半預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質孫四品以上賜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賜酒于日精月華二門之下宴畢鳴鞭三侍儀使導駕還寢殿如來儀

饗燕二

原賦湛露 歌大風 洪恩 渥惠 金嘉 玉觴 華尊 羽爵 芳餼

甘醴 潘尼詩聖朝命方在爪牙同此都皇儲延駕受設饌送遠賓維應今日宴具惟廊廊臣置酒宣獻庭擊

實會廣生明細煇炎光清歌擊妙馨蕙 劉楨詩昔我從元后暨穹至南脚過彼豐海都與君共翔朝家

舞在中室金碧含甘醴羽鶴行無方 劉楨詩昔我從元后暨穹至南脚過彼豐海都與君共翔朝家

會來升君子室華尊享清醴珍肴目盈溫 魏文帝詩良辰初筵 布惠 發德 阮瑀詩陽春和氣動賢主

高構極歡娛道天拂景雲俯臨中外奉時珍五 嘉宴 樂飲 王宣終事華林園詩情晉淵端以大庖妙饌永年 時序休奕

味風兩集杯酌若浮雲 下詳饗一 親賓客 燕朋友 蓮豆踐

宴會詩日之既逝情亦既暹賓委餘 協典禮 觀威儀 見國語詳饗燕 並詳饗一

尊俎陳 毛詩釀酒有行蓬豆如玉 張華詩瞻 親賓客 燕朋友 蓮豆踐

天子當陽 左傳審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 公尸燕飲 大雅爾酒既清爾飯既馨公尸燕

般飲與樂尸 象武 左傳王使周公來聘享嘉穀饗陸虎豹以獻其辭吾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

文也璧虎形 飽德 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傳既先後及歸組之類 胥樂 魯頌振振鷺于下鼓咽咽

以象虎也 燕喜 雅雅而歸于燕喜既多禮樂之則歡福也鄭箋吉甫既伐 明君臣 禮詩義屬古

白之士唱嘯鼓節也 燕喜 雅雅而歸于燕喜既多禮樂之則歡福也鄭箋吉甫既伐 明君臣 禮詩義屬古

也必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美也謹按 設賓主 注設賓主者飲酒之禮也鄭 仁賓客 禮仲尼燕居篇射

此者所以全善之禮所以仁賓客食享存仁者存也凡存 明貴賤 禮于以次就位于下所以明貴賤也 燕羣

后王濟從事華林詩贊執有秩序 會羣臣 晉起居注太康元年五月吳 饗大陵 鄭神云昔夏后 會上池

竹書紀年于池請夷人舞 飲渌水 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渌水今濟陰縣 饗楚丘 左傳楚丘請以康林

門再保備會于池請夷人舞 飲渌水 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渌水今濟陰縣 饗楚丘 左傳楚丘請以康林

王禮記注侯宋魯于是禮禮魯有除樂實樂用

包豎毛詩其後維何包豎魚其鼓維何維箭及蒲深蒲也

既有肥矜諸侯謂木篇既有肥矜以迷諸父毛傳矜未成召也天子謂同姓諸侯

酒百壺又韓奕篇韓侯出祖其宿在屠顯父錢之清酒百壺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酒清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爵盈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行禮也

禮儀部 饗燕

嘉樂不野合君苟無禮雖美不出門 禮容有容色 禮食左傳晉侯以饗

具禮 作詩 王克殷而作此詩也 以爲賦飲名之曰支也 昔武 答賦 左傳華定來聘

食也 昭子曰必亡安語之不 具百物 則具十有二牢 無具百物 用祭器 禮表記孔子曰

則用之謂 辭上享 左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臣威侯司也 有天子戎之二守 王臣國高 上卿之禮

武子曰得親不過三獻 今豆有加以下 臣弗堪 無 加宴好 禮之加宴好 助歡敬 慎公晉侯朝

物所以助敬也 東帛 儼皮 主人 餼賓 餼賜 加膳 膳加膳 則飲賜也 趙孟爲客 趙孟爲客

晉侯命 侑 晉侯命 侑 侯侑 註命 侯侑 註命 侯侑 註命 侯侑 註命 侯侑 註命 侯侑 註命

酒 攝 新井 而 崇 焉 十 日 審 戒 召 仲 至 公 執 爵 也 人 執 食饗之禮 禮記食饗之禮非致

審財用六日幣帛之式 謂用財 成而加敏 齊國莊子來聘 自郊勞至 樂且有儀 詩 異姓爲賓

無相賓之道 君子維宴 詩 堯酒千鐘 孔叢 臣宴三爵 左傳臣侍君宴 肅穆之容 皇情 嘉好之事

於焉嘉客 詩所謂伊人 莫不令儀 詩 將以講事 國語夫王公立成禮 孫子必亡 肅穆之容

相儀 左傳公如楚 孟僖子相不 甚弘不沒 宴以合好 歲飲不倦 孫子必亡 肅穆之容

尊 促席 是崇嘉事 合慎令儀 加旣得旣 爲歡則歡 重其好貨 飲以顯物 示物 列有楚之蓮

命承筐之旣 陳旣臧之般 酌成禮之酒 備施氏之禮 加晉侯之蓮 命示慈之宴 加有踐之蓮

實飲食以合歡 用歌舞而飾喜 賓宜敬于升階 禮且同于委巷 周文有在鎬之樂 漢武有濟汾

之歌 享以禮成是敦恭儉 賓由賢序必慎威儀 備乾示禮將省以威儀 體薦訓恭不專於醉飽 行

出門之恭拜迎而入 展至階之敬揖讓而升 周穆舉觴爲瑤池之宴 宴西 漢高擊筑爲沛人之歌 大風

一獻 左傳昭元年趙孟初孫豹曾大夫入于鄭 鄭伯歡享之 子皮或趙孟禮終趙孟賦 餼葉子皮遂成穆

九獻 見前楚 投壺 左傳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 孫子相投壺 晉侯先穆子子產曰武請于

舞劍 莊扶劍起舞 項伯亦扶劍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公 酒聖 色酒聖 泛華厄 醉侯 調帝言何事

君代典 舞劍 莊扶劍起舞 項伯亦扶劍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公 酒聖 色酒聖 泛華厄 醉侯 調帝言何事

君代典 舞劍 莊扶劍起舞 項伯亦扶劍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公 酒聖 色酒聖 泛華厄 醉侯 調帝言何事

君代典 舞劍 莊扶劍起舞 項伯亦扶劍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公 酒聖 色酒聖 泛華厄 醉侯 調帝言何事

講歸劉伶 身尊 禹膳 湯鼎 舜壺 穆姜出房 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歸

作醉侯 君以及嗣君端及未亡人先君德有望也 杜賈入寢 禮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鼓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杜賈入寢 禮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曰堂上北面坐飲之降鐘而出乎公呼而進之曰調飲曠何也曰調飲曠何也

志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曠飲曠也 曠飲曠也 曠飲曠也 曠飲曠也 曠飲曠也 曠飲曠也 曠飲曠也 曠飲曠也

錫宴嘉雨 得些樂官衣業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損得些陳設濕

歌風 大風 夫人執爵 而崇注 貴妃齋器 我下推麟州刺史韋雲起告裏叔反按訊無狀帝謂寂曰朕有

耳詔三貴地覆玉 宴長樂宮 生殿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置酒諸侍

帝曰吾乃今日知 宴同明殿 太子還武后召辭宴同明殿論曰使朕母子如初御亦預有力焉 學士得從

為皇帝之貴也 宴同明殿 太子還武后召辭宴同明殿論曰使朕母子如初御亦預有力焉 學士得從

時李適為學士夏宴葡萄園相賜學士櫻從 風憲不往 唐詩栖筠為任國風憲獨不往臺榭坊閣願

戲 范蜀公東齋遺事宋仁宗朝與侍臣賞花釣魚宴賦詩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上因命賦山水石頭出於

命却書銓定石頭探到明日日出詩 中使附語 李虛軍法 史記諸呂用事未虛侯章入侍高后燕飲令

願 漸源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辭且云 朱虛軍法 史記諸呂用事未虛侯章入侍高后燕飲令

此 六品下坐 宋理有大節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環階六品居下生易之語事環虛位損之曰公第一

六部新善果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環曰 元日大饗 盧鈞守廷以易之等內廢不名其官呼易之曰公第一

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卿之云 杜門讀書 晏殊嘗朝廷春宴杜門 期喪弗預 王方慶嘗以期

劉琦進宣武節度使時大享鐘進相舞珠翠 杜門讀書 晏殊嘗朝廷春宴杜門 期喪弗預 王方慶嘗以期

雲上覆 湛露下滋 陰陽為庖 造化為宰 殮元氣 酌太和 葆佾陳階 金匏在席 威奏翹舞 需

簫動郊詩 五莛之室 九几之室 大小定位 左右有扶 饗有嘉樂 宴有庭實 翠鳳棲梧 丹魚

舍和吐氣 路德詠仁 率禮無失 降福孔皆見玉佩

饗燕五

原詩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詩妙入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輒轉長苦辛 魏文帝於講堂作詩曰今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寧激新聲長笛吐清氣 又於譙作詩曰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劔自低昂 魏曹植公宴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鸞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又侍太子坐詩曰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水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又與丁翼詩曰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趙瑟揚東謳看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魏應瑒公宴詩曰巍巍主人德嘉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歡康促坐塞重帷傳滿騰羽觴 魏劉楨公宴詩曰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元夜相與復翺翔箏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樹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花菡萏溢金塘珍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魏王粲公宴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巵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魏陳琳公宴詩曰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元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晉荀勗從武帝華林園宴詩曰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及羣臣 其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觀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晉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曰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童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人生能幾何爲樂良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 又皇太子賜宴詩曰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貴

肆敬下臣孽彼先驅翻成嘉賓 又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
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祐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傍駭天畀仰澄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
篤其聖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暉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深天資玉裕 晉王讚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詩曰壺
壺聖廟繼明重體樂此棠棣其甘如養我有嘉宴以洽百禮煌煌同族蕩蕩王僚惟中惟外如瓊如瑤湛湛朝
雲德靡不覆元黃所綴文成綵綉政以神和樂以安泰一人有慶萬邦是祐 又侍皇太子餞楚淮南二王詩
曰於明聖晉仰統天緒易以明險簡以知阻研彼羣慮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祇承皇命暗離鑒親觀禮知盛皇
儲降會延于公姓瞻彼行役並憩同林分塗殊軌靡不同心 晉陸雲侍大將軍宴詩曰茫茫宇宙天地交泰
王在華堂式宴嘉會元暉峻朗翠雲崇霽卉冕振纓蕩服垂帶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俯
覲前客仰瞻玉容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宋鮑照侍宴覆舟山應詔詩曰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戒馳
路羽蓋矜宣遊神居既崇盛巖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梁王僧孺侍宴景陽樓詩曰金鋪鏤可
鏡桂棟儼臨雲霓均飲德服道驗朝聞詎論禹無間非取堯爲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羣 又侍宴詩曰
麗景屬春餘清陰澄夏首文枝隱脩徑回流影遙阜徒帷縹輕筠移鑿拂高柳去矣勞茂績勉哉服嘉誘小臣
良不材涓塵愧所守何用勝雕斲譬木良如朽 又侍宴詩曰回輿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
雲散蔓草巨巖垂高枝起天半回風稍驚水落光漸斜岸妙舞駐行雲清歌入曾漢醉顏暢有懌德音良已繁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沐道逢將聖飛鶴屬上賢仁風開美景瑞氣動飛烟秋樹翻黃葉寒池墮黑蓮承恩謝
命淺念報在身前 又侍宴詩曰副君時暇豫曾城聊近游清池寫飛閣疎樹出龍樓北陸冰方壯西園春欲
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然欣並命無以廁應劉 又宣猷堂侍湘東王宴詩曰陳王驂駕反副后西園
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洲桂巖逢暮序菊水值窮秋竹徑簫聲發桐門琴曲愁徒奉文成誦空知思若抽
又侍宴宣猷堂應令詩曰副君德將聖陳王才挾天歸來宴平樂置酒對林泉爐香雜山氣殿影入池連艷舞
時移節新歌屢上絃聽曲慚回顧思經徒欲眠 梁劉孝綽侍宴詩曰清宴延多士鴻漸濫微薄臨森出蕙樓
望辰躋茵閣上征切雲漢遠眺周京洛城寺鬱參差街衢空漠漠禁林寒氣晚方秋未搖落皇心重發志賦詩

追並作自昔承天寵於茲被人爵選言非綺納何以儷金甌 又侍宴詩曰茲堂乃峭嶠伏檻臨曲池樹中望
流承竹裏見攢枝欄高景難蔽岫隱雲易垂避迥逢休幸朱蹕曳青規丘山不可答墓藿空自知 又侍宴集
賢堂應令詩曰北閣時見啓西園又已開宮屬引鴻鸞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
坐陪瑶席網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醪壺人告漏晚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又陪徐僕射晚宴
於兒宅詩曰夫君追宴晷十日遞來過築室華池上開軒臨芰荷方塘交密篠對雷接繁柯景移林改色風去
水餘波洛城雖半掩愛客待驪歌 又擬劉楨應令詩曰副君西園宴陳王謁帝歸列位華池側文雅縱橫飛
小臣輕蟬翼侃諤相追置酒陪朝日淹留望夕霏 梁江淹擬魏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
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秋水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
城邑何用慰我心 北齊魏收月下秋宴詩曰此夕具言宴月照露方塗使星疑向蜀劔氣不關吳良交契金
石上客慰營蘇何必應劉輩還來遊鄴都 北齊楊訓羣公高宴詩曰中郎敷奏罷司隸坐朝歸開筵引貴客
饌玉對春暉塵起金吾騎香逐令君衣綠酒犀爲枕鳴琴寶作徵寸陰良可惜千金本易揮 陳後主晚宴文
思殿詩曰晚日落餘暉宵園翠蓋飛荷影侵池浪雲色入山扉螢光息復起暗鳥去翻歸樂極未言醉杯深猶
恨稀 又宴詹事陸繕省詩曰禁闥九重中宴賞三春日雲收山樹隱葉長宮槐密水綠已浮苔花舒正含實
又入隋侍宴應詔詩曰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陳徐陵侍宴詩曰園林才有
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豫下席應阮獨何人 陳江總賦得置酒殿上詩曰三清傳旨
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疎金箭羽箭響鐘石流泉灌金殿盛時不再得光景馳如電 入隋秋日侍
宴宴苑湖應詔詩曰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卮太液張紅旗照島
嶼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潤淮秋水氣涼霧開樓閣近日迴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鑄飲詎能方朽劣叨榮遇簪
笏奉周行 隋沈君道侍皇太子宴應令詩曰副君監撫暇禁苑暫停車水落金沙淺雲高玉葉疎隨廚白羽
駕逐釣紫鱗魚飽德良無已榮陪終宴餘 隋劉端和初春宴東堂應令詩曰容賞叶春芳開筵臨畫堂庭梅
飄早素簷柳變初黃八珍羅玉俎九醞湛金觴箏響流飛閣歌塵落妓行何必西園夜空承明月光 唐太宗

春日元武門宴羣臣詩曰韶光開今序淑氣動芳年駐輦華林側高宴柏梁前紫庭文樹滿丹墀袞絨連九夷
造瑤席五狄列瓊筵娛賓歌湛露廣樂奏鈞天盈尊浮綠醕雅曲韻朱絃粵余君萬國還慙總八埏庶幾保貞
固虛已厲求賢 又置酒坐飛閣詩曰高軒臨碧渚飛簷迥架空餘花攢漏檻殘柳散雕甍岸菊初含蕊園梨
始帶紅莫慮崑山暗還共盡杯中 又冬宵各爲四韻曰雕宮靜龍漏綺閣宴公侯珠簾燭燄動繡柱月光浮
塵起將歌發風傳與管迫瓊池任多士端床更何憂 虞世南侍宴賦韻得前應詔詩曰芬芳禁林晚容與桂
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燃綠野明斜日青山淡晚煙濫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張九齡和聖製南郊禮
畢酬宴詩曰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幸奏承雲樂同瞻湛露陽 杜正倫侍宴北門詩曰大君端辰暇睿賞
愜林泉開軒臨禁籞藉野列芳筵冬差歌管颺容裔羽旗懸玉池流若醴雲閣聚飛煙湛露晞堯日熏風入舜
絃大德侔元造微物荷陶甄謬陪瑤水宴仍厠柏梁篇闕名徒上月鄒辯詎談天旣喜光華旦還傷遲暮年猶
冀升中日簪裾奉肅然 薛曜正夜侍宴應詔詩曰重閣鐘漏通夕敞鳳皇宮雙闕祥煙裏千門明月中酒筵
浮湛露歌曲唱流風侍臣咸醉止恒慙恩遇崇 魏元忠侍宴銀潢宮應制詩曰別殿秋雲上離宮夏景移寒
風生玉樹涼氣下瑤池塹花仍吐葉崑木尚抽枝願奉南山壽千秋長若斯 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
終南山詩曰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峯繞瑞煙小臣持獻壽長此
戴堯天 蘇瓌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金闕平明宿霧收瑤池式宴俯清流瑞鳳飛來隨帝輦祥魚出戲躍王
舟帷齊綠樹當筵密蓋轉細荷接岸浮如臨竊比微臣懼若濟叨陪聖主遊 劉憲奉和春幸望春宮詩曰暮
春春色最便妍苑裡花開列御筵商山積翠臨城起滄水浮光共暮連鸞藏嫩葉歌相喚蝶碍芳叢舞不前歡
娛節物今如此願奉宸遊億萬年 馬懷素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積水逶迤逸貝城含虛皎鏡有餘清圖畫
曲榭連綬幕映日中塘勝綵旌賞洽猶聞簫管沸歡留更睹木蘭輕無勞海上尋仙客即有蓬萊在帝京
原賦魏曹植娛賓賦曰遂衍賓而高會丹帷擘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
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
餐聽仁風而忘憂兮美酒清而極甘 晉王沈宴嘉賓賦曰朝陽曜景天氣和平君臣合德禮儀孔明的羽騰

以交歡兮接恭敬以申誠嘉膳備其八珍兮絲竹獻其妙聲樂周徧舞金奏克諧鐘儀之聽南風是哀義感君子慨然永懷思我王度求福不回惟禮終而贊退兮寶繫心乎玉階 晉成公綏延賓賦曰延賓命客集我友生高談清宴講道研精間侃侃娛心肆情 隋薛道衡宴喜賦曰梁孝王帝子帝孫藉寵承恩名高西漢禮盛東蕃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逶迤而繞砌風清冷而入軒直凝神而回矚乃惆悵而興言顧謂枚乘曰予聞氣序環周人生并浮補天立地之聖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山莫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酸棗之觀荒疏蕪漫楚國陽雲之臺空見塵埃固可以縱志縱心以遊以逸窮宴樂于長夜混是非而爲一于時霜重庭蘭秋深氣寒橫長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團圓乃有丹墀縹碧柝館椒宮徘徊宛轉掩映玲瓏妖姬淑媛玉貌花叢織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空澄粧影于歌扇散衣香於舞風圖雲刻雷之尊漬桂釀花之酒拭珠灑于羅袂傳金杯于素手

增

唐劉子儀大酺賦二月初吉春日戴陽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閣歷未央御南端之繞闕臨回望之廣場百戲備萬樂張仙車九九而並驚樓船兩兩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甕丹甌象其武也則青翰餘艘聲磬磴兮非雷而震勢憑陵兮弗葦而航舞以七盤之妍袖間以九部之清商彈箏獻

箏吹竽鼓簧有看如阜有酒如川既醉既飽無黨無偏

詩頌漢馬融廣成頌羣師登伍伯校千重山巒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按隊膳夫循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饒

記柳子厚享軍堂記曰幢牙茸蠹金節析羽旆旌旒咸飾于下鼓以鼗鼓金以鐸鏡弁裳罽衣睢盱就列銅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鯉互之物沈泛醞盎之齊均飲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窠觀于遠邇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六

Blank lined area for writing.

藉田一

禮經考索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此耕藉之禮所不可廢也是禮也唐虞至詳夏商則罕見於經至於周人則其禮獨詳焉然周人之禮莫詳於詩莫備於禮記秦漢以來此禮雖講或者謂月令所載天子躬耕帝藉之事秦人之禮也魏晉承漢之後其他事多戾於古獨藉田一禮不敢廢墜焉良以國以農爲重不有以親率之則無以教天下舍末而趨乎本歟六朝之際此禮尤重隋唐因之未嘗闕典五代兵革臨難之餘泯沒不載至宋朝以恭儉禮下以仁厚撫民立國之初未遑他務而二聖相繼以藉田之禮爲先務中興議和之後禮樂文物具舉而藉田一事亦不敢緩豈不以此禮可以通百祀而不可廢也耶 **原**說文曰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 毛詩曰載芣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載芣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飴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周官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陸之種而獻之于王 又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命曰勞酒 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 又曰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禮**祭義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禮記外傳曰藉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三岱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于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以建寅之日而郊郊而後耕郊用辛日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藉田 **原**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孟冬啟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鉏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帥下也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

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財用蕃殖於是乎始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即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乎千畝王不聽師敗於姜戎也賈逵注一撮一耦之

為耦一發廣尺也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也
王之下各三其上三公三發卿大夫九發發也邦廣五十二耦
八年邠人藉稻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屬 公羊傳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 穀梁傳甸粟而納之三

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諸侯夫 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楚語王后必自春其粢天子親春禘郊之盛 白虎通耕于東郊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

四而三反之 原漢書文帝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三年二月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

子亦非文王 漢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祠先農以一牢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 又曰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

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增漢書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躬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與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

更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屨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己亥上耕於句盾弄田應劭曰帝時九歲未能躬耕藉田句盾

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游宴 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藉田令丞通典宋志漢文帝臣贊曰

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為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貨志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歐民歸之農皆著於本則蓄積足而民樂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禮志郊祀歌條理信義望禮五獄藉斂之時掩收嘉穀注謂收藉田也 後漢書陳忠傳藉田之耕起於漢文 又帝紀明帝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

事比再得時兩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十三年春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三老孝弟力田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 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其有災青它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注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黃瓊傳自順帝即位不行藉田之禮瓊上疏奏曰先王制典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

王即齊宮享醴載耒重之也書奏從之 輿服志芝車上親耕所乘注東京賦曰農輿路 木質循曰漢儀親

耕青衣幘 左太沖魏都賦藉田以禮動大闕以義舉 晉書禮志禮孟春之月天子躬耕帝藉漢文帝始行

斯禮魏之三祖亦皆親耕及武帝泰始四年詔曰古之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黍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

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

卿士躬親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王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於是乘輿御木輅

以耕以太牢祀先農 又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侯臨

國宜依脩耕藉之義竟未施行 晉書帝紀武帝泰始四年春正月丁亥帝耕於藉田戊子詔方今陽春養物

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藉千畝將以務本惠育海內其大赦天下 又食貨志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

精於稼穡泰始四年帝親耕藉田詔曰使四海之內競務農功者惟郡縣長吏乎 又溫嶠傳明帝即位奏軍

國要務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黍盛舊制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非所以虔奉宗廟宜如舊制立此

二官 宋書禮志曰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

食爲天古者從時脈土以訓農工躬耕帝藉敬供黍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

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光被斯民 又曰藉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朝服青紗袞侍中陪乘奉車

郎秉轡 又曰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

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公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命率其

屬耕竟畝灑種即緩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

禮儀部 藉田

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藉田經紀無文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何謹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何佟之議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于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祀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顧嵩之議昭帝癸亥耕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 齊樂志漢章帝元和元年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商頌載芟祠先農晉傅元作祀先農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辭皆敘田農事胡道安先農享神詩一篇樂府相傳舊歌三章永明四年藉田詔江淹造藉田歌二章付太樂歌之羽鑾從動金駕時遊率先丹耦躬遵綠疇瓊竿既飾繡蓋以陳方變嘉種永毓宵民 齊永明四年正月甲寅藉田禮畢幸閔武堂勞酒小會賜帛有差 梁天監十三年二月丁亥以啓蟄而耕十六年二月辛亥耕普通二年四月丙辰徙藉田於東郊外十五里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又有祈年殿四年二月躬耕賜爵勞酒 梁五禮藉田儀注其田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為千畝天子耒耜一具公耒耜三具卿侯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祀先農 隋書禮志曰北齊藉于帝城東郊千畝作祠壇于阡東陌西又設御耕壇于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氏于壇上祭訖親耕 隋制于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孟春吉亥祭先農于其上牲用一太牢皇帝備法駕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各以班九推五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植九穀納于神倉 隋禮志大同五年又築零壇於藉田兆內有祈禁則齊官寄藉田省云 會典貞觀二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于千畝之甸初晉氏南遷後魏來自雲湖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迨及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 儀鳳二年正月乙亥親耕藉田于東郊禮畢作藉田賦以示羣臣三年五月幸藉田所觀區種手種數區 元宗欲重勸耕藉進耕五十餘步其儀備開元禮 開元十九年耕于興慶宮龍池親耕三百餘步 又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上親耕于洛陽東門外諸儒奏議以為古者以一犢為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

推上乃親藉太常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俯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以下皆過于古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秉耒上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有事于藉田上行九推禮官奏太過曰朕勸農率下所恨不終千畝耳禮畢雪盈

尺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脩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採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于藉田高五尺廣五丈四出陛其色青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而止 禮樂志皇帝孟

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禮設御座於壇東西向又設御耕藉位於外墻南門之外尚舍設御耒席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皇帝出就耕位廩犧令解韜出耒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三推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皇帝還入大次太常卿率其屬耕于千畝皇帝還宮明日頒勞酒於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爲壽藉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棗盛及五齊三酒糴粟以食牲藉田祭先農唐初爲帝社亦曰藉田壇正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南郊諸侯東郊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五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垂拱中武后改藉田壇曰先農壇高五人闊四步者先農之壇 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曰爲社曰王社侯社今日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爲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

士張齊賢等奏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於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大社大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於大社開元十九年停帝稷祀神農氏於壇上配以后稷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隴止肅宗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曰田器樸素豈貴文飾天子出通化門釋軼而入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絃躬九推焉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顯慶三年洗馬郭瑜撰 太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蕩無所隱避賜帛遣之 太宗興於側微民事固無不知恐富貴而忘之也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

稼穡 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事真宗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為精當 宋雍熙四年十一月禮儀使言御耒耜二具并緇並飾以青準乾元故事其制如農人所執者不加雕飾事畢內中尚收之載以耕根車明道二年藉田有司求太宗所御耒耜準其制以造作而青綾緇依然如新於是即用舊緇不復更造二月丁未肆赦首言太宗親耕耒耜敕有司嚴密秘護以表崇奉之意 明道二年正月大禮使以製成御耒耜青箱等奏御二月齋天安殿翌日乘玉輅適耕所司農卿以耕根車載耒耜前行十一日祀畢摺圭乘耒三推侍中前授耒耜于司農卿卿授虞羲令復耒於緇以授侍耕者 青箱舊無其制用竹木為之無蓋兩頭設襟飾以青中分九隔隔設一種覆以青靶 隋書藉田令以青箱種種之種跪陳司農請耕所曬之唐不行此禮 雍熙四年九月辛巳出御札曰王者上事穹蒼下臨黎獻遵執古御今之道推子民育物之心必務稼穡以勸分庶家給而人足朕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民嘗一膳必思稼穡雖燔柴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于盛禮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于東郊行藉田之禮宜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是禮廢之久矣制下之日中外歡洽以宰臣李昉為大禮使陳王元僖為橋道頓遞使翰林學士宋白為禮儀使賈黃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張宏為儀仗使仍命白黃中與蘇易簡詳定儀注按通典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春氣其方位請在東郊又北齊作壇壇高九尺廣輪三十六尺四陛三墮四門唐制高五尺周回四十步飾以青今請于朝陽門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內擇地為壇壇高九尺周墮四十步飾以青待詔設兩墮外墮在大次及御耕位觀耕臺樂縣之外禮儀使宋齊言舊禮于先農壇東立觀耕臺帝親耕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請築臺高五尺以便陟降周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皇帝乘玉輅以耕根車載耒耜以青箱奉種種之種從之五年正月癸酉上宿齋于乾元殿甲戌鸞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次東郊是夜宿齋室乙亥未明三刻帝服袞冕執鎮圭親饗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焉禮畢次詣耕藉位行三推之禮有司版奏禮畢帝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於三推為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王公耕訖侍臣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上賦東郊藉田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侍臣宴百官於

大明殿行勞酒禮淳化元年禮官請先農壇各封五十步爲兩壇各五十步 明道二年二月行藉田禮罷
久至郊祀藉田所施一準郊制悉用端拱之制而加損益焉貢舉人自請陪位許父老縱觀勿令呵止 仁宗
明道元年十二月詔以來歲仲春涓日行耕藉之禮命有司草具儀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舉正太常博士李淑
與禮官詳定儀注七日禮官請就端拱壇位因加脩飾八日請改撰藉田樂章上之付太常習津甲子有司新
製耒耜學士院撰青城諸門及殿名越明年二月丁未行禮李淑等上耕藉類事五卷二月丙午上齋宿于東
郊日傍有黃氣如龍鳳丁未服袞冕執圭祀神農后稷于壇乃就耕位播圭執耒行禮禮儀使張士遜奏三推
而止上曰朕旣親耕不以古禮爲式願耕之終畝以勸天下之農士遜等固請遂耕十有二畦而止帝升觀耕
臺南面坐觀公侯等耕王公以下執耒悉過五九之數藉田令奉種種之種司農卿受而播之率屬以終千畝
帝受賀于受禧殿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進藉田青牛四下芳林園養之十六日賜百官福酒有差辛亥上作
藉田詩賜近臣宋祁上頌曰丙午之旦次于帷宮淳濯圭潔昧明乃頓大次欵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稷以
配之乃降靈場嚴朱紘紺轡儲駕洪縻序進遂推而進之幾十墦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御觀耕之臺王公羣
后班趨以褥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 學士院撰享先農登歌樂章 其後景祐作觀稼殿皇祐作寶
岐殿 景祐元年司天監校土牛經書目一卷去其復重釋牛色等四篇爲農事之占命知制誥丁度序之頒
天下其牛色及執策者衣並以歲月支干納音相配 元豐二年十月癸卯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爲藉田
置令一員以辛公祐兼徒先農壇于其中神倉于東南三年十月辛公祐請下有司定耕藉儀注增脩鑿麥殿
以備行幸先是五月九日王存等請以南郊鑿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茭地并民田共一千百畝爲藉田外
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齋宮及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上之詔付禮院四年八月藉田司
言九穀皆稔請脩講觀麥視禾臨幸儀注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詔以來歲之春祇被青壇親戴黛耜
躬三推之禮以風示於四方從司封郎中李澗之請也太常討論典故請營建於行宮之南車駕履袍乘平
輦詣思文殿進膳畢服通天絳紗行親耕之禮耕藉鹵簿儀仗依政和新儀用六百八十八人兵部太常以地
狹請止用其半奏可庚辰九日以宰臣檜爲耕藉使十六年禮官脩定親享先農親耕儀注上之壬辰皇帝袞

齊三日王乃澤灌及期澤也澤乃行 野盛塔路見海出 一百官御事注衛治也 庶民畢從語 置未

賦上耕所來也置未和于賦上 耕田宮中詳籍賦 發趾千畝見籍賦許 帥先萬國賦 親祭之義禮

志尚書符問籍田至尊應親祀先農否賀補答曰漢儀無至尊應祭之義也 勸農之道籍田之禮廢則王教

然問禮王者祭四望則是祭社稷五祀則歸焉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 勸農之道之典缺矣勸農之道

矣 公卿祀先農隨者禮志 司農掌公田曹植籍田賦管轄萬畝賦田上上奇柳 敦孝致敬 勤已勸人

后稷播殖 夏禹躬耕 脩六府穀為之本 陳八政食以為先 將率三推誠本農于后稷 不藉千畝

豈貽諫於號公 既種既稼將耒耜以率先 不躬不親豈棄盛之致信 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 漢

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 籍祥正而青旗肅事 土膏而朱絃戒典 杏花萋葉耕獲不愆 清吟冷風述

遵無廢 阡陌繡錯 原隰龍鱗 蒸膏冒楸 協風回春 謹察天廟 申敕陽官 擁耒成林 醜流降

兩 陽春如膏 原隰如鱗 民一于耜 家萬斯箱 捐蔓猶以護野 雜荆半以守燎 在豐念置 在

飲思饑 種出椒掖 器成大農 瞻榆束耒 望杏開田 望朱絃之光 聽鸞駉之音 史奉載耜之禮

民奏舉趾之歌 千軫風行 萬轡霧轉 順動而取諸豫 時行而應乎乾 我疆我理 必躬必親

祥風發於耒耜 瑞雪掩于郊廬 農祥晨晰 土膏初起 春原椒載 青壇致祀 斂蹕長阡 回旌外

壇 景集天廟 脈壤祥農 青壇岳立 翠幘煙平 百司駿奔 三公肅事 紺轅黛耜 綠耦朱絃

藉千畝 勸九農 載御耦于介間 脈陽膏於塵左 借民之力時闕于甫田 為神之倉歲儲于馨稷

服黛耜以天臨 紉朱絃而身勸 本宜一墫 遂過九推以上俱 見玉海

籍田四

詩宋顏延之侍東耕詩曰堤封經地域辰角麗天籟浮藹起青壇沈腴發紺耦草服薦同穗黃冠獻嘉壽

謝莊侍東耕詩曰肅鑣奉晨發恭帶廁朝聞仙鄉降朱藹神郊起青雲陰臺承寒綵陽樹迎初薰觀德欣臨藉

瞻道樂遊汾 梁武帝籍田詩曰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千畝土膏紫萬頃陂色縹嚴駕佇霞昕氾露逗光

曉啓行天猶暗伐鼓地未悄蒼龍發蟠蜿青旂引窈窕仁化洽孩盡德令禁胎天耕藉乘月映遺滯指秋杪年

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公卿耒耜庶庶荷鋤耨一人數百王三推先億兆 簡文帝籍田詩曰禮經間往說

禮義部 籍田

觀寶著遐篇豈如春路動祈穀重民天蒼龍引玉軼交旗影曲旃皮軒承早日豹尾拂游煙地廣重畦淨林芳翠幕懸青壇出長畎惟宮繞直阡乘耒光帝則報獻重皇虔度諧金石奏德厚歌頌詮三春潤莢英七月待鳴蟬鯨魚顯嘉瑞銅雀應豐年不勞鄭國雨無榮鄴令田是知躬稼美兼聞富教宣陳張正見從藉田應衡陽王敎作詩曰帝京惟赤縣神居應紫微塗山萬國仰滄海百川歸東郊事平秩仲月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闔閭啓朝扉洛城鐘漏息靈臺雲霧卷森森虎戟前謁謁鑾旂轉屬車遊絳闕風鳥度丹嶽帳殿幸金輿旌門擁玉輦玉輦帶飛煙金輿映綠川雨師清遠路風伯靜遙天分渠通沃野激水入公田草發青壇外花飛蒼玉前蒼玉臨珪璧青壇躬帝藉冒櫛乃三推齊衡均百辟蘭場儼芝駕桂圃芳瑤席山禽韻管絃野獸和鐘石鐘石既相和江海復無波梁客管裾盛陳王文雅多脩塗參弱駘喬木間輕籬幸承濫吹末擊壤自爲歌

原賦魏終鬣許昌宮賦曰大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藉發趾于千畝以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敎順陽宣化是歲甘露降方內豐穰穆乎有太平之風較義仲以農期儀晨祥而舉趾晉潘岳藉田賦曰伊晉之四年正月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極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默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啓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邁陌如矢葱襜服於縹輓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塵左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鬣春服之萋萋接遊車之轉轉微風生於輕燠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闔闔洞啓參途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種稂之種司農揆播植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綉統綵縑表朱元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暉以發暉方綵紛其繁會震震填填以幸乎藉田蟬冕頽以灼灼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若松柏之依山巔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責賤以班或五或九躡踵側肩荷裳連袂黃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忭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有邑老田父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九土之宜弗任四民之務不一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若乃廟桃有事祝宗詠日黍稷馨香旨酒嘉粟

古人有言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型乎於萬國愛敬盡于祖考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入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祇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蓋斯盛我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宋任豫藉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山川緬彼帝藉百有餘年映至德于盛位儷列畧于微辰紆汾陽以時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膏壤千畝與式既同區勢平易畎陌脩通提攜丘澤眺嶺面松陳江總勞酒賦曰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于並甸列翠幕於清沂乃遵執爵之典爰降食草之譙露朱鳥之高燧啓黃龍之抗殿奏帝鴻之萬舞動鈞天之九變顧曲私之亭育逸寒暑而徂遷謬陳力而策駘豈酬恩於暮年

原頌唐岑文本藉田頌曰正位恭己體元得一望之如雲就之如日郊廟致敬山川咸秩教先大道學敦儒術憲章載記殷鑒周宣迴輿南畝駐蹕東廛親耕帝藉躬稼大田方期多稼介此豐年富實教資農惟政本上敦播植下勤蕪蕞榮辱既著淳樸可反禮節既興登封何遠式敷帝典載穆王度元良育德維城作固股肱周召爪牙信布比漢之兆方周之祚

原文齊謝朓爲隨王祭東耕文曰穀躔星景穡表蜡先八政奚首六府茲宣弊嗟非國登頌有年一夫或息望歲誰天 梁元帝祭東耕文曰三農九穀爲政所先萬箱億庾是曰民天繫稱斲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醫膏樂甘雨祁祁遂及我私我私之穀表裏提福提福中田歲取十千是薦是藁登頌有年

原啓梁元帝慶東耕啓曰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懼藉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晉之太始非堪扶較但承明侍從即事末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

原論魏曹植藉田論曰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與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萑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

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鈞去樹之蝸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蝸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絲驩兜非堯之蝸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蝸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蝸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鈞之任終于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蝸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蝸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雙首台於重終於獲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為荒疇益豐年者期於必收譬脩道亦期於沒身也

疏漢黃瓊行藉田禮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勤農功昔周宣不藉千畝統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恤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禮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親蠶一

蠶書禹貢兖州厥貢漆絲 詩蠶月條桑 **原**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

稽其功事 注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粗良而賞罰之

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緣衣素沙 注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注為將桑求福祥之祥也先帝太皞之屬 巾車翟車貝面

組纁有握 注后所乘 記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注蠶將具曲植蓬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

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母有敢惰也 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

原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內命婦制繭于后妃收繭稅并放于外

增李夏之月命婦官染宋黼黻文章必以法 **原**祭統皇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

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 **增**玉藻惟世婦命于奠繭注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疏謂世

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 **原**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

閉之及太斯之朝季春朝君皮弁素幘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歲既單矣三月月世婦卒蠶奉繭以示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

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纁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增**魯語王后親織元統公侯夫人加

以絃屨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公羊注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祭服 穆天子傳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

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禁暴民 **原**列女傳曰宿瘤齊東郭采桑之女也閔王娶為后 **增**禮馬質

注天文辰為馬引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亦中春始蠶亦謂浴種 夏官禁原蠶

者注再蠶也蠶與桑同生三月故春蠶宜養夏蠶有禁劉安曰原蠶一歲再養非不利也王者禁之為其殘桑

也 **原**五禮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祀先蠶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

執筐受桑 周禮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澀而止 **增**蠶經曰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

作衣裳因此始也 後漢書禮儀志漢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注丁孚漢

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馭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旗車皮軒闔戰雜陽令奉引亦

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

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

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女無觀按谷永對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漢舊儀曰春桑

生皇后親桑于苑中蠶室養蠶于簿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羣臣妾從桑還獻于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

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

禮儀部 親蠶

置蠶官今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 漢制皇后蠶服青上縹下貴人助蠶服純縹皇后以蠶衣為朝服 宋志漢東郊非古也魏北郊依周禮也晉西郊與藉田對其方也 原董巴與

服志曰漢皇后桑于東郊苑中 又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華勝

上為鳳凰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為太后幸蘭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後漢書皇后紀明

德馬皇后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 增隋書禮志吳韋昭製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 晉書武帝紀

太康九年皇后親蠶于西郊賜帛各有差 原晉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宛窳婦人

寓氏公主祠用少牢詔侍中成祭草定其儀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著十二筭步搖衣青衣

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驄馬女尚書陪乘載筐鉤外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

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告祠皇后至西郊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五條縣鄉君以下九條以桑授蠶母

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增南史宋大明三年立蠶宮于西郊四年倣晉氏立蠶觀 又大明四年皇后率

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親禮詔曰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綠

蘧既具元統方脩儀發椒闈化動中縣 北齊為蠶坊蠶宮 隋書禮志周禮王后蠶于北郊漢法于東郊魏

遵周禮于北郊晉太康六年于西郊依漢故事宋大明四年始于臺城西白石里為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

又立蠶觀 後周制后乘翠輅至蠶所奠先蠶西陵氏神 自齊及隋多 報晉儀損益 唐志皇后季春吉已享先蠶遂以親

桑散齋三日于後殿致齋一日于正寢一日于正殿致齋之日尚服率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六尚

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皇后服鈿釵禮衣結佩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降就齋室散齋散齋之日內侍

率內命婦之吉者使蠶于蠶室前享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內壇之內女工各位於縣後右校為鞞

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文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障于外壇之外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又設御

採桑位于壇上東向享日司設升設先蠶氏神座于壇上其日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厭翟車

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皇后升車尚功奉鉤司製進筐載之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從駕至大

次門外請降車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出次入自東門至版位樂三成受幣跪奠於神座已奠乃奉毛血跪奠于

神座前皇后復位復升自壇酌醴齊進先蠶氏神座前奠爵尚儀讀祝文皇后再拜飲福受胙復位尚功曰禮畢引詣採桑壇尚功奉金鈎採桑三條止內外命婦以次采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止司賓引至蠶室尚功以桑投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酒一簿止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于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 肅宗張后傳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盛 百官志掖庭局公桑養蠶會其課業 會要永徽三年制以先蠶爲中祠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顯慶三年洗馬郭瑜撰 先天二年皇后親祠先蠶自嗣聖以來禮廢至是重行 開元十五年上命宮中有蠶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絨 明皇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崔沔御絲試 通典北齊先蠶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陸陸各五尺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陸廣八尺隋置壇于宮北三里高四尺唐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回三十步 至道元年馮翊民李元貞獻養蠶經一卷上觀之以不忘本業留書禁中賜錢萬 崇文日南王蠶經三卷孫氏蠶書二卷 景德三年王欽若言竊以九年之儲以教帛爲本萬民之業以農桑爲先故千畝之祀王者所以勤耕民吉已之祠王后所以率蠶婦稽往古之制皆合親行從後世之宜亦當攝祭伏見開寶通禮郊祀錄並有親蠶祝祠蓋由中宮未嘗親祭是以禮司缺而不舉義纂云后親享貴妃亞獻昭儀終獻攝事則尚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臣謂屬之命婦不若歸於有司按周禮大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徹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農桑衣食萬人不宜獨缺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可也詔禮官詳考攝祭故事以聞乃請於東郊擇地設壇取漢制以春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陸陸廣五尺一壝祀禮如中祠遣大常光祿卿奉祀祝辭以先農爲準奏可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唐月令注以先蠶爲天駟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禮享先蠶爲瘞瑤於壇之壬地禮儀羅曰無燔柴之儀王湮郊祀錄載祝文曰惟神肇興蠶織則是始蠶之人明矣今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沿襲唐月令以爲天駟誤矣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請爲壇北郊以享始蠶之人不設燎壇瘞埋以祭從之大觀四年議禮局言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請從黑以合至陰之義政和元年於壇側度地築公桑蠶室其親蠶殿名曰無教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於宮築採桑壇繭館織室服用鞠衣 紹興二年上謂輔臣曰宮中亦有蠶欲知女工艱難俾每事質

儉五年上曰朕令宮中養蠶庶知稼穡艱難七年常博黃積厚請季春吉巳日享先蠶從之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請於禁中行親蠶之禮不果行 宋時於延春閣兩辟畫農家蠶織甚詳

親蠶二

原織室 桑壇 蠶宮 繭館 北郊 東苑 縹服 華簪 分繭 均桑 一條 三酒以上並 **增**服

青縹 戴筐鈎詳蠶一 幸蠶館 置織室見漢書詳蠶一 親蠶北郊 采桑東郭周禮詳蠶一

原三宮夫人時辰北郊之禮 十畝桑柘盡趨南陌之功 采帝女之桑爰求十畝 分后妃之繭遂布三宮

增女執懿筐 婦成祭服 占之五泰 準以三春 蠟三盆 脩六服 海人冰蠶 園客絲緒 神蠶

之水 帝女之林 鳴鳩醉榭之朝 戴鶯降桑之日 鴛帷就列 鶯服斯臨 翠蓋參差 翟扇容裔俱見

親蠶三

增賦漢傳毅洛都賦曰桑宮繭館區別有矩后率九嬪躬救工女 **原**晉閔鴻親蠶賦曰后課功以觀匪均家

寡而抽稅令織縱於命婦供禘郊之舊制洪恩美而周普配春天之景福揚黼黻之奇藻播朱紫之艷色

原頌魏律誕皇后親蠶頌曰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邁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

皇后以親蠶俾躬桑於外坰考時日于巫咸詔大小以獻禎御坤德之大輅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

山奉輿總姜任于後陳載樊衛于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祭以星數啓前路于三官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蚪

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觀休氣於朝陽步雕輦而下降手柔條于公桑嬪妾肅以莅事職蠶植

而承筐供副禱之六服昭孝敬于蒸嘗盛華禮于中宇神化馳於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逮下布

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回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爻爻神澤沛以雨施洪恩布於臚原同碩慶於生

民發三靈之永歎苞繁祐於萬國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於億載豈百世之曾元

增文晉左芬文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脩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

廟永言孝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七

巡狩一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禮記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闋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黃帝太一密推曰欲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狩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白虎通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 禮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率其屬而巡戒令太馭掌犯較之禮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又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乘金輅建大旂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瓊瓚皆以黃金爲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每宿舍掌舍設榼柅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命典市納賈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炁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人者加地

進律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犛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觀禮壇其壇外為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 又外傳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皆在仲月以至嶽下燔柴告天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下以侯見 左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巡狩所以宣布德義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帝王世紀曰舜東巡狩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張賜羣臣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都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穆王得驥溫驪駮耳之駒西巡狩崇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駮歸周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為作信宮渭南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鄠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累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徒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德遺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 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千餘里威震匈奴還登封泰山 至於梁父禮肅然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周萬八千里云 又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艦千里薄椌

陽而作出作盛唐縱陽之歌 後元元年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太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南巡狩 十八年西巡狩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

陽而作出作盛唐縱陽之歌 後元元年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太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南巡狩 十八年西巡狩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

陽而作出作盛唐縱陽之歌 後元元年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太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南巡狩 十八年西巡狩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

陽而作出作盛唐縱陽之歌 後元元年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太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南巡狩 十八年西巡狩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

陽而作出作盛唐縱陽之歌 後元元年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太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南巡狩 十八年西巡狩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

馮翊界進幸蒲版祠后土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曰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借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東巡狩 明帝永平

二年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十年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荒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

十五年東巡狩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狩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據以下 元和元年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備時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遺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

斛十一月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注成陽縣東南有堯母祠墓 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翱翔升降進幸奉高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 三年正月北巡狩告常

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祀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維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

聖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

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和帝永和十五年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 宋書

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冊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惟漢諸帝頗有古體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東

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布有古巡幸之風焉 宋文帝元嘉四年東巡狩至于丹徒告觀園陵享

禮儀部 巡狩

禮儀部 巡狩

會父老舊勳于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二十六年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人勞享齊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東巡狩曆嶠山祀黃帝遼西遙祀警無闌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辟牲牢禮常嶽

禮儀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諸侯之覲者乃誓皆如儀而不建旗臣虞謹按觀

禮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視等威也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旗宜定新禮建旗如舊

業元年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

九成宮冬幸洛陽 十二年幸河北觀底柱因令勒銘于上以陳盛德 開元禮皇帝巡狩儀將巡狩所司承

制先頒告于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圓丘宗

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軾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

待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燔柴告至將告將作先於太山下脩圍壇四

出陛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設宮懸樂燎壇之制前一日皇帝清齋于行宮應告之官

皆于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後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于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

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壇門盥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

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鄰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北方蕃客等位並

如上幸圓丘儀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壇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

拈嘉洗篚冪入設于位並如上儀執罇冪冪冪者各位于罇冪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

牲于厨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棗秸設高祖神堯皇

帝神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

實罇罇及玉太祝以玉帛置于篚太宮令帥進饌者實諸罇豆簋簋等皆設于饌幔內未明三刻奉禮帥贊者

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埽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

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

外回轅南向初皇帝既升真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于神座前設訖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盥洗樂止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板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鑿駕還行宮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楊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巡幸之儀 景德四年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于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召對撫慰賜之金帛太中祥符元年詔許羣臣請封禪令太山路葺行宮不得侵民戶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駕至太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于山下壇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行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左正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為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薦鰥寡憚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于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為錄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無所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為朝覲壇于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衛仗宮懸于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龔文宣公位于文官三品之下鄰州長史悉集上服衮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兖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九紫花茸綿細窄袍三畢設祀汾陰悉知東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觀禮望俟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詔如堯叟等言 明永樂六年定制一詔告天下諸司及各處鎮守總兵官知會一禮部預行各處凡有重事并四夷來朝俱達行在所仍具本啓聞其餘事務咨奏俱達京師洛間施行事有疑礙者在京合該衙門具

奏取自上裁凡進拜表箋表文達行在所箋文達京師一禮部預行經過所在軍民衙門俟車駕至官吏生員
耆老朝見及預行北京畿內文武衙門令掌印官俟車駕至朝見一祭祀車駕將發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孝陵
祭大江旒纛等神輶祭于天門其經過處所滁州遣官祭滁陽王泗州遣官祭祖陵鳳陽祭皇陵祭淮關里遣
官祭先師孔子望祭太山緣途古先聖賢忠臣烈士祠墳禮部預期奏聞遣官致祭將至北京境上設壇祭北
京山川等神車駕至北京奏告天地祭告境內山川等神一扈從在京馬步軍五萬人一車駕至北京宴文武
羣臣耆老賜官員人等及命婦鈔其嘗守城命婦論次行賞一恭遇萬壽聖節公侯駙馬伯文武四品以上近
侍官及監察御史預宴五品以下辦事官監生秀才吏典軍民工匠人等依例賜鈔一錠一扈從官員有牙牌
者隨身懸帶以憑關防出入一經過郡縣分遣廷臣考覈守令賢否即加黜陟分令給事中監察御史存問高
年賜幣帛酒肉一經過鳳陽陵戶及親戚人賜鈔六錠耆老迎見者人鈔三錠泗州陵戶親戚耆老迎見者賞
如之

巡狩二

原省方 述職俱詳 觀風 展義詳 布德 設教詳 考職 賦政詳

人 陳詩 觀禮于魯 巡狩 布德 設教詳 考職 賦政詳

應 天動 神行崔駰東巡 巡東作 秩西成 巡 祀五帝 禋六宗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三辰見馬駟東巡 巡 巡東作 秩西成 巡 祀五帝 禋六宗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緩俗昔既春 審銓衡 同律度 巡 祀五帝 禋六宗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頌 脩五禮 問百年 巡 宣聲教 撫黎元 詳後漢章帝巡幸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俗躬 同遐邇 察風俗 宣聲教 撫黎元 詳後漢章帝巡幸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則行注五年五卜皆吉則 乘龍 膳饋 侯諸侯 禮天子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也征巡狩之會皆示諸侯禮也 習禮 展功 又曰諸侯朝會之禮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漢高祖巡 撫萬邦 視三公 公 巡 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 祀四嶽 柴

卷四時出 十二歲

巡上見白虎通詳述一歲屬曆史論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年禮同數器條法則十有七歲

王巡狩 觀河受圖 浮江射蛟 見帝王世紀詳述一 旗建天子 樹封大夫 見擊虞新禮儀詳述 羣鶴

留止 黃鶴翱翔 見漢武紀詳述 堯山立祠 都亭下車 見三齊略記詳述 原上順天時 旁求人

瘼 西成之望既登 東巡之禮斯備 述邦畿以省方 觀仁風而展義 明黜陟之分則有巡功 崇望

秩之儀是稱展義

巡狩三

原詩宋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軒駕時未肅文囿降昭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 梁沈約侍遊方山應詔

詩曰清漢夜昭暫扶桑曉陸離發歌樅陽下建羽朝夕池縱金浮水若聲蹕映山祇一雷九霄露藜藿終自知

北齊表與從駕遊山詩曰天遊響仙蹕春望動神衷澗水舍初溜山花發早藜玉輿明淑景珠旗轉瑞風平

原與上路佳氣遠蕙蕙 周明帝還舊宮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潭漬晚

菊寒并落疏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 隋煬帝還京師詩曰東都禮儀舉西京冠蓋歸是月春之季花柳

相依依雲蹕清馳道雕輦御晨暉嘹亮鏡笳奏葳蕤旌旆飛後乘趨文雅前驅屬武威 李德林從駕巡遊詩

曰大夏竟遺俗汾河漢豫遊今隨龍駕往還屬雁飛秋天行肅輦路日御翼華朝乘六氣輦夕動七星遊谷

靜禽多思風高松易秋遠林才有色遙水漫無流京華佳麗所目極與雲浮但覩凌霄觀詎見望仙樓鏢門皆

秀發駕池盡學優待君草封禪東山觀射牛 又從駕還京詩曰至仁文教遠惟聖武功宣太師觀六義諸侯

問百年元覽時乘隙訓旅次山川鎮象屯休氣華蓋翼飛煙鼓奏千人響旗動七星連峻嶺戈回日高峯馬煦

天姑射神遊罷蕭關獵騎旋更待東山上看君巡狩篇 薛道衡從駕天池應詔詩曰上聖家寰宇威略振邊

陞八維窮眺覽千里曳旌旗駕龜臨碧海控驥踐瑤池曲浦騰煙霧深浪駭鯨螭 又從駕幸晉陽詩曰省方

遵往冊遊豫叶前經金吾朝戒道校尉晚巡營重巒下飛騎絕浦度連旌澗水寒逾咽松風遠更清方觀翠華

反聳筆上云亭 虞戡奉和幸太原輦上作應詔詩曰唐巡光帝則夏豫穆宸儀珠旗揚翼鳳玉獸儼丹螭流

禮儀部 巡狩

禮儀部 巡狩

禮儀部 巡狩

禮儀部 巡狩

吹和春鳥交弄拂花枝 虞世南和幸江都詩曰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觀遵
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進畫軸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數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知讓
慕義久成都冬律初飛管陽鳥正銜蘆嚴颺肅林薄暖景澹江湖鴻私決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
動巴歛多幸雷行葦無庸類散樗 又和至壽春應令詩曰瑤山盛風樂南皮務逸遊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
求文鶴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泛沫縈沙嶼寒漸擁急流路指八仙館途經百尺樓眷言昔遊踐回駕且淹留後
車喧鳳吹前旌映綵旒龍駉駐六馬飛閣上三休調諧金石奏歡洽羽籥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廁琳瑯 虞世
基和幸江都詩曰巡遊光帝典征吉乃先天澤國朔宸駕水府泛樓船七萃榮長薄三翼亘通川夙興大昕始
求衣昧旦前澄瀾浮曉色遙林捲宿煙晨霞稍含景落月漸虧弦回塘響歌吹極浦望旌旂方陪觀東后登封
禪肅然 唐太宗重幸武功詩曰代馬依朔吹驚禽愁昔聚况茲承春德懷舊感深衷積善欣餘慶暢武悅成
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峻回輿訪牧童瑞
氣縈丹闕祥煙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遙山帶日紅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 上官儀和過舊宅應詔詩曰石
闕清晚夏旋輿御早秋神麾颺珠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祥雲沉宛郊瑞氣浮大風凝漢筑聚煙入舜球翠梧臨
鳳邸滋蘭帶鶴舟偃伯歌元化扈蹕頌王遊遺簪謬昭獎珥筆荷恩休

原賦漢揚雄甘泉賦曰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泰畤雄從上甘泉故述斯賦惟漢十世
將郊上元乃命羣僚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鈞陳使當兵八神奔而警蹕兮飛蒙茸而走陸梁焱駭
雲迅奮以方攘半散照爛祭以成章於是帥爾陰閉霽然陽開流星旋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凌高衍之崕
峻兮超紆繡之清澄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辟馬犀之躡瑠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浮蟻蠊而撒天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芴窮靡葳荔而為席兮折瓊
枝以為芳吸青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
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娥眉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樵蒸焜上配藜四施選巫咸兮叫帝
關開天庭兮延羣神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靈兮偁棠梨天閭波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

今雷鼓噬天桴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霧霽于霄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園丘隆隱天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上天之緯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祇郊禋神所依兮輝光炫耀降厥福兮于子孫孫長無極兮又幸河東賦曰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畢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焉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乃撫翠鳳之駕馳先景之乘棹斧星之流旃覆天狼之威弧奮電鞭駮雷輻鳴洪鐘建五旂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舜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無雙

原頌後漢班固東巡頌曰竊見巡狩岱宗崇望山虞崇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脩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又南巡頌曰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于西都又將拾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旂旌 後漢崔駰東巡頌曰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胤漢勳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咨詢岱岳之事于時典司者考載華抱實徵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惟是岳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岳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駟間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乙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翠霓之旌旒哀胡考之元老賞孝行之峻農 馬融東巡頌曰允迪在昔紹列陶唐殷天東克搖光若時則運瓊衡數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崇乎三辰禮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岳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齊既畢越異良辰檝楫增構烈火燔燿暉光四燭焱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習雲珪璋莪莪犧牲潔純鬱鬯宗彛明水元尊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匹變神祇並存

原註後漢張衡東巡註曰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肅率羣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爲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于壇燁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寔願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躋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風通元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封禪一

原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白虎通

曰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 又曰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

告之義也 又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 帝王世紀曰黃帝得寶鼎興封禪有景

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為雲師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一

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顓頊封太山禪云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

帝嘗封太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

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之封禪邨上之泰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

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即帝位徵齊魯儒生

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

封藏皆秘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諸儒生議之 又曰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乙

卯命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如郊太一禮 又曰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以加禮皆至泰山

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注云王者功成治定告成

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補**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能讀能望氣王

朝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二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

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原**漢書曰倪寬對策云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

王之盛節 **補**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何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遺吏上壽盛稱虛美必覺兼令屯田從此

羣臣不敢復言 **原**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

禮儀部 封禪

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又曰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窺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又曰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即位於壇南北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

漢官儀曰封禪泰山就武帝封處累其石發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 又曰泰山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北有石室壇南有盤中有玉甌南甬神泉飲之極清美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洛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十五始齋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

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封禪儀注曰持禮凡三十人上發壇上十石函一作牒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單持禮覆石函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文獻通考魏明帝時中護

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原吳

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爲天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勅封岳以彰聖德詔曰

此盛德之事非所議也 晉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具儀注屬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原宋書江夏王義恭表云雕氣降零於宮榭珍

露呈味於禁林宜其脩封泰山瘞玉岱趾 宋書禮志曰永光三年高祖將掃戎狄渾一天宇會計洛陽秩禮名嶽羣臣且相謂曰須王振旅飲至隴朔無塵當議奏封禪脩升中之禮縉紳文者或曰宜然自漢光武登

封之後斯絕矣 孫言宋書曰袁淑爲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討淑侍坐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疾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

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文獻通考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

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構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朝野皆請封禪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十四年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制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惟魏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彞翟不慕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謂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則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彞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比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膚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去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暨於海岱蒼莽巨浸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間阻豈可引彼彞翟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灾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言亦有與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於是乃止焉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威德被於海內又年穀累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爲合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節儉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言之無假封禪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山南四里如圍丘三壇壇上飾以青四方如箕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爲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又如受命璽石礪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礪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礪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二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分檢立於礪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礪隅皆一尺礪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礪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礪隅相應又爲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壇號登封壇玉檢玉牒石礪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爲降禪壇于

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壇上飾以黃四方如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圓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礧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冊於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率六宮以登其帷帟皆錦繡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觀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觀之碑名封禪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 明皇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於是說與徐堅等刊定儀注立圓臺于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于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又積柴于壇南為燎壇於山上又為玉冊金匱石礧皆如高宗之制明皇初以謂升中于崇山精享也不可喧譁欲使亞獻以下皆行禮山下壇名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夫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臣皆祭山下壇明皇問前世何為祕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以祕為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與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命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宋太宗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羣臣獻歌頌稱功德請封禪者不可勝計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罷封禪 真宗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禪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知州邵晷又率屬官及兗州進士孔謂等伏闕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七十人詣東上閭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

乃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 九月朔詔審刑院開封府勿奏大辟案十月禁天下屠宰上自告廟即屏箠茹羣臣三上表以道塗寒沍請復常膳不許又令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樂有司請登封日圍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權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漆牌遣執杖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又社首瘞坎亦設權火三爲準從之上遣司天以漏壺先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復於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黃峴岱岳觀各以長竿揭籠燈下照參候不愆其節辛卯車駕發京師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宮戊申清齋于穆清殿諸司陞山人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鞞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列于山下黃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兩步一人綵繡相間樹當道者令勿伐幄止以繒帛紫之路經峻隘上必降輦徒步有司議益扶衛皆却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上辭氣益莊至迴馬嶺以天門斗峻給從官橫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鞵上至衛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暮遲明未已及上至天氣溫和織羅不動祀官黠饌習儀於圍臺祥光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於圍臺奉天書於坐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申祖宗恭祀之意上服袞冕陞臺奠獻侍從導衛悉減去拂濯止於壇門籠燭前導亦徹之中書侍郎讀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啓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冲人丕承列聖一紀于茲四隩來暨時和年豐羣生成遂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元祈福逮下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允保純錫令羣官享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還次司天監跪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即日還仗奉高宮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上至山下服鞞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邇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終不許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燃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石礧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宮日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權呼動天地國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觀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配坐金匱迴日奉置太廟本室上作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初王欽若言唐高宗明皇二碑之東石磴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

德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數祐敘祖宗盛美爾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改太平頂曰太平嶺先是太山多陰翳雷雨及工徒陞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怡和祥應紛委咸以為誠感昭格天意助順之致也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

秦漢之侈心乎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之言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事實也 原河圖真紀曰王者封泰山禪

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人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功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垂度示典功乎致教 尚書中候

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臻未可以封鄭康成注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鯨 增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為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黃金為泥

以銀為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止封岱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於泰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禪梁父者泰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惟泰山乎封禪之制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 又曰封泰山禪梁父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

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 桓譚新論曰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表淮正論曰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

所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於泰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

合萬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泰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泰山上為天門值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宮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封泰山刻石紀號 原太康地

紀曰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業隆於穠祿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存於今然猶躡梁父登泰山

建昭號書尊名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徽波飛英聲騰茂實應劭注禱謂成王也二后文武也張華
議曰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正宜禮中岳封泰山發德號明至尊厚福慶篤黎民

封禪二

原承天 報地並詳封禪 降禪 升封謝靈運泰山吟曰岱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 建號 著紀並詳封禪

加厚 增高見白虎通 封金 刻石 金策 石檢 金印 玉璽封禪一並詳 三脊 六穗史記天子獨

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籍司馬相如封海書導一莖六穗于庖注導擇也一莖六穗謂擇嘉禾

以供祭祀 西鷄 東鯨謝靈運表請封禪奏曰江淮封路之使結軌於雙 檢玉 泥金並詳封 探策 封

檢書並詳封 石室 天關並詳封 日觀 雲關並詳封 合符 展采漢書公孫弘曰黃帝封東岳泰山禪

禪書因雜錯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 尊名 盛節並詳封 泰雨 漢雲並詳封 石蓋 金

絕炎以辰米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而被飾敬文 方岳 圓壇鄭注天子巡狩邦國至方岳之上遊而巡海

繩上見封禪儀注 仙閣 天門漢書上脩五年之禮而加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山下從中窺天窓矣 勒

石瘞玉上見桓譚新論 射牛 縱雉並詳封 方岳 圓壇鄭注天子巡狩邦國至方岳之上遊而巡海

詳封禪一 玉盤 石礪 玉檢 石泥 受符 奉牒 事天禪一 禮地運至奉高山上念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絕難施 報德東觀光武紀中元元年羣臣復奏言 告平見五經通義 禮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

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揚仁風 騰茂實張華封禪儀贊自生人則有后辟載化之數莫 禮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

泰山十一月禮高里伏臘注高里山名在泰山下 登介丘司馬相如封禪書蓋周躍魚不厭怙之應助豫

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 接神仙史記封禪書天子親開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丘上封禪皆致怪物與

承靈瑞 瑞祀志光武永封泰山刻石碑文曰是春辛卯祭封泰山甲午福永梁陰於承靈 廣符瑞相如

封禪書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論封禪 汗編錄典略武三 設壇望幸陸

也 帝垂恩儲社將 弗替而脩禮地祇 欽天神勳功中岳以彰至尊 特牲告祠二月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

禮儀部 封禪

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調者以岱宗為長岱宗為長詩含神霧五岳視焉

高帝配天漢官儀建武二十四年駕東巡二月二十日祭中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有頃詔百官以下

必於岱宗詳封禪通必於泰山山虎通所代之處也吉日刻玉漢書禮志建武二十一年東巡

年租芻蕘以吉日刻玉辛卯登封二十二年二月輦人挽升封禪儀建武二十一年東巡

書函藏金匱印封也辛卯登封二十二年二月輦人挽升封禪儀建武二十一年東巡

首輦人挽升山至中觀休須使復上太常治禮令奉玉綬檢皇帝親封禪太常治禮

武魯趣工二年正月詔梁松等復按索河洛讎文高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使泰山郡

儀記車駕東巡二月十五日始齋玉牒金縷祭志御用金縷五分一水銀和金以金繩石泥封禪儀

石為泥東方西方各依如其方色青氣上屬青氣上屬天道望不見山巔山巔人降在氣中不知也

鶴來壇詳祭祀山呼萬歲漢書武帝紀詔曰親登萬高御史乘氣成宮闕詳封禪

降坐明堂注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正史古時藏書方石常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用玉牒書藏方石又用石

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藏書方石常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用玉牒書藏方石又用石

又用石碑以刻書建武事應劭漢官儀載漢武封禪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

其峻也石碑前窳如無道境遙望其人或為白至中觀雷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

石上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傍山骨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

雲中恍視豁谷磳磳不可見丈人相牽後里轉其羊腸遠逾名曰環道往往頂絕太康秦宋書太康元年冬有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直上七里轉其羊腸遠逾名曰環道往往頂絕太康秦宋書太康元年冬有

宗請告太常具儀禮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齊黃軒齊書黃軒

漢武而虛美登岱勒封比與黃封岱勒成平之功何必泰山表子正論萬高六誰敢欺天詳封一咸

五登三石紀金宇紀德銘功紀聖號編金策閉以玉檢封以金泥踐三五之遙迹

踵八九之遐武文選注八九謂增德隆光被功成道洽陽羨石室奉高太壇脩封瘞玉發壇置

牒昭姓考功垂度示典尚書藏牒皇帝親封

封禪三
原詩唐李義府羨陪封禪詩曰天齊標巨鎮日觀啓崇期岩堯臨渤海隱嶙控河沂眺迴分吳乘凌高屬漢祠
建岳誠為長升功諒在茲帝猷符廣運元範暢文思飛聲總地絡騰化撫乾維瑞冊開珍鳳禎圖薦寶龜創封

超昔夏脩禪掩前姬東后方肆觀西都導六師石閣環藻衛金壇映黻帷仙階溢鄙黍靈檢耀祥芝張樂紛韶
獲觀禮縱華夷佳氣浮丹谷榮光泛綠坻三始昭遐貺萬歲受重釐

表唐李百藥勸封禪表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六宗五帝裡祀惟永名山大川饗禮無輟而
告成万岳獨異師古自朝及野馳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盛禮聽萬歲之逸響
紹千載之遐蹤 朱子著請封禪表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者元后聖人之大寶曰位固其位者上
元豈可不對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復舜格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澆道於干戈步驟之迹以殊損益
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蹕梁父張樂介丘增類帝之封典射牛之禮考績裡燎繼蹤韶夏豈殊道也 岑
文本勸封禪表曰伏願順萬國之歡心膺三靈之眷命備天官以周衛盛輿服以巡遊五輅齊列六龍按轡瞻
岱郊而啓軻指羸里為一息詔卿士延禮官設壇場陳玉帛裡六宗而報上帝班五瑞以朝諸侯成天下之壯
觀紹帝王之盛節俾夫山稱萬歲壇燭神光播厚福於無窮揚鴻徽於來裔 高若思勸封禪表曰伏願褰旒
寫照洽羣請於帝俞闢曠垂矜遂微懇於人欲騰茲豐誥激彼天波徵萬玉以警途詔八神而弭策藉江茅而
陳鄙黍飾蒼辭而奠黃琮馳萬歲以飛聲接九重而媿美使編珠毓貺開麗色於金泥觸石凝楨蕩浮華於石
礪式昭昌祚永播鴻名凡在生靈義深聳聳

議唐顏師古封禪議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欵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為壇下距預申齋潔贊饗
已畢然後登封既表慎重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山下封於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
為允今請山上圍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而就行事舊藏玉
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為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
不為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破礧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羸縮之
間貴在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
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且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
繕築即以為封匪惟嚴秘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典今請於圍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既訖加

五色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禮皆充器幣豈嫌華麗實貴精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實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傳之無窮永存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絨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二寸廣厚各五寸五檢厚二寸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實實用豈云巧飾今既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其事尚為我皇聲暢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據臣下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觀萬國受記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石闕別樹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壘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壘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羣下受命之壘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壘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 裴守貞封禪射牲議曰據周禮及國語昭示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鑿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鑿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惟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之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

蒐狩一

原毛詩曰駉虞鵠巢之應也鵠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蒐田以時仁如駉虞則王道成也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故爾雅曰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云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為得獸取之無所擇此則為田除害之義 **禮**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又曰田獲三品 又曰田獲三狐 又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史記殷本

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詩曰田車既駕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遵徒翼翼建旒設旒搏獸于敖 又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又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詩傳

不盈也自左臆而射之達於右臆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以習射于澤宮中則取禽鄭箋云射右耳本射當為達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 **原**周禮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遂以苗

田芟草舍止也軍有草止之法 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禮曰頒禽隆諸長者而悌達乎獮狩矣

又曰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禮**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

然後斧斤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周禮若大田則率有司饁獸於郊遂頒禽 又曰獸人掌畧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畋則守畧 又曰甸祝掌四時之田師甸致禽於虞中 又曰大司馬狩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太宰職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又曰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又曰獸人弊田令禽注於虞中 又春官司徒凡甸冠弁服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甸祝掌四時

之田表貉之祝號 又韋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為媒而撝之 又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斲其爭禽之訟 **原**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增**傳曰已

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忘武備又因為田除害 又曰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大禽不麇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

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門猛獸不攫驚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養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原 穀梁曰秋蒐於紅以習用武事

注 又曰士衆習射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以知貴仁義賤勇力也

左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

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恆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場協入廩協出則是少多死生出入

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

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漢書司馬

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召問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爲子虛虛言

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

之於節儉因以諷諫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 元帝末光元年行幸甘泉禮泰時禮畢因

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獲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陽宮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

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

巡狩於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苑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

便坐於武帳岡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

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捷一鼓爲一嚴三

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

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

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

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鈹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噪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爲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陣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鈹者韜刃而還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于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卽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闌豬車駕六黑驢太常陳鼓笳鏡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闌豬軻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田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旣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私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月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兔數十頭 總章二年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遠岐梁歷普潤爲兩頭 明皇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

統軍侍衛諸軍校皆錦袍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於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卑遵時令薄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于令 端拱元年十月詔自今非時朕不於近甸遊獵其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兔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教駿所養鷹鵠除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拜禮外其餘並去其羈縲縱之山林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禧初又詔禁園草地許民耕墾 仁宗慶曆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脩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遠獵於楊邨燕幄殿奉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麀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韓邨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于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 文子曰先王之法也不焚林而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也 又曰射未祭獸置網不通於楚鷹隼未擊羅網不張於谷 莊子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鴈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我獵得善言而歸 晏子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肢也有四肢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蒐狩二 示仁 非禮 禽荒

講武 習戎 東 訓 賦 若 乃 順 時 節 而 蒐 狩 簡 車 徒 以 講 武 則 必 臨 之 以 王 制 故 之 以 禮 記 季 冬 之 月 天 子 乃 教 田 獵 以 習 五 成 注 五 成 戈 及 棊 弓 矢 搏 獸 大 蒐 上 詳 蒐 特 一

獵文帝被獵賦高宗於鬼方今黃帝有事於阪泉慍焉備

秋田冬狩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與或振師

以遊豫今賜勸助手農圃用時豫之餘日架陳獵賦而講

晉中曾不帶建大麾周下大綏禮獵長楊書歷上蘭戴翠冑倚金鞍張乘鏤象馭玉虬

相如馬乘雕輅駟飛黃騶大田簡衆禮蒐狩習武氏選徒萬騎相如馬駕雕六駮張背夏涉冬馬

獵於陘山子傳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典論盧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典論盧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

羽騎騰驥過防不逐面傷不獻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之大者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防非逐

與士示禮傳曰威有岐陽之蒐所以示示汰商討為黎之蒐所以示諸聖害符一用鮮于產相君

衆以簡車賦習軍旅禮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習變也而流其車也歷其卒伍而觀其不犯命也以習軍旅志不

得貪其講戎事續武功射麋即鹿從禽逸桑下無遺走獻禽獻禽之未至饋獸

獻獸詳蒐分禽史記任安為亭長邑人俱出獵任安常為分收禽禽論功賜也給鮮傳於人無乃計

鮮七命虞人數獸林公獸詳蒐私縱詳蒐指蹤漢高曰追殺獸者人也特角左傳捕四時三品詳蒐

一狩獵禁獵犯者王公以下歸奉痛法宜禁捕獵較詳蒐御衆斷爭詳蒐竭作禮詳蒐時畋張

羅詳蒐施弋文選蒐車未發短東津魏文帝詩中車出郭宮校獵東南園後漢張衡羽獵賦皇上感天

人裘林麓而廓萊載箭刺林而夷榛於於是風服獻歷丘陵為之禽先驅兩師清路山靈容抗天津於伊

和來善弭節西征翠蓋威製鳴嗷嶠山谷為之滂沱丘陵為之禽先驅兩師清路山靈容抗天津於伊

洛夏通皇手南國大話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馳屬羽騎電驚雲合雲集波黃洛見二紫陌王梨獵賦倚紫

流而注馬跡塵鹿輪轉免乃不妄擊衡公馳舉鳥驚橫行出手四校之中陸南屬黃洛校獵九井晉中興書福

星征四校二虞賦乃命有司巡士同巡二虞萊笠三鹿表禽北頭大陸南屬黃洛校獵九井晉中興書福

秀共獵登九井山獵推其成釣為事游覽樂足一丘盼冲詠而已雙川魏文帝校獵賦披高門而拂天部曲

按列什伍相連時如叢林動若崩山起崇秀未嘗屬陣遊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毛

雷響振天地譟聲蕩山岳逐獵封拜爵鹿拍乘為接駕驚者成丘陵散者填路谷疏血結其丹坐羽毛紛

其翫日考功較獸人禮獸臣虞詒原獸山虞澤虞皆掌事有禮詳蒐順時詳蒐獲三狐易

告介麋獵長洲歷上蘭前期出法農隙講武不逐不獻蒐狩一未整不火蒐狩一宗桃之事

禮儀部蒐狩

傳楚子曰屬有宗祧之事 祭禽之禮 獲而植旌 獻則比禽 御貫乃

獲左 射中則得 獲得王佐 宋公戴燧爰分左右之孟 獵得善言 願講一時

之武 國語三時務 遵三畋之文 田詳蒐狩一歲三 宋公戴燧爰分左右之孟 獵得善言 願講一時

無畏扶其 夏官建旗必殊險易之主 險野人為主易野車 習因氣致殺 張鶴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臨金郊 順時取禽 蔡邕月令章句季秋之月天子乃教田獵習五戎功馬政其出以順時 田則張幕 田

則設席 禮 禦自汧渭 經營豐鎬 天子不合圍 春田不圍澤 刈蘭以為防 置旌以為門 荷

垂天之罩 張竟楚之罟 靡日月之朱竿 曳篳星之飛旗 逐禽輒十里 馳射常百步 掩長楊

而連五柞 繞黃山而疑牛首 命荊州使起鳥 詔梁野而驅獸 君臣田獵以講武事 王者田獵以

戒不虞 虎落三峻以為司馬 圍徑百里而為殿門 建旗於表 置旗於門 講事必在於有儀 鹽

利取觀於不犯 示仁 禁毒矢 禮禁毒矢與其毒矢射者 禁沈澤 禮謂以毒藥沈水 不殺胎 禮 無探

卵 宜謂曰毋得春夏 不彈物 仁 無藥獸 月令三月無獸 射不剪 已者 取以道 天賦 無虞無卵 仲

舒曰禮不廣不卵巴西 不綱不宿 子 三驅之禮 一面之仁 畋既以時 殺亦中禮 苟不導其生成

取慶連命皆非禮也 則何殊於暴殄 慕天乙之仁且開羅網 卜渭濱之獵不在熊羆 鑿五子之戒無及於荒 考三驅之

文不專於殺 畋雖中禮不取於蚺蜍 殺亦有仁無及於麇卵 蒐狩以時合駟虞之神化 胎卵盡取是

竭澤之淫風 非禮 射鴻 野不召而射鴻於園二子怒詳鴻 矢魚 注失陳也陳捕魚之器 身剪 禮

凡有血氣之類 時殺 又曰禽獸不以 魏獻子田 范獻子出其拍物 禮天子諸侯歲三田 禽荒 原心狂 老子

不身剪剪殺也 晉厲公田使婦人先殺而飲酒 苟或違於禮經 則何殊於暴物 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禽荒 原心狂 老子

而後大夫殺注先婦人後爵位 恒畋 恒於遊畋 太康尸位 當畋于有洛十旬不返有窮后羿距

人心發狂 志荒 志荒矣 好弋 陽伯 恒畋 恒於遊畋 太康尸位 當畋于有洛十旬不返有窮后羿距

長沙削縣 十家坐 蕭帝宣詔捨之刑八 習於田獵 謂之好 淫于原獸 思其應 獲胎拾卵

月之詩 遊田為恒 須憚三風之戒 長揚觀獵 武命輪 賦長楊宮人 滿陵夜獵 詩刺盧令

禮稱羅氏禮羅氏致與文曰好野好女者亡作長楊賦楊子實作賦

廣成頌禮字季長為後者時人以文德可與武德宜崇遂寢苑狩之虞人之箴成田樊氏之

戒楚莊王好畋樊夫人為之不食罔遊于逸罔淫于田無淫于田書周公作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東方諫止武帝令吾丘壽王舉籍河南提封項畝欲除戴陵獲罪諫長水校尉戴陵

蒐狩三

賦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奕而陶運樹巨翼而大摹盡無妄之氛穢揚威靈

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淒而淹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鷺鳥別而高厲既乃揀

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雕輅駟飛黃擁簫鈺建九旂按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

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抗旌八校組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與方軌連質鸞

四駭衝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元谷陵崇巒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

醴魚充給洪施普宣

疏漢司馬相如諫長楊獵疏曰二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竊以為

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

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

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

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

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九

禮儀部 蒐狩

禮儀部 蒐狩

禮儀部 蒐狩

禮儀部 蒐狩

禮儀部 蒐狩

辟雍一

原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

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預宮 孝

經鈞命決曰天子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

璧圓又以法夫於壅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

辟雍也 **注**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筭宮謂辟雍宮也又曰於樂辟雍 又曰振鷺于

飛于彼西雍先儒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雍 **原**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預宮 **注**禮統四方攸同皇王辟雍

注辟雍教化天下也 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注右學大學也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疏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辟雍大

學在郊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雍在郊 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

月令論清廟太廟明堂大學辟雍異名而同事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外水曰辟雍 史記封禪書豐鄗有天

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正義曰周文武豐鄗皆置辟雍故秦立祠 三輔黃圖云文王辟雍在長

安西北四十里亦曰辟雍 漢禮志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以風

化天下成帝下公卿議會向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及王莽為宰衡遂興辟雍

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今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 **原**景十三王傳河間

獻王德修學好古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 **注**光武

中元元年初起辟雍注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日皆於中行鄉射禮 **原**

明帝永平二年初起辟雍注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日皆於中行鄉射禮 **原**

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注**張純傳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

開 禮儀部 辟雍

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言宜立辟雍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 陽嘉二年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原**甘露二年明帝幸辟雍

命羣臣令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晉**紀武帝泰始六年幸辟雍行鄉飲酒禮

北史太和十年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 唐歸崇敬傳皇太子欲臨國

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在禮爲澤宮前世或曰壁洛辟池亦言學省

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禮別置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

北齊立國子寺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

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

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宋崇寧元年初建辟雍外圓內方爲

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宰臣言奉詔立學官貢士仍建外學於王國之南待其歲攷行藝升之太學增上舍二

百人內舍六百人處上舍內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十二月爲文宣王殿三年十一月幸太學遂幸辟雍

大觀二年正月朔御製辟雍記 **原**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園池如壁形實水其中以圓墜之名曰辟雍言其上

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晉**蔡邕明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圓水四周譬

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釋辟雍雖明而於泮水則礙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

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

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振鷺于飛于彼

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

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

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

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

碑雍二

原行禮碑雍詩鑄京碑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暇注班政終軍書建三宮之文質彰厥曠於樂詩

樂碑雍注文王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於政通故合乃營文選遊舟清池維水決決乃左制文選在左制碑

樂以詳之於春樂乎諸在碑漢明帝感中知之至也獻王對漢武帝時事讚典禮講文德於明堂剛流俗之華

談綜孔氏整法駕王沈碑雍頌云天子親整法駕臨玉帛幸聖皇溢止詳後班固皇王教化見禮統詳

之舊章養老之制王沈碑雍頌序云唐虞三代成崇於南養老之制也親降駕乘之道德之富碑雍海流

臣賦詩天子親割詳碑名會任延漢任延為潁川守永名拜承宮漢明帝永平中臨碑園橋觀

聽臨雍賦詩俱詳碑諸王來會漢永平二年冬諸王儒者為祭漢伏恭永平四年帝臨碑於

原賦後漢李尤碑雍賦曰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羣曜彌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矩圖方

階序牖闈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羣后知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還延忠

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鵲戴甫垂畢其儀踳踳是以乾坤所周八

極所要夷戎蠻羌僖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輅玉象犀龜晉傅休奕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

皇帝枉萬乘之尊今以幸辟雍鹵簿齊列羣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

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增詩漢班固辟雍詩曰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溢止造舟為梁蟠蟠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原頌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文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

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

帝世膺下武體茲上德渥天鏡而渡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曹儀天以文化成天下

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為樂造次必儒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

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鐻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辨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晏悞其訓詁穆穆焉洋
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虞逞其詞所以述
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皇運勃起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旌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
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羸洙泗興業闢里增榮
增銘漢李尤碑雍銘曰惟王所建方中國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大學一

原杜氏通典曰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 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次序先王之殷制太

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宗尊也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

虞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又曰天子曰辟雍崔靈思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

名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一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部及國中在東部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王子王之庶子也學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祭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効者教之於小學

十八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與舞也師氏掌以嫺詔王馬融曰嫺道也告

德也微音美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馬融曰德元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者二曰敏

德以為行本敏德仁義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馬融曰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為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

父母善事父母之謂孝也二曰友行以尊賢良馬融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馬融曰師德所凡國之貴游子

弟學焉王公之子弟游凡學必時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十廟也戈勾子鉤也千戈萬籥象武用

之時學之詩云左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王制曰春誦夏絃太師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立

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讀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大學之禮

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誦謂取樂也絃謂以絲撥詩謂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大學之禮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之道不可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於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

父言端冕是衣書而人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於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當為迷古者任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外比年入

學中年考校中問也同歲則考學者之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

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

道也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者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遠

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

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孫考校而又不變轉徙其不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不變移之遂遂郊外也

習禮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周禮曰大司樂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鄭

康成注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也又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

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

後教之以藝也又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禮記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注云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禮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道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

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

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大戴禮注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

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內則曰十

年就外傳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禮大司成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

子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地官師氏教國子三德至敬三行孝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使其屬守王之門

外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使其屬守王闈宮中之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

思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差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

其不及則德知長而治道得矣原漢高帝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孝景不任儒諸博士

禮儀部 大學

禮儀部 大學

禮儀部 大學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謂備員而已武帝立後延儒者數百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淮南伏生言詩於魯

學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愆焉故詳延天

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絕典遺太

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

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百入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

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增元士

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魯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注建武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曰先建大學造立橫舍車駕親臨觀饗舊事策試博士

必廣求詳選惟賢是登十九年拜桓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辨明經義有

蘊藉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樊準上疏曰光武受命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垂情

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多召名儒以充禮官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廟朝多幡幡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譬如振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

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正大車渠來入就學章帝元和二年

五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和帝永元十

二年三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安帝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壬戌還京

師幸太學順帝即位翟酺為將作大匠六年九月繕起太學上言孝文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

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光武中興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

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

學帝從之乃以永建六年繕起太學更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陽嘉元年七月以太學新成試明

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原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

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皆見拔者少桓

帝建初初治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留恭幸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朝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潁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

易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今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

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

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

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

晉虞掣決疑云漢初置博士

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有差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大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

其高第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每試不通者各隨後輩復試試通如前補用

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

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遠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

史其與二千石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卓然可觀 太和二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其高選博

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

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

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劉馥正始中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

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學者有名而無實設教而無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

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十五皆入大學明黜陟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

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喪儒道尤甚至黃初元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

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

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羸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

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圖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

數公謂董遇費洪郎淳薛夏魏禧蘇林梁詳等七人為儒宗

原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十餘人任四品

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

法周禮國子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

也帥者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增王導上書曰自

頃皇綱失統領聲不興將二紀矣先進忘指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于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非所以端本靖末也今若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從之征南

將軍戴邈言庠序廢宜向道崇儒以勵風化瑯琊王從之始立大學

原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

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頽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

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三漢舊事博士之職惟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

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

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

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惟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

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非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

深措儀禮所謂曲禮也禮元於禮禮明皆有益於世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設丘明

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孝武帝太子初於中堂立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

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人事訖罷

其國子生見祭酒國子單衣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

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頌下州郡普脩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

虛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取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藹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素瓌成帝咸康三年上疏曰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

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歿文

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

○通鑑元嘉十五年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尤明三禮毛詩以處士召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

授置生百餘人帝雅好文藝十六年使丹陽尹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

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以巾構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山又築室於

鍾山西為招隱館使為太子諸王講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時國子學未立朱膺之庾蔚之並以儒學監

總諸生 ○原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可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

二千里為限帝歿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

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 ○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

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開將恐觀國之光有所闕也若有國諱宜廢昔漢武立學爰泊

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天子故廢斯非古典焉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理故記云

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異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讓盛也太子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

與國學斯是晉代殊甚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

代國子生單衣角 ○晉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覺宇未立

而經術囑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

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

館以招遠學 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陳

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採掇蓋亦梁之遺儒 齊時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

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

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乞言焉天和九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

成之祭自今永以為式 ○原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晉煬帝即位後開庠序

禮儀部 太學

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微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諸經疏繙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息散盜賊羣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灰燼矣

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

皆以皇族總麻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貴封者京官職事正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

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上之曾孫為之

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男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計數者

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察設鄉飲之禮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匹四門學

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東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其學業成而堪貴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有願入學者聽附

國子監太學及律館習業藩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明皇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 七年又令弘文崇

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天寶十二載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

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進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雜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月中書門下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冷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勅宜依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仁宗慶曆二年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試藝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生或至于餘人即隨秋試及科場罷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為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國子監詳定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文國子監惟七品以上子孫試補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不與致容僞妄請做唐制立四門學示國家育才之廣詔可 四年判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一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為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廡略具自

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釐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關次第選用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無從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或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爲辟雍蔡京又奏古者即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序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奏行之其勅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爲十員正錄爲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爲之置制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南常平徐販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爲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爲監生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以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而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 王喚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萬緡有奇爲太學養士之費 孝宗隆興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刑授承務郎國子錄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禮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復右文列聖一漢內自京師

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之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酸之士進取無他途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災祚中興始建太學於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遠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脩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李孝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速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遇科舉則試於漕司 元太宗六年以馮志常爲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 世祖至元八年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於隨朝蒙古漢人百官選子弟俊秀者入學然未有員數 至元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凡讀書必先教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之抽簽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 至順二年制舉童子皆以天資穎悟超出兒輩或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或能綴緝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泰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葉留耕問以四書大義則對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原班彪奏曰臣聞師曰太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也 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安門宮南去提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內之西南爲博士之宮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爲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肆射於此中止之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爲長滿倉北

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為墜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相與買賣雍雍揖讓或論說槐下其東為太學宮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奸究理詞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辯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東坡蘇氏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中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禍敗固宜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逵與袁宏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太學二

原右學殿

東膠周制

學官洪立太

書府

教胥子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

糾學士通典東膠所

養儒

德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始教成

示敬道升祭策示敬道也

博士掌教劉勰疏曰宜高選博士取行為

師氏詔王詳學

教學為先古者建國

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為序

承師問道詳大戴禮

習教養周禮保氏掌鍊王聽而養

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論說禮記大司成

光武立學東觀漢記光武

漢設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

唐廣學太宗廣

宗一詳學

營國子監建隆三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詔有司增

廣錫慶院慶曆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

百極制狹狹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祭賢

將令儒

學之徒間一知十

太學制

三代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

四代學詳學

漢設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

唐廣學太宗廣

宗一詳學

營國子監建隆三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詔有司增

廣錫慶院慶曆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

百極制狹狹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祭賢

將令儒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寫石經

補弟子後漢帝紀

增遊學順帝成濯隨之官乃更增廣宇凡所造構二百四

廣錫慶院慶曆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

百極制狹狹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祭賢

將令儒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三百

補弟子後漢帝紀

增遊學順帝成濯隨之官乃更增廣宇凡所造構二百四

廣錫慶院慶曆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

百極制狹狹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祭賢

將令儒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宗一詳學

營國子監建隆三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詔有司增

廣錫慶院慶曆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

百極制狹狹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祭賢

將令儒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詳講殿備

原傳習雅言

討論大義

揚先儒之風

知要道之善

既開文明之教咸五登三

將令儒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學之徒間一知十

原銘後漢李尤太學銘曰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禮掃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增表宋蘇軾賀駕幸太學表筆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
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
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莫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
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
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賦於西戎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

卷之三
第六十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釋奠一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之入學者釋菜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後世不徧
舉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原周制凡立學必釋奠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聖之敎始立學官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不夷夷謂國有可為先聖先師者若唐虞有夔伯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之也凡學春官釋

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始

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幣之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不舞不投器釋菜禮細也釋奠則

屬司兵司戈司盾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不舞不投器釋菜禮細也釋奠則

祭祀投舞者兵也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天子視學

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凡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謂禮記月令曰上

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云樂正樂官之長也命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

也將舞必釋奠於先師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日丁亥者吉日也萬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謂今時大

舍菜也注釋置也為至性幣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學記大

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

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

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先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祀孔子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

孔子宅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還過魯幸闕里以

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

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

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於闕里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

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既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

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可謂命世之大

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事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

時不觀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

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原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祀孔子以

顏回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太學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

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於顏回也 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惟

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釋奠禮

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時無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

採晉故事 蔡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 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

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

子著絳紗襖 音博本 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

吏部郎徐勉議鄭康成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

由東階若舉駕幸學自然中階及預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

與太子有齒胃之議疑之僕射臣纘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識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

虧亞二制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
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
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

亦每月朝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之像既備禮盡敬奉仲尼以為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之義若拜孔揖顏而師者之分同矣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秋仲月釋奠亦

每年於學一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制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初以儒官自行鄉飲酒禮

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今請國家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

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

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循附禮令以為永制七年二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

駁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親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

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觀二年房元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

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

并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脩宣尼廟於兗州給戶二十充享祀 二

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

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

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為先聖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顯慶二年長孫無忌等議曰成王

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

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宮就事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祿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

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

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事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

詔從之 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先聖宣父配坐先師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請據禮文合從坐

侍又四科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猶當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

禮儀部 釋奠

獨不霽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并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詔曰顏子等十人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斜上以顏子亞聖親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辭焉 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旅人可知矣年祀寔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于實人其謂何夫子旣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顏子旣云亞聖須優其秩 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備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咸式瞻命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七十子並宜追贈 永泰二年脩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 貞元二年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十五年歸崇敬奏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爲其禮太重按禮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後唐長興三年蔡同文奏勅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錄各陳醑醢等諸物以祭 周廣順二年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爲曲阜令賜緋魚袋以顏淵裔孫顏涉爲曲阜主簿仍勅兗州脩葺祠宇基側禁樵採 宋初春秋二丁仲冬上丁命官行釋奠如舊典 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令立戟十六枝 祥符五年詔改元聖文宣王諡爲至聖文宣王避聖祖名也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神宗熙寧八年判監常秩等言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以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元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 七年禮部言乞以鄒國公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揚雄韓愈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從之封伯爵頒行天下學廟塑像春秋釋奠行禮 元祐三年太常寺言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稍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從之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如王

有之制 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繪頒之天下執圭列戟並
從王者制度 徽宗時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設位於鄒國公之次 欽宗靖康元年楊時言王安石學術
之謬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詔王安石依鄭康成例從祀 紹興十三年上幸學止輦大成殿外入幄羣
臣班列於庭上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如常儀 宋度宗咸淳三年帝釋奠於孔子以顏淵曾
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從祀又陞顏孫師於十哲 元世祖中統二年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月朝
釋奠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十年大都宣聖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明洪武元
年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定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祭於國子學 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器禮物
各置高案籩豆簋登劍悉用磁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預教習之 十五年
詔天下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永樂八年令天下文廟
聖賢衣冠繪塑不合古制者悉改正 二十八年黜莽大夫揚雄進漢董仲舒從祀 正統元年令刊印儒學
從祀先賢名爵位次頒行天下未為遵守 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 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
釋老宮 又定祭丁品物其不係出產者鹿兔以羊代榛栗以土產果品代 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
從祀 景泰六年以兩廡祭品儉薄從太常寺奏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及行南
京國學一例增設 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沈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
十二年增樂舞為八佾籩豆各為十二 弘治九年追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 世宗嘉靖九年上用大學
士張孚敬等議釐正祀典撤去塑像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亞聖孟子神位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神位凡舊
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
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
法也

釋奠二

改族日月增華欽聖茲遠懷道茲沖踐言動俗果行移風進往一簣啓或三蒙冰實因水金亦在銘惟神知化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後昆告奠明祀觀道聖門日月不息師表常尊 沈約詩曰尊學尚矣道亦遐哉啓

圖觀祕闕苑興才事高東序義邁雲臺我德傳灼灼英台復禮曲臺反樂宣榭闕文內舉輜軒外駕結朋千里從師百舍隆典必脩闕祀咸薦迴鑾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髻髯神蹤徘徊靈暎 又爲南郡

王侍太子釋奠宴詩曰陵季相沿訓隨世殆政缺雅乖風離化改禮亡衽席樂沈河海二雍靡構四教誰採瞻震並峻義屬重麗橫書清道晦彼生知 又詩曰義重師匡業貴虛受襄野順風西河杜帚表跡虧光降情迴

首道御百靈神行萬有尊學尚矣繼列傳徽旗章或舛茲道莫違自堂及室異軫同歸洋洋化範楚楚儒衣

原頌晉傅咸頌曰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酬聖功豐豐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侏

侏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伊始 潘尼頌曰三光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沈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聖容穆穆侍講閭閻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蹟溫故知新曰皇儲后體神含幾兆吉先見知來動微 陳徐伯陽頌曰穆穆皇儲我我副主道尊主德崇監撫春誦夏絃冬書秋

羽漢召趨幄周朝問豎翔集禮闈追遙義府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肄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羸洙泗興業闕里增榮青槐陰市元冕飛纓

原文晉庾亮祭孔子文曰維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詩書煥於唐虞憲章感於文武然後黎元時雍彛倫攸敘幽厲頹構王繩絕紀高岸爲谷六合錯否上凌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恥公以元

聖之靈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垂流秦雖慢道漢聿孔修洎我皇晉仰欽大猷宗聖既建遐胄俾侯令月吉辰祇陳大禮馨管鏘鏘威儀濟濟嘉奠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

鑒在斯 梁元帝祭文曰粵若宗師猗歟乃聖維岳降神維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鏡 又祭顏子文曰欽哉體一亞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鱗不先稱賈席上爲珍致虛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陸倕

祭孔子文曰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善誘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

溥化光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州郡學一

武學

物理論曰學者植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為學 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國有學 增王制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注此庠謂鄉學也疏云習

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初時耆老會于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即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

處也 又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注移名於司徒也 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州之民而讀法以

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

射於州序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原尚書大傳曰稷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學十歲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

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增三禮義宗周人又以虞氏之庠為六鄉之學夏氏之序為六遂之學亦以

序為黨學謝為州學鄉學在郊之外遂學在遠郊之上儀禮云州學名豫鄭注云豫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

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學非也周禮州學為序者字之誤也序庠制有室豫制無室 禮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

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增漢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漢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

餘人親自飭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郡生皆成

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

為除更由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舉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

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

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

郡國曰學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何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

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世宗建武六年李忠為丹陽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

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帥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

明帝

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墳苑和之以娛嘉賓 韓延壽守潁川教以禮讓令文

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徒爲東郡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賢士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宮春秋

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遜 寇恂爲汝南太守脩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舉焉 任延爲

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鮑

德爲南陽守脩起黌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享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原魯**丕爲趙相

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稍住學宮丕止不聽商遂上言詔下詰丕奏曰學宮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

之處欲廢塞以廣游讎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魏明帝**時高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愍其

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州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闢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

序之教親俎豆之禮 晉虞溥爲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

乃作誥以獎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陟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

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

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

亦顏之倫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

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 穆帝永和中庾亮在武

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伍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

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未脩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

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梁武帝選學生造就會稽雲門山受業

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後魏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

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北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被差過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闕懷又多被郡州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亦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隋仁壽元年詔廢州縣學煬帝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初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簿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武德二年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重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有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里皆置學焉 常袞建中初觀察福建始闢人未知學袞為設鄉校使作文親講導與鈞禮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後闢人春秋配享袞於學宮 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仁宗即位之初賜克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其後諸旁郡多願立學者詔悉可之稍增賜之田如克州由是學校之設徧天下 慶曆四年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者百日而止 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弟子前後以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出而筮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者由講習有素也 五年詔曰頃者嘗詔方夏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遊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閭浸不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止聽習若吏以繕脩為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 神宗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仍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近日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為人師者堂除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為學糧仍置小

學教授 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徽宗崇寧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

考試本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

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絀之宜禁止詔可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

見訴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除籍

則其倖免已多矣請初試補入縣學人並簾試以別偽冒從之 明洪武初令在京府學生員六十人在外府

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生員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家差徭二丁 二十年令增廣生

員不拘額數 二十七年令武官舍餘年十五以下許入府州縣學讀書 宣德七年令衛所官舍軍餘俊秀

者許入附近府州縣學聽赴本處鄉試 正統元年生員名缺許本處官員軍民之家及社學俊秀無過犯者

選補 十二年奏准生員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名缺一體考選應試

景泰三年各處軍生許考補廩膳照例科貢 十七年土官嫡子許入附近儒學 弘治七年奏准廩膳有

缺務於增廣內考補不許將別學增廣調補 原魏名臣奏曰蔣濟秦學者不恭肅慢者酗酒好訟罰飲水三

升 任豫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經火災蜀郡太守高朕脩復繕立圖書聖賢古人像及禮器瑞物

武學末慶曆二年十二月詔兩制舉官為官學教授三年五月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教授

其年八月罷武學 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仁宗嘗建武學既而中輟

請復之詔置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知兵者為教授凡使臣未參班及門蔭草澤試人材弓馬應格方入學給

常膳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肄習及三年考

其藝補班行以兵部郎中韓鎮判學郭固同判閏七月五日詔學生限百人十日蔡碩試邊策為教授九月詔

試大義十道 靖國元年續脩敕令格式大觀二年十一月詔上舍生三取一限百人政和二年詔外舍生稱

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 淳熙四年幸武學十六年改堂名立武然郡國未之立也慶元五年詔即諸州學

置武士齋宮按武藝 設武科以取士有周道焉所謂貫革之射息說劍搢笏冕衣裳在西學皆俊遊也 古

者千籥皆學於東序狸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也

禮儀部 州郡學

相管仲宜望像於堂上西 詔復武學 宋慶曆詔置武成王廟後議者以為古名將諸葛亮羊祜裴寂等豈

志如復 乞興武學 使知制誥與武學講武學規矩一表時講義矣 蔡京談兵 宋羅敏叟宗時命蔡京於坐

談兵誠心嗜之不 德之論陣 宋德之蜀州人慶元初擢外省第一累官武學博士與諸

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非戰無以復歸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 掌兵書 四明志武學置博士學論各二人

州郡學三

原頌後漢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

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辭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脩

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

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 魏曹植學宮頌曰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

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子晝寢糞土作

誠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聘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

倫三五配皇作烈元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陵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又惟仁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

高請益不已 又孔子廟頌曰脩復舊廟豐其甕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遏阻魯道以興永作

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原記魏王粲荆州文學記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

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為禮樂以淑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志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

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

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者德故老恭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

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湧疊疊如也競競如也遂訓六經講

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

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不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縉紳盛茲階宇祁祁俊髦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蕃廡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原詔宋傅亮立學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啟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蕪講讀廢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於地今王略遠單華域清晏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被儒官弘振國學

表宋鄭鮮之請立學表曰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頽業以迴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梁簡文帝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曰臣聞瞻彼緝弧既須良冶相諸荀玉猶藉他山故沮渙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爲貴下帷投斧昔人以爲精力橐竿委麥先哲以爲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爲之妙說話郊講道不勞賈生之議就陽啟位無待公玉之圖願得齒年國胄隨有選造 元帝請於州立學校表曰臣聞公宮之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濩既舞羽籥之道行焉黨整茲備離經之志辨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泊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神輪道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導九州容城爲曆興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鍾之琯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厨百家異鏗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豈能暴以秋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原梁王僧孺爲蕭監利求入學啟曰竊以矯首伺飛不如修弋究足念遠莫若驅鑿故模斲成於丹雘篠蕩資於栝羽敢因葦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任昉求爲劉瓛立館啟曰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元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勁松筠於歲晚貧不墮獲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

垣棟傾替室衢整側有芻自遠無用栖憑皆負芟擔登樞風沐露獻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
屈臣第西偏官有閒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費墊薄藝桑麻粗
創茨宇

教晉港方生修學校教曰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 梁元
帝召學生教曰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為盛事况吾親承天旨聞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
於西楚

鄉飲酒一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為之鄉射 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

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朝服者冠冕編帶素鞞曰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

大夫執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 乃席賓主人介賓席臨前南土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

不屬其德各持也 罇兩壺於房戶間元酒在西元酒在東設洗於阼階東面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

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料進揖當陳指當碑揖也 楣 主人坐取

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也 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

退復西階上進也進之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

于薦西卒爵與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爵俎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

爵與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嚼酒席末 因從北方降由便也 主人坐奠爵於序端主人實解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

與賓西階上答拜酬也酬之言 坐祭遂飲主人賓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解於薦西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

賓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

主人拜介右 降賓解界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

禮儀部 州郡學 鄉飲酒

遂拜款爵與主人介右答拜不啻呼介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南授之也介不自酌介西階上立主人實

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卒爵與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

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者示偏不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

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指讓升席即設席於堂廉東上為工柳席也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者也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名南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

告於賓司正洗解升自西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

面坐奠解退共音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也其南北當中坐取解不祭遂飲坐奠解于其所退立於解南洗解

主人之西階間同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

酬受酬者降席故序也於是介酌衆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禮下與也司正

降復位解南使二人舉解於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遂徹俎乃差差進也所進者

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間賓出奏咳咳夏也咳之

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於王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賢能鄉飲酒

揚解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於序先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禮又有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亦用鄉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

習鄉尚齒並鄉射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

當正飲酒之法也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正處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

揚解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

道鄉人士君子鑄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共謂者人臣卑不專樽有元酒貴其質也教人不忘本也本古也古

水而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氣主養萬物狗擇主人差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燕私也共音恭

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

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象天三光繫之於天

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天地巖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

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

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

俟於東北以輔主人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

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鄉飲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

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禮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注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儀禮篇飲酒賓舉之法是也黨正以禮

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是也建亥之月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

禮至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建亥之月為之射儀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注先行飲酒禮疏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眾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

射轉司正為司馬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解鄉射禮主人戒賓乃請不謀賓者時

也無介也有先飲酒主於射也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于戶曠之間者此射於序釋云射秋官萍氏幾酒注苛察

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是其時也原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祀

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禮伏湛傳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

禮時建武五年也李忠守丹陽春秋鄉飲選用明經以夔越俗原晉武帝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

禮儀部 鄉飲酒

禮儀部 鄉飲酒

禮儀部 鄉飲酒

曰禮儀之廢久矣乃復令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唐貞觀六年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原**又詔錄鄉飲酒禮一卷頒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

禮行之庶乎人知敬讓 **禮樂志**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悌旌表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

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次為介次為眾賓與之行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

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為介為三賓為眾賓如鄉飲酒禮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疏言臣在州

與百姓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二十五年詔貢人

申送行鄉飲禮牲用少牢 選舉志鄉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

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長少焉 韓琬傳舉茂才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解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

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淳化三年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鹿鳴六南

陔二嘉魚八崇丘二關雉十鵲巢六五月禮院詳定其儀後不果行 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宴改為鄉飲酒

五年定貢士射儀紹興十三年禮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鄉飲酒矩範儀制請編下郡國令取明州已行儀

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可其禮有主賓僕介三賓有肅賓序賓祭酒主獻賓酬主人酬介

介酬眾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解拜送既及約東九事十七年國子監請令郡縣於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十六

年詔行於里社者聽之 偶見玉海 明大誥云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

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

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罪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 洪武

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律期於申明朝廷之法敦敘長幼之節 五年奏定

鄉飲酒禮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孟冬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在外行省

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

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

圖式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自為一席坐於上等有因戶役差稅遲慢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為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曾犯奸盜詐偽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笞杖徒流重罪者又為一席序坐於東門之內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務要分列三等坐次善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圖序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於東南 大賓以致仕官為之位於東北 僕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 介以次長位於西南 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僕之後 司正以教職為之主揚輝以罰 贊禮者以老成生員為之俱見大明會典

鄉飲酒二

拜賜 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賜 秦行後漢伏湛 尊賢尚齒禮鄉飲酒孔子曰吾嘗於鄉而知王

教化之本 少長以齒又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 嚕肺啐酒西取肺以祭

之與加於 祖送祭酒與席末坐啐酒鄉飲酒義曰祭薦祭酒敬禮也 間歌合樂詳鄉 燕樂爵行詳鄉

禮廢序失 禮經解篇鄉飲酒之禮廢則長 十月斯饗詩十月斯饗 三命不齒縱令父族為賓 明長幼之

序 明長幼之禮所以 別貴賤之義 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賓賤之義別矣 **殺羔**詩勿酒斯享曰殺羔羊

禮兩尊 查於 烹狗詳飲 致潔致敬詳鄉 祭薦祭酒詳啐酒 象三光 象四時詳鄉 輔賓輔主詳鄉

立賓立主 立賓以東天立主以天地之介以日月參日月三光政教之本也 尊長養老 正身安國詳鄉

一 在泮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芳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 臨雍晉武帝 人皆知勸唐李栢筠為常州刺史

人皆 時以為迂五代李愚為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不用 原既崇嘉事 必慎令儀 將休老以勞農

如焉 則合歡而序齒 飲以序賓獻酬無失 鄉惟尚齒長幼有倫 爵以上尊式遵用酒 饗斯勿酒是法也

詩 五十六分坐立之儀 東北西南辨介僕之位 始出門以見賓再拜而進 及至階而展禮三讓以

升

鄉飲酒三

禮儀部 鄉飲酒 養老

禮儀部 鄉飲酒 養老

原賦 晉傅休奕鄉飲酒賦曰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園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御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指讓而升有主有賓禮維舊制其教維新若其粗豆有數威儀翼翼質主百勿貴賤修教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不至嚙嚙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敘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養老一

書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詩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曰肆筵設席投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禮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舁而祭編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凡三皇養老皆引年 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三老五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 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夏官羅氏仲春暹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月令仲秋天子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天官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地官遣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致諸侯之弟也 祭義貴老為其近於親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指讓而後及爵者 三禮義宗簡民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者但養於大學不養於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

進先養於鄉然後養於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者有四皆用天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
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春夏以饗禮為先秋冬以食禮為主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衆
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
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養孝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周語班序顛毛以為紀統 漢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聞吏稟當受需者或以陳粟豈
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賜帛人二
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粟需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令史嗇夫致二千石遣都史循行不稱者督之
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武帝建元元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四月詔民九十以上已有受需法為復子
若孫遂其供養 元和二年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間者暮春吉辰
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
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
其賜榮爵關內侯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稱朕意焉 章帝章和元年詔令養
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老授
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甚違詔書養老之意 安帝以魯丕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
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 靈帝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各
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各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虞喜曰據漢儀於
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
禮於太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
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為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

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孝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乃賜步靴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御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國學皇帝進賢冠元紗袍至辟雍大總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烏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醕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烏皇帝升立於斧戾之前西向有司進饌皇帝跪受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徹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存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設三老座於西

極之東近北南面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座于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貞觀十五年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十六年幸慶善宮名武功之郿城立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以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父老爭上壽賜帛有差十八年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賜百歲以上禮被袍各一 開元二年宴京師耆老子含元殿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高宗顯慶二年幸洛陽賜百歲以上禮食粟帛四年賜民八十以上禮食粟帛五年皇后賜婦人八十以上禮食粟帛 明洪武元年令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差役 十九年令所在有司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奏聞貧無產業者八十以上每人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給帛一疋絮五斤其有田產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亦如之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 尚書大傳齊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閭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治於家六十者治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輓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母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噎祝哽以食乘車輓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 陳祥道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亦非一人矣鄭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 玉海循省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衍故老或賜飲於端闕或迴輿於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畢嘉祀之禮則錫之鳩杖賁之束帛登版授之秩開石窹之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

養老二

養鄉 養學

養上庠 養右學

養一 月告存

禮記曰八十月告存

鄭注云每月致膳

日有秩

又曰九十日有秩

注云秩當也有常膳

不

禮儀部 養老

禮記曰八十月告存

鄭注云每月致膳

日有秩 又曰九十日有秩 注云秩當也有常膳

俟朝 問就室 燕禮饗禮 深衣燕衣 俱詳養 東序西序 詳養 貴德尚齒 義祭 先見百年 詳養 存賞

白首 尚書 以介眉壽 以介景福 詩 羅鳥助生氣 周禮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注云春鳥變而

老之席 禮 養賢臣之老 周禮太宰之職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其福鄭注云生猶養也賢臣

老 教悌 祝噎 乞言 老一詳養 序顛毛 國 詢黃髮 養一詳養 共函杖 杖者氏共注 肆筵授几 詩肆筵設席授

酒 詳養 饋七十 子無不饋 年七 設五更 一詳養 適饌省醴 謂躬省視之 肆筵授几 凡有饋節注

相者侍御者 杖賜孔光 漢賜孔光 言乞伏恭 一詳養 歸乎西伯 伯夷太公間西伯善 養於辟雍 漢禮樂志顯宗祀

更於 合樂養老 記曰大合樂必選養老 燕毛序齒 序齒也 拜桓榮為五更 後漢 命王祥為三老 書

從周之文乃乞言於東序 悌先達於庠序 幸逢尚齒之朝 宜守燕毛之禮 用虞之典既展禮於上庠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一